

南

京

文

獻

漸
儀
題



第二號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

陳沂：

獻花巖志

盛時泰：

棲霞小志

楊炎昌：

爲谿齋詩集

王柳門：

劍青室隨筆

張通之：

白門食譜

南京市通志館印行

獻花岩志序

距都城南三十里。有崇丘茂林。曰獻花岩者。唐融法師觀心處也。與祖堂天闕綺錯而居。登臨之美。爲一方最嘉靖中。內翰石亭陳公。遊而樂之。攬筆爲志。流播於時。去之二十載。余讀書其地。問之岩僧。已無知者。意嘗念之。萬曆壬寅間。步西園沈君生予。示公墨本。手蹟若新。同遊者相顧愕眙得未曾有。於是歐陽惟玉請校刻之。而屬余爲序。夫公以雄詞奧學。領袖玉堂。其進於朝也。掌帝制。潤國猷。卓爾以冠羣哲。其遊於斯也。暢天機。栖顓氣。翛然而遺萬物。風華文采。照耀林壑。凡有識者。疇不慕之。矧是志也。軼謝客之山居。同楊。街之寺記。使禪誦者知托。遊矚者忘歸。固僧寮之名蹟。舊都之勝事也。傳其可後。是歲秋仲。余與公孫延之。吳肅卿。陳蘊卿。惟玉兄弟。惟禮惟功。葉循甫。七人憩英精藍。迨於信宿。下上巖谷。消搖亭館。陟高岡。俯長江。羣峯積翠。以迴合。楓葉流丹而映發。莫不懷昔賢之高蹈。撫遺徧而太息。乃相與剔薜捫蘿。摩挲碑版。取岩中賦詠。哀而錄之。并系卷末。嗟乎。內翰作之。惟玉述之。一則品題山川宗廟之琳瑯。一則激揚材美東南之竹箭。後之考者。其在斯言。

癸卯夏京兆焦竑弱候書

獻花巖志

鄧陳沂魯南著
廣陵歐陽廕惟玉校

金陵諸山在北者皆石。負大江。蟠踞都邑。崖壁峻削。高數十仞。阨隘關阻。莫之可越。西爲城闔之限。而石者亦多。故隋置石頭城。自北以東。鍾山爲都邑之鎮。青龍黃鹿延亘於秣陵。淳化者。土石相半。城南山多子石。去十里外。皆土不甚高。惟牛頭山去城三十里。石居土之十七。僻奧而鬱秀。兩峯角立。望之若牛頭然。上有浮圖佛宮。釋氏書云。江左牛頭是也。山之南五里。有峯起相埒。自麓至顛。皆碧石被蘚。藤樹雜糅。與石相生。崖之半一石窟。曰獻花岩。釋氏書謂唐釋師法融居此。雪中有奇花。又有鳥銜花之異。岩因名。而山亦以岩顯。故金陵稱叢林必曰牛首。獻花岩。祖堂。而地實相連。舊刹惟牛頭幽棲寺。卽今弘覺寺。此岩惟僧庵耳。皇明成化間。山東僧古道師至岩下。堅坐不動數年。黔國之宰何公。飯僧於祖堂之山。北望雲氣被彩。陟岡而北。氣自岩出。何公愕然。步至岩。見古道危坐。問之不答。而貌又古。益怪異之。是年卽捐金爲佛宮。別治堂與之居。請勅賜寺額曰花岩。古道化去。弟子再傳者曰德達善弘教。受詞部筭子。領之逾年。尋山之蹤窮水之源。芟闢灌莽。夷衍碣磳。因高爲台。緣曲爲梯。懸虛以爲樓閣。挹曠以爲軒檻。凡幽潛祕匿之所。始畢張大。榜之於木。刊之於石。何公之志。至此益廣。由是獻花岩之名。大盛於牛頭山。予覽而奇之。四年。與諸大夫五宿山旁。踰歷甚徧。考索彌詳。因志其山石。岩洞。水泉。台殿。宮宇。卉木。異蓄各一章。具載於篇。題詠諸詩。列附於後卷云。

志山石第一

（花岩山）大藏經云。山高千四百餘尺。圍四十里餘三十步。蓋岩之大山也。山多奇石。峻爲起峯。每登望至窮紆迴復有高處。至顛有土平丈。數石如布。廣可坐。江山回望。可數百里。南瞰姑熟。宜

歛。西俯大江。自浦口循三山至於天門牛渚。映帶遠近。東自天印絳微諸山。至於三茅。起伏綿亙。猶聚米然。北望都城。宮闕。若畫采地上。歷歷在目。惟江北諸山。於鍾山之外。隱隱數峯而已。予嘗登牛頭巔望之。莫有及焉。

（芙蓉峯）在岩之東。上數丈。巨石巖聚。若芙蓉然。

（拱北峯）芙蓉峯之上。又百步有石籠菴矗立。北拱都邑。因名。亦以牛頭山形勢相背。此特表出之耳。

（天盤嶺）岩之東界有嶺。卽山之右隅。曰天盤。或謂其高若盤空。故名。蓋祖堂北來之支脈也。西風嶺）岩之西界有嶺。山之左隅也。橫瞰大江北面牛頭。南俯祖堂。雖於大山之高峻莫及。而夷曠過之。

（中峯）西嶺之西面南。緣崖二里許。有僧廬於峯下。又南向。岡巒起伏蜿蜒微徑約三里。至牛頭山中峯。蓋兩山之中也。

志岩洞第二

（獻花岩）佛宮之西。去山嶺甚邇。有石窟爲室。入深丈餘廣尋。上石穹窿下平土無石。神僧傳云。唐貞觀十七年。法融來修戒定二十一年。岩下講法華經時。素雪滿階。獲奇花二莖。狀如芙蓉。燦同金色。大藏經云。又有百鳥啣花翔集。卽此岩也。岩之外有石額。題獻花岩三字。蓋近時人立者。

（伏虎洞）岩之東上芙蓉峯。下有石窟。此岩差小。亦云法融談經處。嘗有二虎伺于門。

（神蛇洞）岩之西自徑而降。草莽蒙翳。中一石穴。深不可測。常有蛇出。長丈餘。目如星火。相傳亦法融時之馴蛇也。

（象鼻洞）在神蛇洞之下。石穴如象鼻相貫。

志水泉第三

（八孟塘）山麓之北。澤廣數十畝。有橋其上。以達山徑。曰八孟塘。意昔有孟氏溉田者也。

（龜沖）在塘之少東。山坳間。有泉出達於溪。

（查塘堰）在沖之下瀦水處。

（息泉）入經歷山上一里許。有井。其泉芳冽。登者每疲輒息於此。取飲之。因名息泉。有亭構於上。

（淨香泉）去息井又歷上數百步至玉板台。下有井大竹間。曰淨香泉。意取杜少陵（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之句。

（太白泉）在佛宮西香積欄前。云古道師棲石室中。有翁皓髯至前長揖曰。吾椒金李也。願效瓶鉢之供。躍去百步忽不見。師杖錫卓之。泉湧出。椒。山嶺也。金。西力之氣。意爲太白之精所舍也。遂鑿爲井。曰太白泉。

（長庚池）佛宮外歷上數十步。過岩之西亦數十步有池。水四時不涸味與太白泉不殊。僧云。波脈相通。乃法融時所有者。傳名長庚。豈亦太白之意歟。近復深峻丈餘。周匝甃石。有磴下可汲。

志台登第四

（息台）自上之北麓入徑。皆石甃而上約一里。平曠。因山爲台。躡者至此必息。卽息泉亭之上也。小憩台）由息台又歷上數百步。少平因增廣方丈爲台。布坐石。而躡者得以少憩。牛頭山之浮屠。佛宮掩映樹間。亦可坐玩也。

（玉板台）自憩台緣徑又數百步。逶迤而上。一巨台。台下環以大竹。因名玉板。

（大觀台）從大竹傍少西縱步而上。入石門。台廣數丈。繚以短垣。下瞰數仞羣峯。平臨萬木。俯

視池之顯敞。無踰於此。大觀堂之前陞也。

（瞰雲台）自入佛宮。凡三歷石級。至方丈又延蔓而上。台瑩不可記。至拱北峯。下有石削起平廣。曰瞰雲台。

（澄江台）岩之西有微徑。緣崖數十步至此平曠。長江遠瞰如練。

（芸台）岩之下一微徑至台。僅容席。傍多芸草。

（菩提台）芸台下。草莽中向西一高丘。傍有菩提樹一株。

（待月台）佛宮之東嶺。有石台曰待月。東望曠迥。月自下起。蒼涼景色。盡於此矣。

（補衲台）下待月台數步。有石圍數丈。甃起面甚平。四隅如劈判者。具存可異。曰補衲。云亦法融補衣處也。

志宮宇第五

佛宮。

入山麓微徑。有石額曰出塵勝境。乃緣崖而上。約三四里。至佛宮。蓋山之半處也。規制僅闢一山門。朱其垣。北向。山門內之左右。建樓二。置鐘鼓中。石甃數級。上有天王殿四楹。殿之後有大悲殿皆不甚崇廣。然蓋覆盤據。甚得構山之宜。殿後又歷上有亭。置修建之碑。大宗伯李公本所撰。文紀歲爲成化丙午也。

僧居

殿之右有堂曰選佛場。歲有僧禪定於此。殿之左曰香積廚。諸僧會食處。殿之後。石級數仞。上有堂曰白雲。方丈欄檻。出殿之上。僧領寺者居之。東有堂一區曰。東退居。蓋方丈之別院也。方丈之左右各十數楹。以棲衆僧。屋皆負山。右廬之前。若干間以儲僧粟。

翠微房

出方丈上。長廊短檻。制極古雅。亦僧廬也。

宿星房

又出翠微之上。其制略同。

六觀亭

宿星房西數步。有亭六角。名六觀。蓋取釋氏如夢幻泡影露電如是觀之說也。

芙蓉閣

亭之西。芙蓉峯之下。石谿舒懸出處。嵌一閣。因石之高下。爲棟之長短。梯亦借石之紆轉處。補甃而上。規制極巧麗。云一遊方僧手治者。都庫部遊山記。謂山之最佳處卽此。

大觀堂

大觀臺處堂啓數楹。重櫳複檻。備幽寂顯敞之妙。大夫士觀游者。多宿此。

息息所

息臺處有堂曰息息所。以登者至此必息。金陵舊有勞勞亭。而此曰息息所。蓋不惟欲其息力也。堂後有小室。室傍有漏所茶廚。皆以供游人者。僧德通嘗閉關于此。

延爽軒

在方丈之西。

聳翠亭

在拱北峯上。羣峯聳出。地之絕佳處也。銀台馮公命此名。大書爲額。大宗伯喬公題白岩到此小篆

四字。紙爲雲氣蒸濕。又爲大風揭之。今額已不存矣。

歸雲亭

入岩而東出數步。至亭。其制極宏麗。樹石掩映可愛。上有白岩公篆額。

中峯庵

中峯下。前後數十間。僧古潭構以自居者。極幽寂。每自牛頭山來游花岩者。必經此少息。林木深翳。亦有不知者。

志卉木第六

松檜

山麓至佛宮。松檜數萬株。雜樹交植不可紀。蓋自建寺時所植者。

大竹

凡數百竿環植於玉板台下。大者可拱。筍勝常味。

菩提樹

在菩提台下樹高丈餘。有子結於葉上。懸絲寸餘。如桐子。貫其中。可爲計數珠。

山栗

遍山皆有之。秋來登眺。僧旋取供客。更助野況。

蕨

山坡間甚多。春來苗特出。其端如拳。色微紫。可茹。冬取根搗以水沃之。其滓成粉。熟之。柔韌細滑。比菰豆粉風味爲勝。大略似蕁羹也。僧能自爲。

優曇果

山有草。葉如柿。黛色。每葉上一英數出。如茉莉然。其色與葉不殊。頗奇異。好事者嘗求得之。亦有不能得者。僧益神其說。云卽優曇別種。

芸草

莖叢生如邪蒿而香。秋來細葉。多粉如艾。貯之衣篋書笥間。可辟蠹。古稱芸香。卽此。芸台傍多生之。

鼠刺

山有草長二三尺。勁幹多葉。色光淨而方稜有刺。若皂莢然。亦可觀也。

志異蕃第七

佛齒

有齒長三寸徑寸之七方。而稜色微碧。齒端有紋如梵書。復有竅。含子如粟。頗異。僧以金刻龍首函之。云佛齒。內翰吳石樓有詩。

佛骨

如拇指大。數片。色白質堅。類寒水石僧云。此佛骨。然不可辨。聞與齒皆自滇南受諸西域之僧。已百年。貯之金函。觀者頗有興傳奔趙鳳之心者。

獻花岩志終

附獻花岩詩

遊獻花岩

陳沂

野寺逢人少。山僧與世疎。四禪惟有性。六法本無書。古洞棲蘿幌。清泉引竹居。嬾融無復見。丈室一燈餘。

登芙蓉閣次韻

丹閣懸青磴。浮雲宿處低。俯窺寒鴈度。欻聽曉猿啼。瀑水侵瑯檻。飛蘿護絳題。香台在深處。卽此是曹溪。

大觀堂次韻

飛蘿懸碧嶂。迴榭入丹霄。閣暝慈雲結。林晴瑞露消。目隨孤島盡。心共片岑遙。佛座鳴清磬。惟聞下界飄。

別達僧出山次韻

出郭本無意。棲山似有緣。道心融寶梵。塵路厭華韉。風鐸花香度。雲牀葉影懸。招提一回首。人世隔蒼烟。

重遊獻花岩

攀躋入蘿磴。迢遞指花宮。岩岫雲初歛。樓台雪未融。院松添古色。階竹改新叢。往事頭俱白。重來問遠公。

宿小星槎

幽棲向飛閣。高座恍虛槎。窗迴含星動。闌迴傍月斜。飄形御仙氣。揮手拂天花。未可投冠冕。徒令羨出家。

宿達公房

舊地人重宿。勞生夢一醒。亂峯明積雪。虛殿納疎星。僧髮老逾白。佛燈寒更青。儵然生道念。對坐說金經。

登絕頂

山頂捫蘿上。風高兩腋輕。大江橫禹甸。重巘擁周京。疆域連天盡。烟雲接地平。握圖傳令主。瞻望不勝情。

宿寺次升之韻

遠寺尋幽再結期。同遊陶謝况能詩。禪房一徑穿雲葉。塵世三生感露葵。山下夕陽人去靜。水邊秋色雁來遲。知君觸法能參悟。何必東林問遠師。

古台秋晚客閒憑。渺渺寒原思不勝。巖日乍沉鳴遠磬。野烟初暝出疎燈。山分僻路惟聞鳥。寺轉空廊不見僧。入境已離人世界。此身還宿翠微層。

次吳太常韻

愛山之癖吾自許。山非吾來屬誰主。花岩出郡三十程。興到何曾擇晴雨。一驢載裹二日糧。惟劇筭蕨食盈筥。那知列卿興更豪。風雨亦不能終沮。千盤百折到絕頂。回首下方同一俯。牛頭兩峯插雲標。但覺飛鳥宿無所。小山翁年八十強。愛此徘徊幾延佇。符臺養志極奉歡。遍約羣公共杯舉。座中風雅發歌詠。不作依依兒女語。一時物與人意洽。山影江光落天宇。車塵愧不能相逐。空餘想像勞心腑。

澄江台

葵丘王韋

混合開天塹。蒼茫壯帝畿。帆檣移夕景。樓殿動朝暉。落日波濤隱。浮烟島嶼微。登台歌古詠。長憶謝玄暉。

芙蓉閣

緣曲疑難至。馮虛恐未安。狻猊金鎖冷。鸚鵡雪衣單。竹倚琅玕聽。雲移罨畫看。如何翠微上。猶自著塵冠。

宿寺次升之韻

石牀留客滯歸期。靈徹年來最愛詩。生饋清齋然曉竹。吟揮輕箠製秋葵。山中落葉俱飛蚤。門外閒雲欲散遲。世事悠悠重如此。擬將餅鉢去投師。

上方台殿此難憑。瑟瑟西風冷不勝。雲起竹壇朝施食。雨餘花梵晝傳燈。高秋重臥他年客。落日獨歸何處僧。更欲攀躋巖塔上。蒲山松桂石層層。

奉陪潘司諫黃祠部諸君子遊獻花岩有作

南郭肩輿曉共乘。花開猶記昔年曾。留題最憶同游客。問道還尋舊識僧。每愛閒身求小隱。不妨病骨快高登。明朝酒醒歸城市。更逐塵勞恐不勝。

次吳太常韻

結駟招提更誰許。東南彥碩成賓主。靈鷲銜花經幾秋。至今散作空山雨。行廚不用玉爲盤。山藪溪毛薦筐筥。振衣直與高寒期。躡屐肯爲嶄巖沮。飛閣緣崖鐵鎖攀。此時可仰不可俯。勞勞陌上已無亭。息息山中欣有所。甕罈落日與徘徊。却望閒雲共凝佇。吾翁浩歌叢杜篇。風吹髯鬢飄然舉。寂寥衆籟不敢鳴。坐逼青霄聽鈴語。牛山不礙長江流。匹練西來亘寰宇。何時共約佛圖澄。盡挽波濤濯塵腑。

宿寺次升之韻

吳郡顧璘

遠從塵外結幽期。馬首風煙憶舊詩。絕壁啼猿多古木。荒園栖蝶有殘葵。山深落日逢人少。路轉長林入寺遲。總謂六朝禪誦地。碧雲無處訪湯師。

翠壁丹台豈厭憑。西風寒露晚難勝。雲中石影懸樵逕。樹裏經聲見佛燈。物象迴看殊世界。禪心已覺近山僧。不知捐佩重來日。許借花宮第幾層。

冬日遊獻花岩

風林下馬叩龍宮。雪磴扶筇踏虎蹤。把酒峯頭看海月。開門庭際俯雲松。鐘聲夜傍諸天動。岩翠寒凝萬

木濃。若說移家身已老。暫來猶自未從容。

宿寺

寶應朱應登

名山隔歲與心期。古寺經過再賦詩。僮僕解裝先藉草。主僧留客旋烹葵。泉鳴澗壑秋生早。樹隱房櫺日上遲。豈獨有緣參法界。同行吏部亦吾師。長廊卷幔得間憑。南國秋容望不勝。香閣梵音傳遠磬。石幢寒影護懸燈。山深宜有長生藥。寺古應多入定僧。人語忽然飄下界。始知身在白雲層。

曉自牛首望獻花岩聯句

牛山信宿尚多情。曉向花岩更問程。應下界日光疑世隔。半天雲氣近天行。沂自憐病骨緣崖怯。轉覺秋懷入寺清。璘共起題詩滿岩石。摸挲寧獨感三生。穆

至花岩寺聯句

天高地迴萬山開。騁望龍宮坐不回。衷真境獻靈花欲雨。高僧傳偈鹿還來。應林穿石窟臨飛閣。路入煙蘿接古台。沂况有醍醐相對飲。一杯同洗十年埃。璘

與王考功欽佩華玉升之已巳歲重游花岩宿大觀堂聯句四首

溪口入松蘿。沂危橋下馬過。到門逢客少。韋倚閣見山多。興遠渾忘病。璘心清漸伏魔。徘徊遲華月。

應延賞樂如何。

石徑緣雲上。璘長林選樹休。山深秋氣早。應洞古夕陽幽。飛棟依岩起。沂危闌擁砌周。回頭望城市。

韋塵跡愧淹留。璘

天宇澄無際。應秋生萬壑中。雲歸岩樹斷。沂月照石林空。道念依蓮葉。韋閒情託桂叢。浮生更何事。

璘擾擾逐飛蓬。登

待月坐東嶺。韋清光欲上遲。開軒納秋色。璘吹笛起涼颼。諸品隨僧寂。應孤情與世違。唯應珠樹鶴。

沂長與結幽期。章

芙蓉閣

萬壑蒼烟積。顧諸天白月低。祇花秋自放。朱靈鳥晝常啼。撫景懷佳侶。顧留懽待後題。瞻茲岩洞杳。何羨武陵溪。顧

小飲白雲方丈

兩日山中坐。塵心覺頓銷。饑鳥當風下。顧驚雉去人遙。把酒還餐菊。朱留詩謾折蕉。從來戀丘壑。終分老漁樵。朱

訪達上人不值

落葉滿山寺。顧禪僧初出關。蒲團虛一榻。朱竹戶鎖雙環。久擬留衣別。顧何當乞食還。道心方自悟。玄論底須慳。顧

將出寺作

乍與青山近。顧倏然世味疎。芳菲塵前相。朱清淨佛前書。欲去還憑檻。顧欲去還憑檻。顧重來擬卜居。村墟寄花竹。朱還似上皇餘。顧

宿小星槎

上元許隄

歲晚遊人少。僧閒盡掩扉。背岩留積雪。高樹駐斜暉。學道悲年長。觀空悟昔非。坐深法境滅。盡日竟忘歸。

披雲穿鳥道。踏雪見狐踪。感舊悲長笛。扶衰借短筇。霞光明舍利。山色秀芙蓉。欲借東林住。湯師擬見容。

鑪定諸天寂。山空孤月明。不辭長夜飲。欲盡故人情。俯仰驚陳迹。悲觀憶舊盟。重來何日是。塵世易

紛更。

雪後登獻花岩

躡屐尋幽不憚危。亭台隨處可留詩。風華迴與人間別。山色偏於雪後奇。花散諸天香雨細。燈傳千載碧光遲。情緣心事何年了。岩下從師禮六時。

又

太原喬

兩峯餘秀結蒼岩。岩畔花開色相兼。選勝地多方外據。逃禪心向醉中淹。泉烹石乳香分鼎。戶遶松枝翠入簾。古寺南朝能幾見。棲霞東指攝山尖。

次吳太常韻

山游一約衆卽許。符台奉親實爲主。峯迴牛首巖在南。彷彿空花散飛雨。山中選勝不一足。坐列盤餐行載筥。我亦平生愛登臨。興到輒往誰復沮。力穿龍窟險猶上。脚踏鰲峯低可俯。大如泰華小金焦。江北江南固其所。聞君山水解承歡。金陵梵宮幾延佇。列卿追陪擁冠蓋。道傍嘖嘖稱盛舉。獻壽南山歌頌多。不是尋常燕遊語。歸來爲我道其事。怪卻茲行惟少字。大篇強和謝山靈。莫笑雕鐫費肝腑。

遊獻花巖

丹徒楊紹芳

名山纔一到。世慮便去輕。色相黃金界。清虛白玉京。寶花隨雨墜。松障與雲平。來去巖前鶴。飛鳴漫有情。

宿大觀堂

丹陽孫育

入境塵緣淨。登山步履輕。慈雲連法界。佳氣擁神京。階磴林中轉。川原檻外平。講堂同宿夜。香供亦多情。

早秋登獻花岩

秋高尋勝躡丹梯。草樹蒼茫石徑微。絕壁軒窗清爽氣。上方臺殿麗晴暉。靜中清梵松風度。象外真空花雨飛。磴轉芙蓉峯頂處。五雲平望盡王畿。

與思和遊獻花巖

吳郡徐霖

散睇目先豁。窮躋心益開。青山爲誰好。白髮屬吾來。深遠入圖畫。留連寬酒杯。夕陽促歸騎。回首重徘徊。

遊花巖

古濠沐嵩

覽勝到岩巔。江山偶割然。潭深龍穴靜。樹古鶴巢穿。去日驚林外。飛霜繞殿前。官閒趁游賞。不暇問僧禪。

遊花巖

定遠沐嶽

嵯峨一剎聳高山。殿角週迴樹石間。幽澗草香知麝過。疎林日落見僧還。及門先遣前呵徹。題殿重將舊句刪。帝釋不來天女去。寶花無意獻塵寰。

陪劉高寶扶侍遊獻花岩

長洲吳一鵬

牛山高。高幾許。今古何人作山主。劉子迎親江左來。紫翠叢中坐烟雨。老氏斑衣春滿庭。陸郎霜橘香生筥。遠近山人皆走觀。德色纓鋤幾慚沮。對山三口捧霞觴。拜獻一興還一俯。借彼禪林選佛場。爲我符台奉親所。陶情更賴絲與簧。年在桑榆好延佇。席上公卿嘆賞餘。至樂百年眞盛舉。東海應添仙屋簷。南山敢效詩人語。巋然公壽定無疆。喜氣隨春溢眉宇。宦遊南北縱驅馳。長把牛山藏肺腑。

山遊果得天公許。攜酒仍煩東道主。一笑揚揚並馬行。今日晴明昨陰雨。緋桃留豔映疎巾。青杏帶酸盛小筥。天闕嵯峨望眼中。(牛首山。一名天闕山)此興勃然誰復沮。雲山排闥翠相迎。野水繞田清可俯。前朝廢寺古城隅。金碧翬飛餘幾所。尋春方欲恣遊遨。解轡何妨少停佇。東山墅賭謝安石。北海尊

開孔文舉。天披圖畫萬峯攢。樹隱管絃羣鳥語。江東自昔號繁華。第一禪林名海宇。諸公賸有紀遊詩。句句清新從肺腑。

觀佛骨

久矣金僊氏。遺骸尙儼然。珍藏堪駭俗。蟬蛻不知年。江表誇希見。滇南想祕傳。傳韓嗟莫作。俯首對鑪煙。

次早入城

曙色霏微出寺門。蒼顏猶覺帶餘暉。流螢溪面如星度。怪石林間似虎蹲。幾樹藤蘿疑隱路。數家鷄犬自成村。滿襟風露山行慣。觸熱誰將罷襪論。

遊獻花岩

景陵魯鐸

清塵曉雨乍霏微。落絮遊絲總不飛。絕巘路通行委曲。大江帆遠見依稀。雲中絳閣初疑畫。洞口青苔欲上衣。擬借岩房留信宿。隔林啼鳥謾催歸。

次吳太常韻

牛首花岩景如許。有美符卿遙作主。星言速客更興親。天爲清塵夜來雨。溪毛野蕨紛采掇。脆碧柔青積箱筥。若翁與客興皆豪。攀壁緣崖色無沮。伐木鳴鶯歷窈深。問梓尋橋看仰俯。林幽花鳥不辨名。壑轉煙霞各爲所。題名塔頂頗危升。窺燈佛洞聊凝佇。奇觀書葉詩屢成。小憩班荆杯輒舉。離離天際見帆來。忽忽空中聽人語。要知會合不尋常。試指鄉山列寰宇。坐來卿月在尊疊。更吸清輝照肝肺。

次吳太常韻

餘姚王守仁

春尋指天闕。煙霞渺何許。雙峯久相連。千岩暫來主。浮屠刺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人。蘿陰息簞筥。滅迹避塵纓。商歌入深沮。風磴仰捫歷。淙壑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

鳴鐘出延佇。頽景耀回盼。層飈翼輕舉。曖曖林芳暮。泠泠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峯月升烟宇。會晤得良朋。可以寫心腑。

次吳太常韻

三衢徐文溥

巨靈何年劈開天。闕高如許。我欲攬展作山主。祝融爲我先驅除。掃重陰。息淫雨。春風拂衣帶。草露濕筐筥。嵐光帶日生。殘雲隔林沮。文軒逐隊各後先。山花壓帽時欹俯。煖風氤氳似欲醉。神游汗漫何底所。浮圖空中高雙立。行行我亦勞瞻佇。須臾捫歷巉巖之石磴。雙袖飄飄輕霞舉。千丈峯頭一長嘯。萬籟風生驚相語。君不見白馬小兒昔渡江。萬古浮雲散天宇。我今安得解悟真乘人。與之三年面壁忘心腑。

羣公大手誇燕許。擊竹豪吟忘賓主。得句大叫山神驚。揮毫落素飄風雨。孤鶴啄烟忽飛去。山僧洗研供茗茗。我亦挺戈騷壇下。距踊直前無卻沮。況當絕頂望大荒。千山萬壑眼中俯。當時何人坐說法。百鳥銜花獻其所。蒼苔渺茫不可尋。石上惆悵空復佇。斗酒且作詩百篇。玉盞生波不停舉。醉來便即臥草茵。靜聽古洞神龍語。山中樂事殊未央。疎林夕照凌層宇。却怪馬蹄促我歸。城闌擾擾還塵腑。

次吳太常韻

吳江周用

牛首之山在何許。欲問明朝南道主。誰遣紛紛江山雲。化作蕭蕭夜來雨。平明童子市中歸。紫箒青芹動盈筥。門前車馬慘不發。座上賓客色皆沮。當面羣山頂可摩。入耳清歌首先俯。便欲移文訟雨師。龍國何人在王所。百壺聊用洗愁寂。雙足那能慰延佇。洞天窈窕懷小西。詩陣縱橫圖載舉。長卿此興復不淺。東向招招作吳語。當今白日照塗泥。坐見青春轉寰宇。肯辦官曹十日閒。謾與山林論肺腑。

花岩

戈陽汪偉

萬松逕折誤東西。絕頂方知下界低。洞小恰留雲宿處。竹深剛洗鶴來蹊。原頭樵牧行堪數。江上帆檣望

不迷。勝地三千夢。敢辭多病怯攀躋。

花岩偶成

江東李熙

再訪招提感舊遊。茶瓜重爲已公留。雨晴江郭塵氛淨。春入郊原草樹柔。金刹何年開梵相。白雲長日護山樓。振衣欲盡登臨興。直到華岩最上頭。登盡牛山萬木低。五雲遙望帝城西。江流浩渺浮天闊。石勢崢嶸與日齊。金碧殿庭開畫障。翠岩樓閣嵌丹梯。地偏自覺塵心遠。風景依稀似虎溪。

大觀堂

升大觀兮凌青霄。跨金鰲兮參沆寥。俯鵬背兮遊逍遙。揮八極兮捫斗杓。發天籟兮聞雲韶。觀衆妙兮形神超。萬慮息兮惟寂。欲羽化兮翛翛。

歸雲亭

雲兮雲兮何心。胡爲歸兮山岑。朝冉冉兮霧合。夕黯黯兮嵐森。晝明晦兮忽變化。隨卷舒兮披幽襟。千峯樹色不可辨。淪然窪兮深復深。岩有龍兮未躍。終隨起兮爲霖。

澄江台

鬱崔嵬兮高台。俯長江兮西來。渺千里兮爲塹。羌地闊兮天開。湛空明兮如練。日將夕兮波頽。風恬恬兮淨拭。望孤嶼兮浮埃。鼓中流兮安在。感往事兮興衰。

獻花若

岩虛兮若室。震空兮飛錫。融來兮安禪。苦空兮面壁。談玄兮花開。點頭兮化石。感百鳥兮有情。總六觀兮無迹。

息泉

幽泉咽兮泠泠。鑿山麓兮清深。遊人止兮病渴。挽一勺兮如金。既非貪兮亦非盜。老融卓錫傳至今。

芙蓉閣

石蹲蹲兮巖嵒。凭飛閣兮如空。棧勾連兮鬼鑿。嵌山竇兮雲通。望芙蓉兮若簇。飄蘿葛兮驚鴻。

聳翠亭

矗千仞兮干霄。濕空翠兮孤標。跨蒼虬兮聞雲璈。凌雄風兮青鸞招。簫史降兮吹玉簫。秦女更奏雲中韶。孤亭翼然世莫識。翻笑坡老台名超。

待月台

待月台。烟蘿數仞荒蒼苔。金波溶溶猶似舊。不見融老先徘徊。昔從月下了殘經。一聲清梵穿青冥。江山不改台不朽。留與今人邀對酒。

補納台

日烜烜兮朝陽。融師遠兮台荒。鍼化棘兮蘿帶。雲片片兮飛裳。想孤蹤兮何在。矻千仞兮蒼蒼。

長庚池

下有太白泉。上有長庚池。泉水甘不涸。池水清渾漪。清渾漪。纓可濯。十年塵土污京洛。閑來此地見清深。云是昔年山鬼鑿。庚星耿耿銀河秋。北斗倒浸池西頭。山空月皎萬籟寂。源頭活水流不息。

秋日遊花岩

林屋蔡羽

花岩最絕頂。下與人境懸。峭壁下蒼霧。飛梯入青天。江影如秋毫。吳楚浩無邊。竹蔭不漏日。翠厚常流煙。隱隱藤蘿中。金磬忽冷然。東山動餘靄。羣巘爭效妍。空虛亦悽神。還尋曲房眠。主人棄客去。獨負東林緣。

獻花岩

上元謝承舉

出郭二十里。上山三百盤。知名九齡日。乘老一來看。紺殿爭多麗。朱樓揭大觀。經營翻世累。佛本半岩安。

遊獻花岩

秣陵顧源

綠鬢今朝酒。青山舊日緣。香雲連大地。花雨霽諸天。虎跡留深洞。龍光映古禪。尙憑何日暇。同爾奉金僊。

古殿秋深野氣涼。石燈如月照禪床。隨緣豆鉢留清供。任意花叢作妙香。塵土半生皆是夢。鬢毛回首忽成霜。來尋開士譚空相。苦海從今度有航。

大觀堂

淮陰胡璉

草堂方餉午。石路已迎曛。上刹行應到。疎鐘坐復聞。開堂虛得月。下榻暖留雲。一切清心地。松花靜夜焚。

獻花岩

新喻黎龍

石磴穿雲上。山花帶雨開。聽經慣猿鶴。護榻老莓苔。骨立金牛瘦。雄飛紫鳳來。十年還夙願。今日醉新醅。

花岩寺

江東羅輅

隔年重到花岩寺。劇賞還如初度來。山色遠含千古秀。洞門深向半岩開。喬松鬱鬱啼靈鳥。曲磴層層蔭碧苔。況有高僧容借榻。凡襟從此脫塵埃。

觀佛齒骨

長洲吳子孝

齒骨存餘教。開函意愴然。空門長寂寂。留鎮已年年。諦玩驚希得。深藏問所傳。夕陽回馬首。浩歎下蒼烟。

花岩寺

古滇何迪

古寺尋幽處。攀蘿入翠微。鳥從霄漢沒。僧向石橋歸。玉露沾烏帽。松花點素衣。肩輿一回首。西嶺下晴暉。

宿寺

西岷山人趙琮

跨蹇尋山寺。花岩寄此宵。僧房懸石壁。燈影出林梢。睡醒風塵夢。鐘聞次第敲。起看紅日上。遙對兩峯高。

獻花岩

濮陽李廷相

融公萬丈岩。遠在江之潯。昔有獻花禽。今無衛門虎。

歸雲亭

尋幽坐翠微。嵐氣濕人衣。日暮高亭上。雲歸僧未歸。

聳翠亭

孤亭面牛頭。四望雲生嶺。春深翠欲流。坐久衣裳冷。

小星槎

廬陵賀涇

一派銀河路未賒。浮塵回首卽仙家。步閒欲問支機石。須向牛山覓舊槎。

芙蓉閣

花作樓台石作枝。青山芙蓉閣兩爭奇。開懷欲遣當窗興。恰被千松落酒卮。

翠濤軒

萬竹瀟瀟翠欲流。清風披拂小亭幽。可憐何處登仙子。猶自吹簫跨鳳遊。

獻花巖志跋

一

獻花巖志跋

世生也晚。不及侍先大父。常常於手澤窺之。自乞歸來。家居者十三。山居者十七。至天闕獻花諸勝。尤所染神。曾作獻花巖志。尋散去。好事者。爭索之而不得。令後游人作一話柄。良足嘆也。壬寅立秋日。門人歐陽惟玉。結社沈生予西園生。予出前志以示。爲先大父手書者。行款犖然。墨花藻潤。共展閱間。惟玉獨愛玩。不忍去手。蓋其平生曠澹神情。旣關山水。而復棲托於筆硯。於亡祖有眞賞焉。遂攜此冊。校而鏤之。爲社中一大快事。無何。秋且杪。同社從焦太史。信宿於天闕。侵晨。過獻花巖。太史度巉巖。尋石上題詠。手雪苔蘚。并讀一過。惟玉復裁赫蹏記之。歸而次第。附諸末簡。浸浸乎爲丘壑一杙乘也。嗚呼。以銷沈數十年者。而一旦昭揭。先大父不歿矣。抑亦山靈。不欲祕此奇事耶。其微於名賢之表章者多也。

癸卯夏孫弘世薰沐書

棲霞小志序

前明盛時泰著棲霞小志一書。同里焦竑所刊者也。時泰。字仲交。有文采。落拓不偶。故自放於山巔水涯。馳騁筆墨。以自淡其無聊不平之思。是書尤其選也。攝山擅名。蓋盛於齊梁間。騷人逸士。棲遲詠歌。及英王鉅公張皇好事之所爲者。是書亦未嘗悉具。然耳目足履之所及。爬羅剔抉。靡幽不臻。余嘗至山中。信宿其地。寺宇興廢。不盡如仲交所言。其題識亦稍晦矣。攀蘿捫壁。追昔人之踐履。悵然者久之。則是書之存。非獨見古迹變遷。不係乎世之遠近。亦以知仲交落落可奇。不得自肆其意。而日與緇流木客。徘徊茲山爲可悲也。竑刊是書。板已亡。陽湖孫觀察星衍。嘗語余曰。此金陵故實也。盍重刊之。爰書是以志其歲月云爾。嘉慶己卯嘉平月江甯夢六居士甘福書於津逮樓。

棲霞小志序

棲霞小志

淨業堂

秣陵盛時泰仲交

堂在退居之右，乃前住山興善。構以處僧高峯者。峯旣去。僧大覺與衆煉魔其中。後覺自往天開岩。結茅爲菴。而堂遂無人，又後乃有講經僧貞節者來。節因而拓大之。不久亦棄去。今僧明通者，領衆以居。堂後有浴室。前爲軒。兩傍各有廊廡。門外臨小澗。澗上有橋。橋邊占樹鬱蔥。藤繞其山。春深開花。落英滿地。散如紫貝。最可游衍。自此曲折。可達山巔。皆近時諸禪僧所創構。乃往歲未有者。蓋寺雖古刹。數十年來。住人稀少。至者惟在東峯。視此皆樹林豺虎。故雖勝處。亦湮沒無聞。自法會興善二公來。協力興起。僧徒始盛。此亦山之一大遭遇也。節有石偈在壁上。意以此爲十方禪院。人皆可居。不欲其後人獨有之。

般若菴

僧慧光游自新安。至棲霞愛白鹿泉之勝。結茅而處。鄉人吳一恭蹤跡之。以貲與光。光請於興善。乃卽舊般若臺遺址。構一堂以居。光素與十岳山人王寅交。寅來宿。因倡衆復爲大之。後築石臺。嵌四十二章金剛遺教三經。汪少司馬道昆爲作記。名般若。而菴之稱亦因之。菴外鑿地得泉。其吐如珍珠。號珍珠泉。人多汲之。上覆以亭。吳一恭自有記。刻於石。菴內有邢侍講及今大司馬姚江翁公所立扁。

可容菴

由般若菴下出珍珠泉。緣石磴而上。可至觀音菴。而磴傍松篁中。有小菴曰。可容者。乃僧行簡所建也。簡幼出家雞鳴。後爲靈谷住持。能仁右覺義老。乃來隱於此。雖曾視寺之篆。而貧苦自勵。在菴中日惟誦經持咒。信心淳篤。故人皆以可容菴主稱之。

文殊菴

在可容菴之左。門外有徑。可下至古佛菴。上達法華菴。以陟山之顛。徑皆因山勢曲折而成。內種蔬。外植桃。編而爲籬。松栗雜樹。離立於上。春暮夏初。則紅英綠蔭。錯滿左右。游人行其下。衣袂皆有香色。然知者亦少。非耽於山者。不能久宿。則車馬之迹。交於石路。望山問名。指點歎惜。身欲留而心已先還矣。又惡能上下於茲耶。

綠蘿菴

菴在可容文殊之上。觀音之下。今僧無學名法通者居之。其地雖小。然屋宇亦潔。通習經教。知書史。茅簷蔭壁。杞叢藥徑。脩脩可意。有吳人所書菩提岩三字。故人又以菩提岩稱之。治土得泉。可資以飲。出林而望鄰菴之三壇石。實在眉睫。修松參差。錯落道路。壁上有聯云。小洞穿斜竹。重岩夾細莎者。若足稱實景也。

觀音菴

菴之地。號虎穴岩。大石林立。色如蒼鐵。始未有來居者。講師貞節。乃誅茅爲大士殿。曰圓通精舍。旁有禪室。左爲華岩樓。羣僧日夕諷經於上。四方來齋施者。絡繹道路。節能誦經。善紀綱。屋宇隨所至。俱稱宏敞。而獨此菴號圓通。以始構時。今少宗伯秋溟殷公邁。使人持滁州石刻大士像來故也。菴前後多時以松柏。壘石爲垣。治地作圃。種蔬植竹。衆務並興。日夜不息。羣而處者。不下千指。蓋攝山自法會興善經理之後。惟此爲最盛矣。

普濟菴

菴在觀音左。其僧喜峯者。金壇人也。因以金壇菴呼之。然其實名普濟也。喜善持咒。日夕躬自施食。募衆建三壇石於菴門外。層基累石。工力精緻。未畢而歿。今雖未及完美。然實利生盛事。後人定有繼

成之者。始予萬曆甲戌。由北學改南。居鷄鳴山寺者。四越月。號所居之室曰。龜湖雪舫。每上下石徑。歎其規制之妙。欲爲作一記。未果。寺有石臺。乃洪武中西方僧施食者。寺之僧。猶能言其概。每以牛羊諸食物置盤中。番僧羣坐咒之。則悉化爲水。夜中以飯施鬼。則鬼爭來食。然臺之前。必以橋。今橋與門雖湮。而故蹟宛然。喜之臺在曠野中。其前亦卽平地。爲橋者。意亦猶此。蓋喜欲建時。尋問其制於雞鳴山。故與予所見聞者相合。然人知者鮮矣。

大覺菴

僧慧能先在棲霞禪堂供衆。後退入西峯。卽幽居菴故址。葺茅而處。久之。又移於天開岩之上。始有瓦屋。左爲庖廚。右爲禪室。最後乃有都人卜鏜劉應麟者。出貲以構客堂寢室。地勢爽塏。規制雅潔。號大覺菴。菴之外爲石橋。橋左右上下。多種桃。春時花滿崖谷。載酒而游者。如入武陵也。能素勤力苦行。師徒共席。一僧年七十餘。終日趺坐。間以食時與人一二言。然不言時恆多。冬褐夏葛。鶉結而服之。人咸歎其能觀心。蓋亦晏默者。

汚西凹

天開岩。俗名汚西凹。舊有沈傳師祖無擇王雱題名。歲久失其所在。乃妄以中峯之石當之。號於人曰。此天開岩也。而人亦信謂岩在此矣。近歲住持興善。與禪僧法會。偶使人掘土。得字隱隱有若天開岩三大書者。今時樵徑。本昔日佳處。而疏鑿之下。諸刻畢露。始稍稍有人來游矣。覺結茅以居。久而漸成屋宇。今遂鬱然於西嶺之下。修途種樹。開畦引流。游者自此登顛。蓋不知陟降之勞矣。

醒石

醒石二字。不知何人所題。橫書大可四五寸。布置參差。不甚方整。蓋因石勢凸凹使然也。下卽張稚圭題名處。稚圭題名見志。與沈傳師徐鉉徐錯祖無擇王雱並稱。今祖題予旣獲見。而又得張公此書。其所

恨未見者。獨沈與王爾。然張之字云。張稚圭稚游。治平丁未來。意稚游乃其弟歟。老亦未之及也。此猶祖無擇題名中。有徐太甯清一者。皆因二公而附見者也。傍又云。治平二年四月。黃君祥劉昱。游白雲庵謹題。陳良肱偕庵主渺禪師游。治平丁未十月十日稍上。又直書碧蘚亭三字。傍云。治平丁未夏孟己酉仲基記。丁未十月曲轅子游。予意碧蘚亭三字。必仲基所書。獨不知仲基何姓。及尋其上。又有字云。治平丙午季秋十又一日游此庵。記王仲基同河南富子澄。至是仲基者。乃王姓。亦好游士也。

迎賢石

迎賢石三字。在天開岩後。大可二三寸。下書云。癸卯仲冬伯奇獨來山。僧言舊有路可上。此石當路之旋折處。故稱迎賢。二者皆不可辨矣。而獨不知伯奇爲何人。今年萬曆戊寅三月二十二日。同沈君聘。與僧慧能法通。上天開岩。捫蘿得祖無擇題名。甚喜。而又於其傍得字云。會稽錢伯奇凌晨來游。和上人繼至。宣和癸未十月望日。乃知伯奇者。錢姓也。

石房

石房二字。在迎賢石之傍。無他名姓可考。石之下。近亦多土。不知當時所以題之之意。然有仄路可上。度一橫石坎。卽至懸壁。下題唐公岩三字。上有祖無擇所題名。祖字久無知者。自予與僧捫蘿剔蘚。手摸水拭。以意讀之。而後得。始祖擇之與王元澤。俱同時其來游。歲年想不甚遠。今祖刻旣幸無恙。而雋之名。獨不見於石。不知何也。若沈傳師之名。則其去二公尙在前幾百年。風雨剝落。尤爲難覓。何時山靈出示。使吾輩游者得一見之。若親覩唐賢風度耶。

唐公岩

唐公岩三字。在祖無擇題名石之下。其四傍最盛鐫刻。然不可辨者多。閒稍有可讀者。如云。胡亞來別白雲老。又云。宣和乙未秋八月。趙士騶邵搏。與惠師同游。又云。張陵蘇稅。專訪居士然公。五月六

日。又云。張耘老已亥六月六日來游。又云。趙伯晟沈植釋某人同游。淳熙庚子九月二日諸刻。其下一石。又云。韓晦道德猷洪叔介全來。以上諸題名。蘚痕模糊。用水墨拭之。然後見。皆予與僧躬歷尋之。其叔介二字。回旋至十餘。然後得其筆意。伯晟卽上元令。今千佛岩石柱上有詩。岩之上又得字去。韓宗厚段與京同道微闕來游。熙闕甲寅九月中旬後。又有秋光二字。不知何謂也。傍又題彥淵彥樞闕持國。宣和元年四月諸字。吁。古稱石有時而泐。昔人書時。豈期今之泐滅若斯耶。然予與二僧亦迂矣。

天開岩

西嶺上下遠望若無路者。近卽之。則亂石縱橫。中一大壁。上書天開岩三字。在石之傍。中開一路。而上卽其地。詳其題名之意。真有巨靈擘山之勢。不知爲誰人所書也。久爲土所壅。近時僧慧能始出之。按志但言天開岩。有沈傳師徐鉉徐錯祖無擇張稚圭王雱諸題名。而近人以千佛岩之上巨石當之。不知岩本在西峯。又不知諸題名不同在一處也。慧能雖開地得岩。亦不知其上不多題名。題名者。皆唐宋名賢。自昨予與沈君聘。及山僧法通同能躡巔尋之。乃得字云。祖無擇擇之。徐太甯清一。同游懋此岩。慶曆乙酉三月十三日題。傍又云。魏中庸道常男思文崔程君某同至。皇祐己丑九月十八日。又云。新定方楷歛郡國宗顏。辛卯二月六日來。其他漫滅者多。予不能詳。雖二僧亦倦尋矣。

法華菴

出天開岩小石橋。由側徑而上。折而下。有茅菴焉。不甚廣也。其始爲雲谷師之孫曰徧空者所葺。旣棄之而去。今方僧一人居之。日跪諷法華。於內編蘆爲門。樹柳爲柱。傍有土坎可飲。多散植桃李。迴望天開岩。及攝山之顛。雲氣常滿人目。僧自言欲禮天下四山。已經五臺蒲陀矣。而尙未至峨嵋雞足。隨緣至此。將爲重整之。成以法華爲名。故今人稱爲古岩。而因名其菴曰法華。

淩虛室

凌虛室在攝山上。將及於顛矣。而猶未至。此則下視佛宇。上仰神祠。一睇而江山盡矚矣。乃上元令莆田林公大黼。以貲命今住持清柏所建者。其前爲太虛亭。是兵曹浙人應方山所書扁。柏每以寺始於明徵君及度禪師。今徵君墓在山中者。旣不可攷。寺僧又不知以禪師爲開山祖。予意當建一祠。以祀徵君及禪師。而無其地。若得卽此以拓之。則山中勝迹。益彰著矣。然不知在何日也。予謂柏曰。師此舉甚佳。昨游般若庵。見臺邊懸二像。乃徽人寫以貽僧慧光者。一爲禪師。一爲居士。夫以方僧暫來居此。猶知有此公爲山主。獨可後耶。柏笑而應之曰。予當顛力爲之。行卽請公爲記矣。

攝山神祠

攝山顛舊有廟號江乘。不知所祀者何神。土人相傳以爲靳尚。事在度法師神僧傳。又以爲明徵君子仲瑋者。然仲瑋爲臨沂令。非江乘也。今山下有地。號江乘營。則稱爲江乘廟者。疑是也。朝制甚隘。嘉靖中。善僧旣來住持茲山。忽一日。病中感夢。乃新之。後爲人火。復又募人再新。蓋至於三搆而後成。以山可回望。闢四門。各祀以一神。而碧霞元君。則南向焉。以其始於夢也。自是祈禱者。不絕於道。而西嶺重開新路。行者遂如坦途矣。

試茶亭白乳泉

自白雲庵而上。數十步。有石壁。大篆書六字曰。試茶亭。白乳泉。今雖剝落。然猶隱隱可見。予與山僧捫蘿而視。謂此書當不讓滁州琅琊山中醉翁亭三篆字也。嘉靖丙寅。予與黎職方游時。曾搨以歸。而此六字。近在家鄉。乃不可得何耶。予又謂僧曰。此字傳爲唐人所書。雖不可考。意當時必因泉然後植茶。因茶然後樹亭。今茶雖間生石上。而地之上下。絕無泉。可以當白乳之稱者。意乃所稱白鹿。卽白乳泉耶。而山中原無所謂白鹿。白鹿之稱。乃俗子附會之說爾。今旣改白乳爲白鹿。又卽其坎而大之。蓄魚其中。以資目玩。則試茶之事遂廢。山中卽有新茶。僧又樵而爲薪矣。則茲茶也。茲泉也。何其不

幸之甚耶。往年僧福懋在山時。與文德承名伯仁者。俱吳人。解茗事。結社而居。自采茶炙之。汲泉以試。是事在嘉靖乙卯丙辰間。時平湖陸光祖爲祠祭。寶應朱曰藩爲主客。華亭何良傳爲儀制。其兄良俊爲孔目。與予輩數人。實爲詩倡和之。其後稀矣。

無礙庵

出自鹿庵。不數十武。度小石橋。躡級而上。松篁菜畦中。有泉一坎。坎畔茅屋一。內住老僧。一童子。人不知其名。自號無礙。人因以無礙稱之。閉門諷誦。經時不出。然鐙焚香。掘蘭摘花。以作佛事。客至。煮筍啖之。粲然一笑而已。

白雲庵

自中岑澗而上。行林樾中。有庵焉。曰白雲。其地益敞。其山益聳。而其去顛益邇。舊有老屋三楹。一老僧獨居。題名徧滿壁上。日與鳴涎蛛網爲伍。近歲僧自然名正道者。乃始經營之。山水之趣。若有增而高深者。戶外直與東峯相對。松風洒然。來於四壁。傍有密室。週圍覆以香杉。前闢員竇。日光內射。則來者身心澄澈。若在世外矣。

印空安禪師塔

白雲庵之外。路傍有塔。予與解脫瑞山二衲。拂苔觀之。上微有字。曰示寂。當山印空安禪師之塔。而塔之上。又一塔焉。少小矣。上亦有字。不可辨。可辨者。止曰某師之塔而已。而二塔之間。有小碣。乃上元令程公文純葬其子者。其文曰。此吾兒程學祖墓碑。嘉靖丙申歲八月一日。生汝於上元治。我年四十八。得汝遲。有夢亦奇。我心則夷。辛丑歲八月八日卒。能誦詩。曉穿衣。竟一疾莫可醫。我心孔悲。癸卯歲十一月一日葬汝於攝山之畔。生斯。殤斯。葬斯。禮亦宜得其歸。汝嬉嬉孤墳。纍纍風雨。淒淒我心。曷施勒石。以俾後世之知。俾母汝遺。後書云。南京刑部湖廣司主事前上元知縣南城程墉立

白鹿泉庵

庵在中岑澗之上木寺。舊址久廢。自興善法會二師。振理之後。乃有吳僧福懋杖錫而來。是時嘉興五臺陸公爲祠曹。雅與游。因爲庵以居。而文伯仁亦寓寺外。時同游衍吟詠。一時稱盛。庵後石壁下有泉。大不盈尺許。人稱白乳。實不知山中自有白乳泉。試茶亭。在白雲庵之上。而此泉本名白鹿。近時盱眙李環衛。始隸書刻石於上。以表之。而又擴其坎之內。不知何時有人。蓄金魚於內。見人則避去。而泉上菖蒲海棠。脩脩有閒靜之趣。水自石縫中下。穿入澗。注爲品外泉。經禪堂以出。蓋寺中之第一奇觀處也。而庵內外尤多梅花茶樹。可摘可烹云。

默坐軒

千佛岩諸佛。皆依山而鑿。上下大小。雖不盡一。然是處莊嚴森肅。人難夜宿。嘉靖中。忽有道士在紗帽傍岩龕中。默坐久之。人憐其露處白野。殷公邁乃以俵攜一屋以居。吉陽何公遷。題爲默坐軒。自是人來經者。必經其地。而日漸整理。久之。默坐者去。近有僧號海舟者。乃休甯諸生。棄其家。來寄於此。解詩。能書。禮慧光尙爲師。同居般若庵。復自庵居軒中。與二三僧寫經持齋。又自往山之前二里許。地名直山者。相其處。欲爲一室以處。晨起。持鉢叩主人之門而求之。主人先夕感夢。忻然而許。且令人爲持鋤荷畚。刈樹誅茅。予曾同至其地。直與六合之方山相峙。儻成蘭若。亦勝處。但不知後果何如爾。僧自詡堪輿術。或者其能久乎。

紗帽峯

山勢自中岑而下。亂石嶮岬。其色蒼黑。人稱爲疊浪岩。岩盡處。一方龕。四面皆可上。上復一小洞。內鑿以佛。遠望之如紗帽。其上石罅中有松。極爲寺之佳處。予以萬曆戊寅三月望日。與吳興吳允兆。

月夜飲酒。嘯詠其上。予醉。先投宿於默坐軒洞中。而允兆與僧。幾旦始返。僧新安人。以士籍落髮。能書知詩。允兆臥於松陰之下。而僧乃擲身於松顛。微露濕衣。亦不知也。比予醒。各示以詩。予視之而笑曰。古今人游茲峯者多矣。然孰有奇如予三人者乎。及予歸。僧又來求賦一詩。予搦筆卽昨事以贈。今其詩在集中。

明月臺

紗帽前一平石。人指以爲此明月臺也。予謂盡棲霞一山。皆可稱臺。盡臺所在。皆有明月。而何獨以此爲明月耶。客謂予有山可臺矣。而未必有月。有月可山矣。而未必有江。惟此處明月之夕。可以眺江。見煙波浩浩。自寒影中來。若長虹。若環玦。其中蒹葭松柏。交亂於山之巔水之涯者。吾方以蘋藻視之。則茲山也。孰謂其可盡臺。而茲臺也。孰謂其不可稱明月耶。昔劉文房有攝山東峯尋明徵君故宅詩。今予之游。雖不敢上擬長卿。然後之人。有尋明月臺者。必以此峯之石當之可也。予他時作志。當爲紀之。予曰。有是哉。客之好奇也。予當爲客紀之。客名夢陽。字允兆。自稱北海生。好游。而能詩。布袍草屨。淹留山中者。屢日夕云。

喬司馬詩

棲霞寺。以千佛岩勝。岩以無量壽佛勝。而佛適在中峯之左。中爲一佛。左右爲二菩薩。今雖剝落。而岩龕莊嚴之處猶在。嘉靖中。海鹽鄭公曉。與諸公始重裝之。然上下洞中。有舊人題名者。多泯沒矣。今此洞。止有喬司馬題名云。李瀚喬字同游。而佛之前嵌一詩。其他如景司業諸刻。予往時猶及見之。而今不可考。喬公詩云。殿右丹霞映碧幢。懸崖石像鑿空缸。山連鐘阜平開嶂。地俯龍潭半入江。三晉壯游惟我共。六朝舊寺許誰雙。鶯花况值春將暮。離思吟情兩未降。後書白岩山人四字。

品外泉

白鹿泉。由石罅中出。入中峯澗。祇涓涓纖滴爾。而自澗而出。則潺潺有聲。抵石澗窮處。入伏槽。由地中行。過無量壽佛前。斜與石塔對。乃會而爲池。池六稜中。刻石蓮座。泉自蓮口中瀆出。聞往時高可幾尺。今惟三四寸而已。紛然如雪。燦然若珠。柱杖而觀。則木葉滿池面。聚而復散。來而復去。令觀者忘歸路也。池下再轉。而伏出禪房供衆用。水之德普矣。泉之味佳哉。世有鴻漸。當必有以定之。

禪堂

禪堂舊基。在舍利塔右。久廢。僧興善始建定慧堂以處衆。門外壁上。有殷宗伯邁送華嚴台論小石偈。五峯文伯仁書。堂後齋廚前。有石池承水。自中峯澗匯爲品外泉。伏地而流。至於塔前之亢而出。復伏流於石槽中。至池而止。僧隨取以供衆。溢則散於外澗。繩牀藤笠。去住井井。朝夕諷誦。木魚金磬。聲滿岩壑。經行之暇。亦精藝業。春時多蘭。則采蘭煮蕨。以作佛事。秋日落木。則掃葉拾枝。以當家計。蓋主之者得人。故繼之者益盛也。

舍利塔

塔在無量壽佛之右。自地至顛。共七級。今雖剝落。然想像當時製作之工。殆非今人所能及。先卽地瑩石爲基。基四圍有石楯欄。環繞塔之前。又鑿石爲迴渠。引品外泉爲流水。人稱爲八功德水。基上乃塔之座。座上一級。刻諸像如髮。又上一級。則稍高。爲四金剛。閒以四門。石爲金鋪。又上則皆刻以諸佛。各柱之上。有諸佛及經咒等書。高不可辨。上懸以鐵索。垂以鈴。今已斷絕。蓋經風雨之久。故石雖堅。而裂墜者多。相傳此塔。乃隋時所建。今其下。猶有工匠姓名可考。

徐鉉徐錯二題名

嘉靖中。予與雲谷嵩山二師。散步於千佛岩上下。歎昔人題名。近多磨滅。每以沈傳師與二徐之筆蹟。不可復見爲憾。一日。忽於蘿根下。隱隱見畫如徐字者。及剔薜視之。則徐鉉徐錯二名並列。筆勢有古

人螺篆之法。非鼎臣楚金不能書也。因徧歷而尋。多得宋人題名。手搨以歸。裝爲小冊。後諸縉紳。莊嚴岩佛。匠者往往以赭堊坊之。予每以此爲山中俗客。敗人佳興。而所幸者。此四字猶在也。然人不知尋者多矣。

游九言所書六大字

古千佛岩棲霞山六大字。乃宋慶元丁巳游九言大書。就岩穴碑。頗稱雄偉。苔蘚交蝕。近亦難辨。傍又有小碣。模糊尤甚。獨二薜蘿。根如酒杯。千枝萬刺。依之而上。如虬如龍。最爲奇絕。

趙伯晟詩

詩細字。刻於洞柱上。後云。宿攝山偶成五十六字。淳熙庚子重陽後三日。上亢縣令趙伯晟父。柱下有寶亢二年。通州海門縣禮安鄉顧延嗣。施錢買柱。入攝山棲霞寺彌勒佛龕前諸字。蓋淳熙去寶亢已遠。而顧施錢買柱之時。已有抽換之文。則其在寶亢前者。又可知矣。齊梁而後。纓絡莊嚴。不知視當日爲何如。而自今觀之。又不及淳熙矣。趙令以九月二日刻此。西峯天開岩石。又有重陽後二日題名。則其在中者踰旬。非一宿而去。則再乘而來。其高懷雅躅。亦度越簿書者歟。

古佛庵

庵在方丈後。崇坡之上。內有吉陽山人所題扁。始雲谷會上人來棲霞。掘地得古佛。形製甚古。乃坐而試珠之像。衣紋曲折。識者以爲非唐宋之物。因構團瓢以居。號爲古佛庵。左爲小軒。曰且止。右爲觀堂。內奉十六觀佛。一時以爲雅尙。而今乃易左右之屋爲禪室。遂失初起之意矣。門內雙樹甚巨。長夏頗有清陰。飛鳥多集其上。左有二徑。一上明月臺。一下千佛岩。右緣山至般若庵之後。有土路甚委折。兩傍多栗葉。春時桃花爲籬。飛英亂人衣袂。上出古岩庵。亦可至山之顛也。今其徒孫曰仁週者居之。

方丈

在古佛庵之下。堂名鹿野。亦僧興善建。舊有嶺南黎民表隸書額。久不存。今住持清柏居之。柏卽興善所舉。頗能繼其志。欲重建大殿與法堂。然後退處。而其事一時難遂。故今所募木。雖散在林下。而日就朽壞。不知何時能畢其力也。堂中多貴客所留詩。卷軸具存。而吉陽何遷所書扁及聯尤夥。蓋遷與雲谷交最密。而性又嗜書。故寺僧得而有之。

退居

退居是住持興善自構以待老者。頗修潔。雙桂婆娑。映蓮社堂前。今其孫永斌等守之。堂之上。爲供佛之所。左右設榻以待游人。右爲禪室以居僧。傍有一小樓。名淨土閣。登閣而望。則中峯之松。千萬株交影其前。每晨露夕雨。或秋月冬雪時。尤爲奇絕。憶嘉靖丙寅。予與嶺表黎惟敬來游。時正長夏。遇雨予留閣上者數日夕。善公請予爲友人顧源清父作碑。予模擬明徵君文爲之。善公趺坐。焚線香于前。三香未畢。而予文已就。將欲共立碣於山中。後以力不辦而止。今其藁雖在。而善公又不作矣。

冀京兆詩

在正殿後壁。詩云。環寺皆山雄且壯。削壁奇峯疊青嶂。清風野濤虛無僧。明月臺高空色相。遷古雲崖靈籟聲。嶙峋怪石野客行。憂民苦旱正惆悵。欹枕忽聽鐘鼓鳴。後跋云。成化丁未秋九月。檢旱於上元之長寧鄉。至棲霞寺。登其顛。石佛種種。山勢崔巍。徘徊久之。乃覩石刻。見宋令趙伯晟詩。遂次和之。迨弘治己亥。予同邑周密邦慎來尹。因題以紀歲月。應天府府丞淮南冀文華。

江總持碑

在正殿前楹之右。其原石燬於會昌。宋時有僧損貲。購模木而重刻之。江南六朝刻雖多。亦難得佳者。世傳鍾山內多有。然今爲禁地。已不可得。而梁時一二碑在花林與甘家巷者。又皆剝裂。獨一華表上字

。完整可揭。而字又反書。不知當時何以爲此制也。表後一巨碑。立田中。文乃徐勉所造。而書字人爲吳興貝義淵。字畫絕佳。尙有數百字可揭。其視江碑所書。蓋度越數倍矣。其他二碑。螭吻已墜。不但無文可讀而已。

明徵君碑

山門外之右。乃唐高宗文。高正臣所書。正臣以善書爲相。王旦侍書。而此碑結體。與聖教彷彿。則當時所尙可知矣。宋米元章有詩。正指此碑而言。而不知何故棄在路傍。意唐時寺門。由碑路以入。而後人乃重改之故耶。碑久在藁莽中。無知者。嘉靖丁未。予始與客游。亦惟披草視之而已。及壬子癸丑時。乃有寺僧能揭。而予因命揭之。今茲數年。揭工以爲衣食。而錚錚之聲。日聞於遠邇矣。往興善欲爲洗其刻。予急止之。惟勸當覆以亭。自善之亡。碑雖幸存舊意。而亦無人亭之者。

梵志詩石刻

山門右壁山。一小石碣。予嘉靖丁未。始游時卽見之。後又與嵩山。于畫石岡得一塔記。亦唐時僧所立者。嵩山因命寺僧移之。將與此刻。并別嵌於崖龕也。而後俱不果。然此詩猶存。而塔記已不知所在矣。寺門之外。又有昌禪師塔銘。乃泰定二年所立者。字不甚佳。附記之。

二幢

棲霞山門內。石徑逶迤。松林前有二幢。一爲唐咸通九年戊子。一爲南唐保大六年戊申。上各有所書咒。字多磨滅。不可盡辨。其他平敞藏蓄。可結屋以居。今雖有僧。葺一茅宇以處。然不足以擅其幽靚之趣。蒼麓清柏。自天界來。期以他時。退閒之後。歸隱於此。欲先卽其地以爲基。幢之傍。一松獨秀。且多羣木。依山構屋。則高下可以登陟。最爲幽處。又前有流水。匯而爲池。清瑩澄澈。可坐汲之。無勞遠涉。蓋其地在寺垣之內。殿宇之外。游者少至。可以避喧離俗。故自勝於他房也。幢在處有之。以

予所見。惟此與句容崇明寺者絕佳。崇明所書。乃出李北海。此雖不可定爲誰人。然其視衡陽寺。則又猶此之於崇明矣。

攝山棲霞寺供繡佛記

昔劉中山因畫像作記。李彰明爲粉圖致讚。夫以翰墨之神。尙能入夢。搏塑之妙。且欲擒詞如此。而况刺繡之工。出於閨媛之願力者乎。是以金輪有織紋之稱。龜蒙有錦帶之頌。正欲美其製造。歎其精緻云爾。攝山棲霞寺繡佛者。乃宋明州定海縣陳氏。爲父母而作。以咨冥福者。觀彼刀尺之微。知其虔誠之極。吐絲嚳上。宛成三聖之容。卷軸寰中。的是一心之巧。流傳既久。遷播無常。不知何時遺於江浦縣之西林寺焉。棲塵梁上。久無拂拭之人。弭節途間。爰遇慈悲之士。於是金陵倪民悅。字公甫者。以四代尙書之胤。綰一縣令尹之章。出宰楚圻。入覲燕闕。迴轅之次。偶驚覩之。遂酬以俸貲。攜歸故里。細裘脫落。重爲裝潢。用萬曆元年癸酉仲春。設鼓樂以導之。結幢旛以護之。躬同鎗素。送入於攝山棲霞寺。時則禪師雲谷法會。講主素庵貞節。住持蒼麓清柏。共候石門之內。而庵主僧永斌。逢迎於澗橋之傍。夫公甫以一日之游。往遇百年之勝迹。三圖因片時之遇。來棲千佛之名岩。此其機緣會合。若有不偶者矣。既而次年甲戌。公甫以事走都。遇於少司馬新安汪公之座。告予既解蘄水之組。將尋攝嶺之耕。奉我慈幃。永棲淨域。子於歸時。爲我作記。他鄉故友。握手生歡。寓邸新知。論心多感。予心許之。而未暇也。今年戊寅三月十又四日。公甫又邀予及湖州吳君允兆。爲采茶之讌。復經此地。吳君有兄宰於瀨水。因省視出游。作方外司馬。登涉之餘。公甫再伸前懇。吳君亦慫慂之。予乃以十八日之晨。起坐而諦觀。見其金線雖微。玉毫如在。蓮花雙趺。纓結同行。手內楊枝。洒甘露於一滴。胸前寶葉。現瑞影於千層。誠世外之奇珍。乃山中之淨供也。夫公甫以簪笏之英。謝紈綺之習。自大皇父文僖公。大父文毅公。父雲南公。弈葉相承。虔心益固。善緣屢結。勝果常成。遂使母氏三人。同心一志。撫

茲遺廕。致有今時。此雖不足以概公甫之孝思。獨不可以見慈親之貞懿乎。僧斌以前覺義善公之孫。爲今沙門白足之選。貯而藏之。時出供奉。香燈昕夕。不懈稽首之忱。金石行眠。益切皈心之願。予於曩時。已與公甫結筆硯之交矣。茲者年踰知命。身且鰥居。辭婚嫁於區中。結禪說於林下。女無靈照。深愧龐公。子非仲璋。敢希明老。聊以聽講之餘。述爲此記。庶他時得入貞珉。同垂觀於後日也。

南京僧錄司右覺義兼住大天界寺前棲霞寺住持嵩山禪善公碑銘

維昔高賢。與名縉結方外交。卽其人有翰墨泉石之好者。猶在所取。況能明禪理者乎。況又有建立振起之功者乎。然則予於嵩山師。惡能已於言也。嘉靖戊申己酉間。予讀書報恩。是時與師。遂相往來。及萬曆甲戌。以事赴都。相遇旅邸。後師卒。返葬故里。而予又自北而南。遡其交情。幾三十年。比今再過蘭若。則感今愴昔。尤所動念。其孫永斌。乃以文請。予於師。雖欲不文。其孰能文師耶。師法名興善。世姓薛。父聰母袁。夢僧求宿。因而有娠。生後。卽性不嗜葷。人啖以腥血。則吐之。七八歲時。與羣兒游戲。師解作佛事。識者曰。此兒終當作方外人也。十四。啓父出家。師禮大方和尚落髮。受三歸五戒。及後。遂志在參尋。留心講解。而操行尤爲介潔。再後。又復從天界寺恂公受度。嘗於閱經次。有僧曰。子鑽故紙耶。遂默然良久。掩卷而起。自是惟耽真觀。以求解脫。是時浙僧法會。習禪持戒。一時文士。多與之游。師同追隨往來。業益精進。後會移棲霞。鴻臚卿海鹽鄭公曉。儀部郎西蜀劉公起宗。及諸縉紳先生顧曰。茲寺殆歇若此。師意如何。曰。叅林大。若得人。則興。二公曰。師有其人乎。會以師爲薦。二公轉言祠部。遂使之住持茲寺。以嘉靖壬子十二月三十日。領部筭來。時寺久廢。僧徒稀少。鄉人侵漁者衆。師勤以勵衆。潔以植法。後已先人。不弛不縱。禁其樵采。時其牧放。凡岩泉邱壑。無不刈薙。而殿堂廊廡。尤所注念。山之顛。舊有祠。頽廢。則鳩衆立之。鋤方丈嵩萊。新爲鹿野堂。會治地得銅像。因建古佛庵。道人露坐岩下。卽依岩搆默坐軒以居。爲聽講僧築定慧堂。置藏

經於內。使得翻閱莊嚴諸像。凡來瞻禮者。無不起敬。蓋茲寺建自齊梁。廢而復振。莫盛於師來之後。而師之有功於寺者。尤在於興復土田。清除徭役。使僧不至於逋竄。官不致於紛擾者。皆其力也。是時師雖主棲霞之席。而志在退休。乃卽方丈右隙地爲退居。以俟逸老。有蓮社堂以待賓。淨土閣以習靜。而金身繡幢。旖旎簷楹之際者。皆出自己力。及隆慶丁卯僧錄缺右街省。部試諸大刹。以師爲首舉。辭不獲已。及北赴祠曹。復以戊辰正月十七日。住持天界。師以棲霞始興。其勢難久。非我同心者繼之不可。於是舉法姪清柏以代。而已獨專力於天界之務。寺在城南爲勝處。積習久。日就弛墜。師日與諸覺義經理之。凡舊規遺範。次第舉行。公用之器。貯在庫司者。續爲辦置。使皆全備。前後種松檜千餘株。溝渠階砌。砥平繩直。禪堂廢。則延僧以居。起鐘樓於殿之左。中貴齋內宮寶旛。施於名山。聞師之名。願爲首立於寺。師具箋上啓。以表聖慈。僧有爲水陸諸像者。始至京都。問師之居而禮曰。吾願以入天界也。師不逆其意。笑而留之。田有賜田三千七百餘畝。舊在溧水宣城間。今專隸於高淳縣。豪民肆爲乾沒。隆慶庚午。遇例量田。遂將應免糧差。混與編民爲一。師奮然向衆歎曰。今此不爲。將常住之事。壞於一人矣。於是躬思奏請以蠲之。及至京師。以道途積勞。與廩酬之擾。事方未及詳覈。而五月四日順寂於長壽庵矣。師雖以寺務殞命。然自在家以至割俗。由住持以至覺義。其無欲之行。有爲之才。灼然人口者。則不可掩。而勤勤懇懇於西方淨業者。尤多感應之迹。棲霞有石浮屠。乃隋文帝所建。師瞻禮勤至。嘉靖辛酉二月二日。塔忽放光。移時乃沒。十月十五。豎定慧堂梁。天時無雲。法雨飄洒。十八月夜。法鐘自鳴。屢於夢中見無量壽佛。坐白蓮花。乘空來下。師向之作禮。及醒。而瞻禮頂戴。未始少輟。度徒一人降化先歿。今孫一人。卽斌。徒二人。延德延州。孫二人。福檀福椿。斌素爲師所教迪。內典外學。咸知大旨。蓋亦可世其業者。故予於其請。不辭而爲之銘曰。

繼嶺之興。徵君始之。亦有大士。實難度師。閱世既久。遂至荒墜。不有其人。曷其能繼。厥人伊何。

亦曰善公。大士相之。會也實從。榛榛蔓野。手闢其途。孰此岑寂。而使不孤。公雖遠去。斷念未忘。乃有後人。以嗣厥綱。公行而北。遂未及返。遺此故居。宛然興感。悠悠古寺。緬將千年。俯仰今古。維此四賢。我爲作銘。以彰幽蹟。山石可刊。永保勿失。

萬曆戊寅三月。前蘄水令倪公甫。邀予及歸安吳允兆。爲棲霞之游。旣而二君各以事還。乃予獨留寺中。日夕同僧上下岩壑。隨所得紀之。與清柏法通往衡陽寺。寺近陽山湖。其登陟之趣。雖讓繖嶺。而四面迴合。雅稱幽靜。門外二石幢。南唐時所立。殿內石鑪。鐫宋宣和五年癸卯造諸字。工製奇絕。色質澤潤。僧房內佛菩薩三尊。傳爲海外人所遺。然不可知矣。晚還棲霞。講師貞節。邀同清柏。往花山。觀其孫新創圓通精舍。山在句容縣。自棲霞可三十餘里卽至。所謂精舍者。舍之上。不數十步。有庵曰白石。僧聞其來。具浴請宿。夜寒多風。幾雨而霽。曉起。與清柏望山顛而步。未數里。至一庵。曰回龍。其地多流水。新篁蒙密。又饒藥草。僧煮筍啜茶。同行至出水庵。由出水而上曰葡萄葡萄者。蒲塘之訛也。僧方寫經綻衲。築園伐樹以自給。而坡傍一石。特方正可書。予乃題三大字。曰葡萄岩。并紀歲月姓名以出。此登顛路曲折可數。百級方至。有庵曰誌公。其下里許。大小洞六七處。曰黃花。僧言山之得名以此。乃誌公悟道之處。按傳誌公生東陽。去此山不甚遠。然洞地卑隘。似不足以棲。僧又言山前有東謝西謝者。乃誌公受記之家。其族猶盛。所生女多不茹葷。則其或在此。抑又有不可知者。庵之上有茅茨。僧古清居之。清亦講師之孫。設午飯爲供。飯畢。復至精舍。泊暮同還棲霞。再宿於寺。而二十七日。乃始還家。嗚呼。予自嘉靖丁未。始游攝山。聞人談花山之邃。卽有志游之。不果。及後買山大城。大城二十里。至湯水。湯水卽近花山。謂可一游也。而不知山之勢甚大。湯水特山之西南隅爾。由湯水入山。由山至精舍。各且十又餘里。則是山誠不易游。而游亦難徧。今之游止在山之西。其他未至者尙多。但山中可游者雖多。而其顛則以志公庵爲勝。顛又以洞爲勝。洞之外。長江在目。煙樹

杳靄。望之令人有褰裳之想。則是游雖未至者三。而所得亦已多矣。故因紀之。以附於志後。志始於淨業者。以寓退居。出門向右而西。自此直達山之顛。緣左向東。遂自試茶亭白乳泉。復至退居。再出前殿。則冀京兆詩。以至二幢。皆次第可見。獨前兩傍。有僧廬五六處。不志者。以其依山而處。乃往時舊有者。不必志。故不志也。廿九日。記右棲霞小志一冊。明盛時泰撰。按時泰。字仲交。南直隸上元人。嘉靖中貢生。天才敏捷。好讀書。不事家人生產。王弇州見其兩都賦。贈之詩云。遂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其推重如此。金陵大好山水。仲交落拓不隅。頽然自放岩壑。以筆墨寫其無聊不平之氣。棲霞擅名於齊梁間。距城止四十里。尤屢齒所常到。磨岩題字。氈帷殆徧。此志於前人故迹名流題詠。未盡甄錄。特訪寺尋碑。縋幽鑿險。所記宋人題記。約三十餘種。其敘述簡潔。文體亦游記之佳者。同時焦弱候爲刊之。傳本罕見。國朝嘉慶己卯津逮樓甘氏重刊。序云。山中興廢非昔。題識亦多晦。嚴子進金石記。廬載九種。咸豐兵燹。大地陸沈。梵宇琳宮。摧燒殆盡。然近年翁鐵梅宿山中十餘日。所得四十餘段。此志載未得者。止治平陳良肱王仲基。宣和錢伯奇韓晞方楷五段。志所未及者。約二十餘段。前賢不且畏後生哉。光緒丙申冬初江陰繆荃孫跋。

焦刻未見。甘刻頗多訛字。如二徐書有古人螺篆之法。按吾子行三十五舉云。篆法匾者最好。謂之螭匾。徐鼎臣云。非老手不能到。石鼓文字也。螺篆其螭匾之誤與。又云。螭吻已墜。按碑額上盤者爲螭。下負者爲最匾。不云螭吻。吻字。字書亦無。又云。張陵蘇稅後。又作江陵蘇松。今拓本作溫陵蘇稅。二段張江稅松。皆誤王雱題名。今拓本作王旁。並非王元澤。均訂於此。荃孫再跋。

序一

余性樂求友。以爲氣類之廣。可以推暨無窮也。里中文行交修者。初識許鶴儔。蔣幼瞻。羅雨田。皆不幸窮約而蚤死。稍後有程竹吾。田撰異。志意卓絕。遭家多故。盛年夙殞。爲之失氣。晚得三人曰楊劭農。吳麟伯。程一夔。皆負時譽。而劭農名最高。縱跡最密。頗極追逐之雅。梁君節庵主講鍾山。尤激賞之。名益大起。明年丁酉遂舉江南鄉試第一赴禮部不利。所遇困悴。愈淬厲於學。苦思力索。窮日夜不忘。而文乃大昌。遣詞命意。浩乎不竭。知好畏服。期以騰達。劭農益陰用自負。比年麟伯作吏豫章。一夔生事差裕。獨劭農至謀衣食不可得。余從桂丘備於徐州。薦之爲蕭縣山長。相見頻數。念及身世深語往往隕涕。臘盡就余度歲。爲詩思親。悽咽至不忍讀。前年梁君書來。約之赴鄂。去年秋余返里。殷勤物色。求如諸君之比者。杳不可見。會劭農歸省老母。言其脩餼轉減於徐。意鬱鬱不自得。辭色慘沮。旋復別去。遂歿於鄂之旅次。殯殮蕭然。惟梁君恤其喪。誠足痛也。劭農之弟緝庵孝廉。哀其遺詩文督余爲序。余不獲辭。嗟乎。綜其生平。氣壯志銳。思有所發揮以自表異。而齟齬艱阻。或遭指目。至乃恣意聲色。酣嬉跌蕩。若不顧惜。而其中掩抑摧傷。橫一世而無誰與語。雖余之深荷知愛。有未能測其所懷者。豈以是內損其天。而夭閼年命也耶。悲夫。斯人不再。來者難期。氣類之感。豈焉頓盡。徒使余徬徨四顧。自傷索處而已。光緒三十二年春正月同里學弟鄧嘉緝序

序二

自吾志學之後。得友二人。而吾日益。楊子少農以文學餉吾。吾得取資焉。其弟菴緝以文學討論于吾。吾得觀摩焉。今二子云沒。吾亦老荒。其不能復役志於文字矣。少農嗣子定宇。緝菴之子也。將梓其先人遺文。乃以書來徵叙。豈以吾尙能文耶。吾知定宇其非文之謂。其謂少農吾所兄事。緝菴兄事吾。與吾弟子楨。平生氣誼之親。講習共之數十年。二子之文與其人。惟吾知之尤深。惟吾叙之爲宜也。吾雖

已謝絕文字。亦何能不應其求。叙之以俾覽者。由吾之文而得二子之爲人耶。少農爲人高明而豪邁者也。於人無所與拒。而于吾獨親。吾得之爲學問之益友。其學蓋每受益上矣。初攻舉業。同時學者。末能或之先也。及壯悔之。曰吾何誤役其心力。不以用之古文詞。因取望溪方氏震川歸氏之文學之不足。則取唐宋各家之文學之。猶以爲未足。又進而於周秦諸子。窮極其奧。發爲文閎而肆。粹然以精。當時負文章盛名。如吳摯甫先生吾鄉鄧熙之顧石公兩先生者。皆賞之。而節齋梁先生賞之尤至。謂已登古人之堂。後來深造。不可量也。孰意少農忽焉沒耶。少農生平詩文。多不存稿。沒後緝菴輯而錄之。得爲谿齋文二卷。詩一卷。嘗以示吾。且曰子宜爲叙。吾諾之。未及踐。文亦未及梓。緝菴又沒矣。緝菴爲人孝友而純篤者也。事少農唯謹。少農之所厚亦厚之。少農厚吾。緝菴因吾而厚於子楨。故於吾兄弟尤親。吾得之爲學問之良友。其幼年以貧廢學去。學賈數日。心弗善其所爲。去之。歸而發憤讀書。從少農爲文字。蚤夜刻厲。學業以進。文日有名。當時稱所文者屈一指焉。生平尤精輿地歷史之學。顧不以自矜。恆語人曰。吾幸得少有知識。皆吾兄之教誨所成也。嗟乎。德性本也。文藝末也。緝菴言必稱兄。弟也。事親年五十。猶有孺子容。親在不違朝夕。孝也。孝弟之人。吾之良友。而竟沒乎。然而有定宇竟成厥志。校其所爲睇驥齋文詩共一卷。與少農文詩合梓以傳。則二子爲不沒矣。吾旣傷二子。又爲二子喜也。乃叙而歸之。

中華民國九年歲次庚申如弟黃宗澤拜敘

爲谿齋詩集卷上

江甯楊炎昌鍾武

弟熙昌編次

五言古

秋懷詩效昌黎體

秋風響虛室。庭樹慘不鮮。瞥見雙病蝶。翅僵隨風旋。前日單衿衣。今日已著綿。萬彙皆改色。盈虛任自然。火馳悲濁世。真人天獨全。伎者遭薄俗。大鑿徒縈牽。大道靜中悟。私懷當棄捐。澄心觀氣化。盛壯難牢堅。

菊花秋日放。美色若黃金。欲邀同心賞。空谷少足音。人生貴適意。薄酒聊自斟。桃李非不艷。苦恨霜雪侵。榮悴各有時。無爲歎陸沈。

飢寒吾已慣。積學愧不早。眊勉儒先言。庶幾聞要道。幸資秋夜長。舊業易尋討。趨途貴勤勤。植身敢草草。在昔有先民。獨立偉所抱。世運況多艱。豈必臚下老。丈夫有遠志。榮名尙非室。

秋色肅太空。秋月顯人影。蟋蟀入牀下。孤蛩啼夜永。徘徊不成寐。此心光耿耿。念彼從征人。荷戈衣甲冷。安得邊境平。永息烽燧警。寧惟三歎息。冲然心獨病。秋蟬漸寂寞。秋蠅徒營營。

天地自廣大。嗟爾瞬息生。炎熱豈能久。趨者日鬥爭。古有得道士。脫屣利與名。處約已自適。坐忘神愈清。方寸絕機械。周道何坦平。

性質如白絲。汙染悲習俗。順理成文章。漸之在芳躅。秋風動殺氣。理亂貴先燭。惟古英雄人。終日自迫督。不先治一道。道義安所屬。

幽蘭半枯死。其半葉猶鮮。絲絲秋雨灑。油油生意延。晨起振我衣。人事事丹鉛。醜面進食飲。叩者卽我前。屢叩不一應。曾不知其然。因思著書人。精神在簡編。閱世縱千載。如恍覲面言。義理相感召。

匪我用志專。備人各應爾。抗心希昔賢。

遠遊篇

驅車出門去。欲語不得留。爲客從此始。一心懷百憂。長揖謝親愛。滔滔江水流。飛輪日夜走。岸馳無轉瞬。而日已千里。黃浦停我舟。登岸向公學。孤鳥深林投。日夕一燈至。吾形與景謀。悲風響林薄。曉夜無時休。自憐蒲柳質。恐先萬物秋。中來意忽鑿。急雨生浮漚。肌肉日以減。衣物嬾不收。暖姝慕羶蟻。飄蕩隨波鷗。靡家非王事。俯仰殊包羞。爲學數十載。生計常不周。奔走問衣食。樹穫亦不讎。悽悽去骨肉。泛泛隨朋儔。日暮荒村步。遠窮林藪幽。寒風增寥慄。小鳥鳴啾啾。悵然卽我房。誰能無怨尤。壯心鬱不遂。作歌賦遠遊。

述德詩

永叔瀧岡阡表先君愛誦之。每置二子於旁。爲能義法。今先君歿五年矣。風木易悲。遭逢難必。謹述先德。以俟有道而交者之表章焉。是其孤之責也。

皇考秉靈德。誕生慶嘉時。幼依曾王妣。莞莞失母兒。曾妣性剛嚴。肅肅秋霜威。閨門如廟堂。子婦無嚙嚅。先祖齒最長。五弟皆肩隨。六人已授室。婉孌如孩提。先祖遠服賈。還鄉無近期。阿父年九期。先祖一來歸。父秉曾妣教。禮數動無違。在弱不好弄。銳志耽書詩。貿遷承世業。倦焉屬獻歆。暖日從所好。一卷恆自持。時或讀至夜。燈影防人窺。如受聖賢命。言行不敢歧。孔孟闡心性。靈珠久探驪。程朱論氣質。昭晰尤無疑。厥後詔小子。常指心爲師。先祖將卽世。哭求彝訓垂。祖曰我無憂。冰淵一世危。盛衰迭乘除。死喪兼亂離。吾家旣中落。王道復陵夷。東南半寇盜。卽戎聽鼓鼙。羽書紛旁午。下筆走蛟螭。挈室宅地溪。譌言日日滋。先妣恐賊至。決與阿父辭。從容偕阿姊。死視甘如飴。阿父餘一身。常爲嗣續悲。求女得阿母。淑德世所知。入門相夫子。內事靡不治。庚申吾以降。湘軍方四馳。逐

亂走他方。每受賢豪知。揮金交俊乂。未嘗愛惜貲。亂定歸鄉里。室廬成劫灰。又遭輕薄俗。往往苦寒飢。痛疾令之道。過庭每言之。誓令吾曹讀。富貴非所思。謂獲聖賢心。庶承清白遺。所恨及阿弟。守道愧前徽。愼愼明發懷。星星鬢毛衰。執筆述先德。永爲門內規。

懷吳大

別君來歇浦。相望長嗟咨。鉞石氣相感。形隔理不移。多聞恣予取。肆志鮮我訾。一堂共昏曉。六月徂暑時。恤恤向平糶。亦復雜靳譏。赤日樹高幟。或能蓋而馳。得意大譁笑。往往詫羣兒。好尚頗奇怪。未下許士知。苦無食肉相。兩人數皆奇。生平何所好。飽死哆其頤。大鵬不海運。烏鳶竊竊嗤。咄哉擾窗鼠。反嚇吾曹爲。遭逢自蹇澀。筋骨能撐持。混混塵中上。獨雄俯衆雌。別後數通問。也如賭鬚眉。閒居倉山側。薪米如何支。又聞特湯藥。足不出房帷。子心實慄慄。觸我鄉國思。登岸望江潯。涼風敵我肌。三飯各努力。歲莫吾還期。

秋懷兼呈鄧先生十三

璀璨柳樹葉。濯濯蓬茅英。策策西風響。飄飄辭所生。萬物共一氣。縮、大化有贏。人於此焉寄。盛衰愈分明。抑心學齊物。毋乃非人情。千形不歧兒。萬喙不別聲。所扶異癡黠。所席成虧盈。適屨而削足。那能中度程。羈愁春繭裏。孤淚秋露并。中壽已逾半。百爲無一成。楊花偶墮水。紫蘋茁其莖。飢凍橫要脅。心常懷穫耕。旅食忽兩月。紙墨徒縱橫。犖犖鄧夫子。不容徐州城。萬卷挂腸腹。怕以詩人名。衰老弄文墨。華顛對矩檠。讀書竟何用。會斷儒冠纓。糞壤充惟悵。椒蘭絕萌芽。天於世賢否。似不能經營。歌以諗明哲。吾說甯非平。

勵志

樹栗不穫豆。種李不得梅。賢愚視所學。各自爲胚胎。大儒繫一世。休休若無才。天閑趾驥出。安走及

電雷。小儒爲一身。不與萬物謀。姝姝自媚悅。又復多忌猜。終日圖與史。夫甯不學哉。緣飾其鄙證。譬鳥有鳩媒。落落聖人徒。集義爲根荄。幼學首辨志。應得相追陪。

贈鄧十三先生

先生好讀書。讀之四十年。謂如魚在水。豈有意於淵。無水魚不適。無書天不全。吾以終吾身。匪自誇才賢。世人略讀書。捷捷復便便。祕之爲談助。弄舌向人前。還珠買其櫝。此意甯非顛。

宅申感賦

烏雛鳴啞啞。慈烏來哺之。哺成生毛羽。飛飛辭故枝。未報慈母恩。匹偶相從隨。母兮亦何言。兒心甯不悲。

監游散

南洋公學有學童游散章余應於休沐三六日之午往參監者詩以紀之

荒園監游散。滿地落葉黃。冬日卓午暖。冷風頗足搪。監者持籌立。魁然衆狙王。童子人數十。各各喜欲狂。追逐步爭疾。搏拒力鬥強。齊足中步伐。連臂成堵牆。蹲地學夷俟。解帶同披猖。長繩互抽掣。短衣有潰洗。亭亭雜坐臥。棚破踉蹌。聚比魚在沼。散似蜂出房。距躍負羈里。落帽龍山傍。曳紫師僞遁。控地類搶枋。承尻利用背。袴下矜騰驤。擊球利用掌。轉丸勞丸蜣。狡捷如猿猱。嘈雜如蝸蟻。擗拏隔樹木。旋如磨駟忙。兔脫遭禽捕。喜如得賊贓。鬥負敢繼進。汗浹脈憤能。小却欲誤敵。兵燿復揚。或連六國衆。擯秦造其疆。或爲蠻與觸。旗鼓足相當。或據枯梧暝。伺怠互相攘。或奏破虜樂。流音落莽蒼。理屈或健訟。吐詞有角芒。膚受或來愬。其泣淚在眶。讀書枯坐久。斯須脫轡轡。淵然鼓聲作。鼓以節游反走殊倉皇。動靜交相養。相法理則章。吾曹監童子。惜哉鬢髮蒼。少壯曾幾時。白日去堂堂。

雜詩用盧謨贈崔溫詩韻

孟子談王道。去齊色不豫。楊朱取爲我。亡羊泣歧路。中人胸中奇。遭時必有樹。相期龍在天。尙恨豹隱霧。賤子愧昔賢。亦無世倘慕。天胡艱其身。燈燈俾無訴。文藻往愛翰。趨走乖世務。道殊李耳柔。學類高叟固。辭樹朝飛鳥。觸網攫鱗懼。方朔飢作朋。侏儒飽相遇。筆札構譴呵。皮葛動憂慮。求富信多術。何不學徒御。王綱復陵夷。豺虎患方庶。補天一施手。誅戮到民譽。壯懷請纓心。久絕出車賦。郊原路透遲。朝夕自來去。貧賤命自天。吾位貴守素。所嗟攬鏡照。兩鬢日非故。

上張季直師

在昔韓昌黎。三上宰相書。豈惟憂道術。窮餓累唏噓。詩篇說旱麓。相期楨幹儲。水火急求拯。甯復擇人呼。時宰褻充耳。皇皇出帝都。賤子視古人。蹇淺百不如。讀書三十載。識道頗粗粗。貧賤竟相類。亦爲飢所驅。濫竽卽公學。能薄祿有餘。食焉面目覩。庶幾求可居。西書秉筆述。誓時竭其餘。方柄而圓鑿。頓與初念殊。黽勉以從事。瞻圓三度逾。不才遭黜辱。譬彼豕負塗。今人喜覆蓋。古人重不欺。窮途失士節。念之聲淚俱。稱貸日以益。四才多歧途。不逢古之人。吾困何由蘇。

感遇

鬱鬱澗邊松。青青陵上麥。陵麥春陽浮。澗松寒泉迫。高下何足論。遭逢固難擇。志士多苦心。高人寡悅懌。被髮走八荒。恨身無六翮。世事如浮雲。百年猶旦暮。息心觀物化。聊用適吾適。

和弟一首

汝詩久未和。客中無暖爲。今晨和汝詩。未言心先悲。婉孌垂髫日。出入每相隨。我臥汝亦眠。汝飽我不飢。朝在二親側。形影躋難離。中間更憂患。汝亦躬親之。阿父行古道。頗遭今人欺。衣食於奔走。母子悽相依。姻戚不過問。父執更乖連。爾我但嬉戲。母淚暗中揮。音訊一留滯。著蔡動疇咨。吾曹一

患病。湯藥手親持。命蹇謀食難。阿父或來歸。更殫十指力。裨助薪米貲。一燈夜將半。冷風刺骨肌。爲此自鞭策。不敢同羣兒。求友得攻錯。何必常有師。汝年十有三。我歌采藻詩。常常并日食。汝迺學治絲。辛苦向親慙。有淚常在頤。兩載汝召還。刻苦仍下帷。十八亦入學。門庭生光輝。此後十餘載。饔飧粗可支。交馳聲利場。祿養終無期。暮景薄虞淵。阿父年力衰。時執兒手泣。其徵久兆茲。忽遽終天恨。吾年卅五時。甲午三月形聲一朝隔。千載不復回。追念罔極恩。心肝皆崩摧。所望貽令名。令名今如誰。所求善事母。母今白髮垂。又爲飢凍迫。終焉辭庭幃。數聞阿母疾。心憂難奮飛。爲客殊酸辛。未忍慈母知。詩成三歎息。日薄悲風吹。

宿霧

宿霧暖遠村。委地逾練白。時見村人行。霜多行有迹。七月紀耕桑。蟋蟀賦安適。農民亦勞止。且勝常爲客。客苦胡不歸。無田復無宅。

得鄧十三先生書感賦奉寄

衣冠入裸國。神禹猶逡巡。巡肌膚類冰雪。見怪文身民。夏虫方叫暑。胡爲語以冰。朝菌旦暮壽。甯知羨大椿。世俗尙和同。異者誰相親。嗟吁三代下。斲樸喪其純。儒冠取而溺。興漢同暴秦。詩書久不貴。爲士固當貧。辱承長者愛。忽俾雙眉伸。斗室北風虐。俄頃生陽春。在昔杜工部。微凍皮肉皴。廣廈千萬間。胸中殊嶙峋。願庇天下士。先生齊其仁。取書數展誦。佇立悽心神。

車行觀霞

天公餘好奇。意欲巧匠。造成五采霞。低掛虞淵上。竹樹與天齊。遮霞不肯放。忽然走平原。眼堆錦繡段。愛觀好顏色。須臾更變換。洪爐陶萬物。從知非一狀。可惜麥隴枯。農夫坐愁歎。放歌行

申旦不寐。憂無與語。夙慕屈子。乃刺其詞。作爲此詩。

縹馬閬風顛。容與赤水旁。飢餐若木英。渴飲瓊玉漿。重華朝夕選。宓妃相與翔。曾城越九重。方駕崑崙岡。下視但河華。高揖謝雲將。揆文命奎宿。奮武誅天狼。築室西海濱。辛楣桂作梁。白榆何歷歷。門外自成行。西方有美人。身騎青鳳凰。霓旌容裔裔。玉佩聲鏘鏘。千載一來遊。奏樂名歸昌。渝樂方假日。忽焉睨舊鄉。緡緡塵埃中。淡闇無容光。忍此與終古。流涕心皇皇。

曉霧

人在霧中行。曉日淡于月。近樹差可見。平原惟一白。迷方非病眼。緡緡此宙合。

讀史

興王半人事。得點乃收功。背關趨東都。李密不英雄。歸唐最狼狽。臣節豈能終。爲龍忽爲蛇。失算遭途窮。

冬青

鬱鬱冬青樹。經冬葉不凋。歲寒說三友。此樹常寂寥。人世有藏否。愛憎爲之招。樹木在眼前。故宜論柯條。冰霜亦罔畏。松柏勿相驕。

孤寄公學率爾有感

島夷毒中國。于今五十年。洞曉英法文。乃爲識時賢。峨峨公學堂。學人多且妍。中國文術好。重複學夷言。才俊一時集。獨我虱其間。夷言既不習。夷學更茫然。懸然一贅疣。伴食汗在顏。默默行半載。將買還家船。家食那能久。浪走非辭艱。蛟龍有本性。所望全吾天。

紀夢

始我夢見龍。黝然蟠太空。仰首觀其狀。隕石入我胸。乙酉仲夏繼我夢見龍。初如小蛇形。顏色霜雪白。剽

忽走窗櫺。斯須逸出戶。化龍西北行。電光射我身。號號驚雷霆。壬辰今我容法華。三次夢見之。衆人說龍見。我亦觀其奇。雲脚黑如墨。其下雨如絲。俄然雲高峙。龍出向天馳。兩眼頗獐惡。領下垂白鬚。戊戌仲冬。嗚乎龍之德。能幽復能章。巨細與高下。變化非一方。所以夏先后。象之於廟堂。後王德既薄。十有九日。乃與鳳俱藏。蛟鱷及長鯨。跋扈亂天常。今我何人斯。乞食淒且皇。往往遘妖夢。未知是何祥。天行莫如健。法之斯爲賢。飛潛順消息。我其取諸乾。

觀哈少夫所得日本唐僧尸迦如來經

哈君卓犖人。好遊又好古。秦漢千載器。快我一朝睹。唐賢有遺墨。舊歸日本僧。流傳到其國。世守拱璧珍。忽然入君手。視若雙角金。經書數千字。其法說如來。廣衍能脫門。上乘於此談。字跡類虞褚。遒勁雜奇放。寫之以硬黃。年久色黯淡。羨君藻鑑精。復多海外迹。遂令一卷經。依然入中國。中國海禁弛。失物如邱山。安得似君者。一一載之還。我欲問如來。毋乃比石頑。且與君論古。庶幾開笑顏。書哈少夫所藏畫石

磊磊復落落。皓皓復鑿鑿。筆端怪變發。化作滿眼石。或獐如奇獸。或瘦如古佛。夭矯或如龍。蒼葱或如玉。凸凹各異狀。變化出尺幅。大造爲洪爐。一物鑄一形。生氣爲之根。甯須典與型。此畫不雕琢。思與造物角。胸中邱壑奇。腕底雲根卓。勢古反玲瓏。色老更斑駁。他年如臥遊。相期繪五嶽。

將別公學繫之以詩

風雲愛奇傑。吾生實蹇淺。老爲童子師。

始筆述美文維代監一班生

兩眉不得展。起在鷄鳴前。昏昏色未辨。著衣上

車行。風快如刀剪。趨走到學堂。迫促無游衍。終朝監學徒。

自辰正至午初

相對抱一卷。學徒皆少年。每喜鬬

才辯。我頗養其鋒。巽言不謇謇。日午腸正飢。盤飧殊不惡。但求腹果然。草具何曾足。獨有數友朋。時來一繾綣。舍此卽無樂。寸心多眊勉。遭逢誰能知。人事有晦顯。途窮浩然歸。吾衷或非褊。

竹

真哉莫如竹。翼翼向天衢。藤蔓不敢附。冷煖安足渝。一林千萬竿。竿竿密復疏。落落固難合。氣類何曾孤。美利利天下。舍生在斯須。藩籬及一世。功成身不居。鳳皇千載隔。雍正朝頗有奏鳳鳥見者恐未然。竹實將焉需。用舍聽時命。高節凌太虛。

紀行示緝弟區呈楚材同年

皇天胡不仁。迫我去鄉里。靡靡卽吾道。汎汎無休止。舟行所經過。山村間城市。犯風絕巢湖。俗名焦湖漫漫

天與水。登岸入廬州。故人久居此。

顧壽人主講廬陽書院三年於茲矣

邀我主其家。又携識周子。

庶吉士周

兩日風雨多。

淹留論經史。晴霽復戒途。匆匆整行李。遠山高插天。百里已可指。曉行村澗中。

山田多蓄水之地。故廬巢沾溉鄰省。暮宿

千山裏。信宿達西鄉。

劉圍在大山下

主人頗歡喜。疲頓從茲辭。驚怖亦云已。

巢湖多盜風波。險惡在在可虞。古人樹功勛。往

往在強仕。吾年四十餘。落拓今尙爾。飢寒實寇予。四方勞轉徙。貧賤親愛離。憂來孰可弭。作歌以告

哀。緘之諗予美。

余之肥西鮑子楚材贈詩惜別旅居多暇輒依淵明答龐參軍詩體均以答鮑子

知心良不易。懷抱向誰宣。一見卽定交。與君故有緣。聚散如浮萍。今茲已六年。君才識道要。得意每

忘言。聖賢久不作。相遇在簡篇。宇宙多瘡痍。談之恆惕然。我今適肥西。君亦歸鄉園。情親形骸隔。

隕涕望江山。

捕魚鷹

勞勞捕魚鷹。收魚不自食。啣歸奉主人。貰錢供朝夕。形狀頗似鷺。利嘴黑羽毛。漁舟爲樊籠。終日涉波濤。吾問濱海民。鷗鳥與之狎。機心一以萌。羣鷗忽不集。此鳥足機械。喜怒善伺人。與魚何其仇。

與人何其親。一飯主人德。壯士必酬恩。沈沈宰相府。檻檻大夫車。安坐無一事。寇至或去諸。殷勤報其主。哀哉烏何愚。

歌贈兩世弟

師晚得兩男。蘭芽茁可喜。兄弟四五齡。長過人膝矣。長者名臥薪。背數廿四史。其次名采薪。大字書滿紙。出言不囁嚅。拜跨頗有禮。炯炯雙瞳明。隆隆額角起。共飯就主席。啖啜不樸鄙。聰明必鳳毛。仁厚信麟趾。見此英俊姿。喜極譽不已。我師顧我言。世亂已如此。西北足烽烟。民劫浩無止。人生實多艱。益念兩稚子。小子稱不然。氣運豈終否。師志遏不施。澤流天下士。潛龍未飛騰。家駒必千里。人懷仲謀美。得較羊舌侈。作歌俟二難。恢張作室美。

拆柳一首代

別離在今夕。悠悠我心憂。恩愛結中腸。涕淚紛然流。君如江上舟。妾如楊柳枝。舟行何日返。柳枝根不移。拆柳持贈君。願君早旋歸。

開封送弟南歸

與爾同北來。子獨先南歸。別離在明晨。私私徒依依。子歸省慈母。歡喜動庭幃。我歸仍爲客。心憂難奮飛。人生罹貧賤。骨肉相聚稀。富貴亦有命。自古疇能違。辛苦到夷門。角藝就春闈。苑枯判俄頃。得失爭幾希。拔茅同彙征。亦恐吾道非。庶幾慰母心。門內生光輝。

敬題彝象舫

合肥劉壯肅公樂彝象舫實以彝器故名癸卯春客河南公文基莊同年屬爲題之

昔我客肥西。

庚子年春去秋還

拜瞻彝舫樓。劉公百世人。此事亦千秋。公功滿天下。公志若未酬。志大俗所忌

。十載林泉遊。法夷寇南服。天子與公謀。起公撫台灣。一抒明堂憂。公至蹶法師。雞籠覆其酋。衆乃

收越南。乘勝殲寇讎。朝廷方厭兵。請和允敵求。公尋返初服。故里重淹留。頗懷陸沈懼。共濟須同舟。且爽神仙人。嗟公獨無儔。彝器惟求舊。摩娑涕泗流。生平報國志。渺渺隨沙鷗。大窟與龍穴。揖讓路之陬。回首望燕雲。萬里君門修。想見我公心。寤歎日悠悠。甲午邊患作。蛇豕吞神州。天子思用公。戰略倚公籌。重臣持和議。慮公扼其喉。公竟不復起。國恥如山邱。嗟嗟公一舉。成敗之所由。公往我獨存。睥睨五大洲。公孫富文翰。誦讀追曹劉。命我述公志。愴然悲金甌。天帝忽如醉。風雨生霸愁。

落第遣興

昌黎不得第。三上宰相書。宰相如不聞。狼狽走東都。皇皇求口實。自汴還入徐。後人好議論。攻擊無完膚。昌黎千載人。攻者何其愚。假令便餓死。溝壑一匹夫。水火自營救。卓然成大儒。抗疏言佛骨。投竄無嗟吁。正氣懾強藩。入穴捋虎鬚。豐采映百代。文章乃其餘。不先活一身。宇宙將安需。

放歌行二首

展轉不成寐。惻惻念故鄉。浮生日以短。憂思日以長。去年出郭門。雨雪何雱雱。今年在客舍。著我羅衣裳。浮雲去不歇。白日無輝光。人生天地間。四顧殊茫茫。時節忽復易。感此愁我腸。清晨攬明鏡。鬢髮亦已蒼。夢覺非一轍。茵溷誰能忘。欲傾盈樽酒。獨酌增旁皇。且復御飛龍。稅駕赤水陽。曠莽放心意。庶幾永無傷。

萬物爲芻狗。天地本不仁。靈台一以持。明鏡黯飛塵。瞑然據槁梧。堅白非吾真。飢膚儼冰雪。灼灼藐姑神。雲收挾飛電。日月扶車輪。八龍何蜿蜒。游戲升峴崙。葆此中央帝。庶幾古真人。

題蘇子瞻洗硯圖

我硯生我愁。公硯獲公喜。文采照千春。惟硯而已矣。公上皇帝書。血淚和筆泚。攻訐時政非。得硯力

更恣。氣震金蓮炬。花墮硯池水。民困卽未蘇。丹心亦不死。飄落江海陬。惟硯爲公使。頻頻滌盪之。昭質誰能滓。滄海今橫流。亂幾頗譎詭。姝姝好文人。徒益我躬恥。王者不復生。著書乖願始。中書老而禿。其壯頑以鄙。日日作耕傭。收穫固無幾。會取秦火焚。甯復效公洗。

孤雛歎

孤雛得腐鼠。味之同珍羞。盤踞荆棘叢。尊如公與侯。大鵬蔽天來。一過無淹留。孤雛見之嚇。戰慄不自由。用爪握腐鼠。腥穢滿其喉。莊子謁惠子。偶從祇園遊。覩此輒然笑。謂雛爾勿憂。彼收徒南溟。豈與爾族侔。梧桐爲茵席。竹實爲糧餼。息羽崑崙丘。食水滄海流。爾且虐爾鼠。爾鼠彼不眸。

古意

北風虛堂響。肅然君子心。殺氣凋萬物。孤陽戰羣陰。佳人隔雲霧。空谷少足音。我欲從之遊。江海阻且深。蒼蒼一呼吸。劃然分古今。借問成與虧。豈在昭文琴。青鐙照四壁。危坐整我襟。沈沈水不波。中有蛟龍愁。

雜詩二首

浮雲去不歇。冷風攪無時。年歲忽已暮。萬籟中含悲。樹上有好鳥。賦命頗亦微。終日飛且鳴。甯語託一枝。豈但所託小。飲啄復斯須。人生茵與溷。擾擾風花吹。一雨浮萬漚。雨過漚何之。憧憧生白髮。有負皇天慈。淮陰初乞食。拒楚王三齊。留侯一亡命。從漢爲帝師。勃雄南北軍。下獄猛氣低。廣疇射雕手。見呵亭中兒。譬彼木槿花。榮悴無常期。讀書聊自適。任運吾何爲。

蛟龍不在水。亦與凡物同。得志澤天下。豪傑亦何功。我今困白屋。久固君子窮。道喪夷狄橫。危亂安所終。紛紛說變法。我請揭其宗。不富國斯弱。無人邦則空。

和緝之師蕭縣道中

用原均

幽居意不愜。登眺窮雲煙。一城大如斗。巒嶂環以千。人眼有青白。好山常爲妍。強此看山留。形役志以遷。吾師哭眞宰。萬慮不敢牽。昨日彭城來。珠玉傾人前。宇定天光發。體遠神更全。閒雲一來往。豈與世士緣。南華發妙理。心養堪窮年。

夏日詠懷十七首

吾生固有涯。逝者亦如此。役役無成功。栖栖去鄉里。昔登戲馬台。今遊武昌市。武昌魚自佳。啖之未覺美。鬢髮懶不梳。書籍亂無紀。出門誰與偕。獨臥成數起。坎軻逾中年。孰云憂可已。

宦學兩不遂。窮餓吾應爾。倚閭愁我親。且復餒妻子。欲依庚桑楚。移家入畏壘。耕穫一頃田。困厄從此止。不用歲大穰。爲農吾亦喜。

南陽一草廬。天下在其中。星沉五丈原。遺恨方無窮。如何後世士。虛名日日崇。魯削亦已甚。何時銘汝功。功烈無可數。嗟哉氣何雄。

孤松蒼然秀。亭亭如車蓋。螻蟻蝕其心。灌木茂其外。吟風山谷響。蔽日林榦大。大廈需棟樑。匠石甯汝賴。

昔我聞師箴。爲學在知恥。國步纍卵危。爰從甲午始。古呼敵爲父。今用敵爲師。父師同一尊。悠悠我心悲。

禦夷無長策。斯言吾不信。不聞漢唐盛。互市生邊釁。玩敵禍已胎。和我國誰振。如何交廣寇。不整金川陣。費盡九州鉄。鑄錯何其迅。

微雲西南行。照影楚江湄。未及雨天下。氣壓衡霍低。鵬鳥戢其羽。恥隨雁雀飛。去以六月息。振翮翔天池。力能負青天。大風來何遲。

大江日夜流。天地日非故。北眺崑崙山。殺氣雜煙霧。徒聞蠻觸爭。不見楚蛙怒。哀哉貉一邱。玉苑永

不悟。

南方有一鳥。飛飛到東吳。定知非鳳凰。亦與凡禽殊。虎豹見之鬪。乃挾犬羊俱。此鳥啄犬羊。無異捕孤雛。今人談火攻。談之顏色沮。致命無強敵。人甯鳥不如。

可憐罌粟花。顏色好無比。胚胎成漿液。毒人入腠理。先朝痛民瘼。互市邊患起。今日國誠貧。征稅甯到此。如何任計臣。比古鹽鉄使。罌粟爾何幸。牽連載青史。

大火向西流。流金爍草木。安坐汗不乾。何況播百穀。嗟哉我農夫。辛苦望歲熟。禾穀未登場。吏胥已到屋。怒索租稅錢。無錢卽鞭扑。頗聞徵火耗。藉以賠他族。割盡窮民肉。不飽犬羊腹。歲幣無休時。誰能免溝瀆。

東陵瓜自佳。學種安能美。西施美非顰。醜者效不已。新法日紛紛。國恥今如此。臥龍曾造漢。商君實帝秦。幾見天下才。成事肯因人。

大禹疏九河。決而放之海。水由地中行。萬古功常在。毅然廢科舉。不謀容納區。譬如墜洪水。潰決而可虞。焚書愚黔首。科目籠羣才。當其下手時。作用眞雄猜。天下多英奇。甯使死蒿萊。

天屬兩三人。去日又苦多。一母復一弟。歲歲隔山河。鳥獸求其曹。人道當如何。衆生住與食。豈敢求甯息。恨無數頃田。誅茅翦榛棘。荊花徒照淚。萱草不能憂。頽然道已居。安用悲蜉蝣。

四海一呼嵩。羣知聖人壽。水榭荷花清。賓門仙樂奏。大臣篤邦交。夷蠻各在宥。翦綵爲行幄。盡洗乾坤陋。象胥申祝詞。膳宰羞籩豆。舉爵饒吹喧。筵花散錦繡。甯同角牴戲。誇示中國富。毋乃折衝才。尊俎消兵寇。

海上三神山。徐福逝安適。今人躡其踪。不覺屐齒拆。倭奴古裝服。乃我秦民式。文教破鴻濛。食我唐人德。守我孔孟道。下設陽明說。尊王攘夷狄。九死志彌烈。殺身不可辱。肝胆鑄以鉄。痛哉馬關盟。

此恥洗不滅。忍恥入楚宮。息媯計已拙。便當學豪逢。殺羿飲其血。或奮博浪椎。不中亦豪傑。如何吾國民。無恥亦無節。開口罵聖賢。降心從敵國。四維先不張。爲學終何益。

遊子出門去。慈母痛在顏。趨事迫程期。謀生良獨難。不敢怨離別。但道何時還。阿母髮如絲。兩子髮已斑。一子復行役。歲歲隔關山。人生長貧賤。何以爲親歡。

月夜登古黃鶴樓

今改爲警鐘樓

鶴去樓懸鐘。鐘鳴世誰警。且從明月裏。一覽江山影。江山固依然。英雄迹已屏。神蛟翻地軸。奇士念汝穎。明月下樓去。孤吟心懷懷。

七言古

落葉歌

秋風起兮多落葉。飄飄有似人離別。葉落明年還上枝。離人一別不相知。不相知兮切相憶。落葉滿階淚沾臆。

哀台灣

普天之下皆王土。嗚呼台灣長已矣。風捲海濤作血腥。數萬義民同日死。白日鬼來天爲愁。牙磨噬人聲啾啾。積骸委山樹盡赤。斷肢寒澗水不流。哭聲殷雲震海浦。生胡不辰逢單怒。內奉正朔二百年。衣冠一旦化爲虜。嗚呼衣冠一旦化爲虜。問蒼天兮天不語。相不忠兮將不武。投我赤子畀豺虎。毒害行將遍海宇。吁嗟亂賊猶樞府。

讀黨錮烈傳

男兒苦不能立名。立名又遭殺身禍。自是機警遜小人。君子安得謂無過。天生善類亦甚難。善類誅盡國必殘。清議歇絕內臣橫。反召外寇清朝端。吁嗟乎機事不密聖所戒。君子坐此恆致敗。黨禍蔓延無已時。

。于事無濟反有害。謀國如此詢可哀。母乃天運難強迴。諸賢雖死亦壽考。嗚呼小人安在哉。

擬古體三首

飄風發發蕪衆芳。日薄無色天無光。攘垢逢尤愁客腸。望鄉國。思綿綿。無斷絕。

母年邁兮多白髮。望子不歸長歎息。共我弟兮淚沾臆。淚沾臆。音書來。行路難。旋歸哉。世人輕薄重泉刀。府第沈沈意氣豪。讀書何用長焦勞。何焦勞。終不悔。遞君臣。反覆手。

申江行

古有美女采桑。秋胡名都篇。託體風騷。淵源自古。斯已尙矣。余旅居上海悲憂窮蹙。流連光景。蓋付闕如。然有女同車。招搖過市。南朝金粉。古或孫今。歌以紀之。靡俗斯見。命名不典。則自知爾。

申江俗奢無比倫。丹梯萃閣切浮雲。珠璣錦繡列肆陳。中有環貨來大秦。金碧耀眼不能名。富商賈胡及縉紳。金鞍白馬車鱗鱗。市廛之中多麗人。連袂接軫如魚鱗。鬥冶爭妖豔且新。衣裙狹窄稱腰身。錯采縷金飾瑤珍。髮光鑑人盤龍形。明珠抹額安翠鱗。領如螭螭圍采巾。桃花靨面朱染脣。眉橫濃黛遠山皺。流目送眉蕩心魂。嬌羞流宕宜笑顰。白日未沒燈火生。千枝萬枝如列星。難以電燈齊月明。大車小車擊轂行。雜遝曼衍堆波淪。彈絲擊鼓吹竽笙。哀音激楚飛清塵。衆人煦煦春臺登。或命瓊筵迭主賓。窮極水陸何紛綸。醉解羅襦笑語親。履交寫錯香氤氳。逐愛追歡夜至晨。氣噓黍谷陽春。揚州煙花自古聞。當時大抵太平民。於今壤地歸強鄰。俗情靡靡何其純。嗚呼吾意殊逡巡。

食片鴉煙歌

中國名亞洲。實居東半球。佞佛二千年。反爲佛所仇。印度旣出佛。又出罌粟花。英夷船載來。中國世界或煙埋。煙土即可餐。餐者大抵懷宴安。懷宴安。如鳩毒。毒中人。深入骨。吁嗟乎煙兮飢不可果腹。

。寒不可衣。食之那恤寒與飢。在昔道光時。林公實大賢。憤然導我民。舉火燒其船。英國賄政府。稱兵來跳踉。遂落林公職。別簡大臣居封疆。三戰三北頗得志。從此海口皆通商。商貨無窮極。以煙爲大宗。始而縉紳嗜。繼而愚民從。於今中國亦自種煙。焰昏昏。滿亞東。惜哉十室邑。煙室必居中。乞丐與婦人。且以煙爲命。吾欲竟此曲。此曲何人聽。問天天不聞。呼地地不應。

爲室人作別曲一首

天高兮何極。水深兮不測，雲徘徊兮在空。精誠恍兮若失。一解日暮兮風悲。一燈兮照幃。思夫君兮不歸。身煢煢兮依。二解何依兮太息。奮飛兮不得。川廣兮無梁。江滔滔兮無舟楫。三解。蟲鳴兮空階。衆芳歇兮秋草衰。夜漫漫兮何時旦。思夫君兮我心摧。四解

書感

杲杲日出照八荒。浮雲走空飄風狂。須臾大雨江海沸。坐令天下無輝光。泥淖附塗阻行迹。平地化作蛟虬宅。會見震雷散羣陰。嗚呼日光豈終隔。

老樹吟

天矯老樹蟠一龍。蒼然骨幹鐵所鎔。風雪雨露聽造化。不知人間有春冬。何年託報深山裏。匠石求材獨爾否。不中繩墨假人驚。自古英雄亦如此。

次韻鮑楚材見東

鮑子詩腸苦搜索。冷風吹面天雨雪。巡簷徙倚如遲客。隨得一語皆清絕。家儲久空寡芋栗。欲從伯夷乞薇蕨。壯志勢欲摩蒼穹。苦心未免嗟搖落。世事變幻如浮雲。昭文鼓琴偏成缺。何時填海誅蛟龍。恨不披雲出日月。天生豪傑無世無。窮途只有親杯酌。使鶴乘軒古所譏。今人乘軒那如鶴。大鵬海運天能薄。未得扶搖且就閣。哀怨重重寫入詩。故人已共冰霜嚼。

肥西鄧君舜卿以詩徵和卽次其韻

長鯨跋扈走東海。營室太微匿光來。坐看韓魏西入秦。風塵一劍雄心在。邂逅陰求湖海人。銀鐙綠酒意相親。班生介子不可得。西域賀蘭遠未賓。普天日出皆主士。羞說文章能結主。汾陽事業在君家。凌煙閣上儀型古。自笑鰕生本不才。暴鰓點額落蓬萊。瑤華折贈披衣讀。蘧廬照我金銀臺。

由黃口赴蕭口占二首

梁園回轡盡平地。直到龍城始見山。蒼然雄秀出天表。起伏白里如一環。帝子芒碭今陳迹。疑有高士隱其間。胸中落磊不平志。對此不覺開心顏。

目光視遠如墮霧。蔣山攝山何處是。客裏歸來不是家。行滕仍向龍城住。自笑生平似鰥魚。藏身果腹不離書。何如學得陶朱術。却載夷光泛五湖。

敬和師聖泉寺唐槐歌

隋政不綱天柱側。唐室太宗親手植。武功赫赫照千年。古史不受塵埃蝕。鄂公從來屬武周。後歸太宗受恩液。壯士常懷知己恩。奪稍威稜輕七尺。上馬殺賊趨龍城。龍山嵯峨倚天直。中有古槐俯寒泉。蔭橫百畝標高格。鄂公飲馬長槐間。馬逸樹倒山崩圯。想見此馬空凡材。斬將搃旗逾電掣。英雄事業今安存。半死孤槐尙留魄。空山僵臥閱千春。生意婆娑人共識。我思貞觀淚沾臆。宙合而今同竭澤。更割脂膏媚強敵。怕設長城傷地脈。舉世何人荐馬周。鳶肩火色常爲客。此樹曾經全盛時。當時草木皆春色。摩挲老樹不勝悲。長嘯山下晚山碧。

詠史三首

覆嬴蹶項韓仇亡。狙擊化作冥鴻翔。辟穀學仙非荒唐。下視功業同秕糠。范蠡置身商賈場。千金屢散矜所長。比之留侯殊激昂。局促蕭曹更可傷。陰符熟讀知行藏。立功何必皆侯王。

白登匈奴勢倨張。漢廷畏之如虎狼。文皇嗣統日重光。推轂命將俞馮唐。蠢茲醜虜仍跳梁。天子歲歲憂邊防。震電憑怒惟武皇。犂庭掃穴開封疆。獻俘太廟功煌煌。遂議封禪朝明堂。夷狄所憚兵革強。和親納幣誰能長。不逢武帝吞八荒。夜郎公然稱帝王。磨牙吮血臥榻旁。嗚呼兵氣何時揚。

太后好道帝好儒。轅固老儒后所迂。觥觥正議觸后怒。入牢刺豕汙詩書。公孫齊國牧豬奴。晚年突入承明廬。曲學阿世取相位。汲黯乃用口舌誅。漢家經師董江都。天人三策經之腴。命世奇才帝不用。盤踞朝列惟讒諛。陸湯小吏名法徒。緣飾儒術翔天衢。衛青去病因子夫。瑣瑣田竇迭乘除。積薪後來例居上。灌夫使酒何其愚。浮雲富貴只斯須。墜淵加膝無時無。葉公之好君莫吁。真龍可豢且須臾。

追和宿遷王惜庵先生次均言與卿廣文用原均

腥風吹滿天地間。仇恥在心羞在顏。大陸波捲入滄海。吞吐日月陵高山。長白山頭紛鐵騎。蚩尤枉矢蹶兵氣。楚國猶聞式怒蛙。將軍無敢張螳臂。龍山突兀幽人居。尙友前賢詩與書。英雄自灑憂時淚。令我悲生雜誦餘。當時已歎妖氛惡。禹貢輿圖不忍看。炎黃苗裔伊誰託。恤緯常懷報國情。苕華憔悴欲無生。年年膏血長鯨吸。越甲苦沈久不鳴。滄桑世界煩遙矚。鈞衡試問何人握。善睡驪龍失頷珠。弄兵蠻觸爭蝸角。全歐破碎屬強鄰。雜居羌胡未可親。腥羶滿目衣冠盡。剩有憂天染翰人。

于兩湖學堂公燕梁師

宮保廣學扶艱危。峨峨梁公左右之。朝命移公襄陽治。弟子各各懷嗟咨。弟子與公非有私。兩湖教澤天下知。昔年上舍今人師。齊向華堂捧玉卮。薰風送芳花弄姿。冠裳照映湖之湄。四豪養士譬一卮。蘇湖蘇門差等夷。文經武緯合而治。天地如傾羣力持。鍾山嵯峨講席移。小草夙受春風披。敬執瑤爵侍公飲。祝公政成歸莫遲。

爲谿齋詩集卷下

江甯楊炎昌鍾武

弟熙昌 編次

五言律

述懷

人生各有命。吾命竟何如。少壯浸更老。飢寒屢困予。寢門當隔絕。家室寡歡娛。展卷哦天問。無因達帝居。

村晚卽事

踏草入幽徑。時聞人語聲。環村秋澗曲。隔樹晚燈明。織布收棉剝。分畦種菜成。年豐足衣食。皞皞兩耕氓。

曉行

曉日荒荒白。寒林木葉凋。草枯霜染地。冰解水通潦。浴鴨浮空渡。鳴雞隔板橋。車行村路熟。未覺往來遙。

讀信陵君傳

公子不居趙。安釐位久移。市恩及強敵。死黨結如姬。得士亦君賜。何如任國危。名聞因有魏。此義幾人知。

新居

新居仍故里。筮易得乾初。世亂無高志。家貧少異書。園空久荒廢。春入擬芸鋤。日日憂薪米。眞宜學種蔬。

自江甯之合肥舟行晚泊

親愛難爲別。孤舟夜失眠。疏星明日際。短燭亂風前。歷歷荒村杪。喧喧賈客船。崎嶇從此始。倚枕一潛然。

雨夜宿巢湖濱

風勢千軍動。濤聲萬馬屯。怒湍欺小艇。夜雨失深村。罔兩窺行篋。孤危寄水原。昏昏燈影裏。醒眼半驚魂。

雨中逾巢湖

細雨微風裏。巢湖獨客游。舟輕隨浪遠。水闊接天浮。帆穩看漁艇。身閒羨白鷗。吾心殊愼懍。未暇起離憂。

過劉生俊臣留詩爲別

峭壁緣雲上。行蹤入翠微。君家山澗曲。門外綠陰肥。命酒華筵啓。高談玉屑霏。主人寬禮數。游衍欲忘歸。

過劉生少英口占

一路溪山裏。春深草木香。雲過峯失翠。日動麥浮光。羈旅逢招飲。停蹤卽舉觴。不辭連日醉。鄉思暫能忘。

懷梁師節庵

直節聞天下。吾師自古人。鍾山分道脈。一師師事陳蘭甫先生陳先生舊上元人有印章曰鍾山一江漢老閒身。文術新於齒。鬚髯赫若神。舊鈔詩卷在。杖履恨難親。

懷鮑楚材同年二首

生意悲衰白。君才獨盛年。贈詩行篋滿。脫口向人傳。薄俗文章貴。橫流道力堅。江南離別後。明月幾

回圓。

太息談兵事。曾思著一書。心傷戎狄橫。日對古人居。珠玉藏川嶽。妖氛待掃除。君如懲誤國。求志不宜疎。

懷舍弟緝庵

頭白憐予季。文章絕等倫。苦心能學我。至性本過人。講舍先生範。關門孺子身。遺書常惻惻。兩地總傷神。

漫興四首

強敵驕難制。邊防久不修。衣冠淪異族。蛇豕食神州。百代義黃裔。千秋廟社謀。天寬丕子責。庶息野人憂。

兵事安危繫。偏從豎子謀。一和無別策。萬里缺金甌。豺虎生新患。乾坤動杞憂。制人先發好。勝算待君籌。

宇宙多兵氣。中興宿將亡。廿年窮土木。幾道失巖疆。法弊生民困。兵單敵國強。宮廷宜輯睦。轉敗在明良。

回首思全盛。兵威甲萬方。君王皆聖武。廊廟有輝光。海外朝正朔。穹廬入版章。梯航重譯至。萬里尙開疆。

章酬合肥王謙齋見贈即次其韻

中興名將外。白髮詩人時。局悲秦鹿。微詞託魯麟。昌黎猶送鬼。梓慶果通神。才壯忘身老。孤標不可鄰。

懷姚君璧垣

刻意追徐鮑。如君復幾人。頻年江海別。屬愴索居神。兵氣纏畿輔。儒門合賤貧。文章千載事。甯恨缺逢辰。

懷顧五先生石公

文術宗方姚。頽波近百年。先生能復古。不肯附前賢。痛飲看無敵。新詩到處傳。冷官宜覓醉。幾罄杖頭錢。

懷鄧十三先生熙之

垂老常爲客。飢驅不自由。文章今巨擘。門閥舊通侯。白眼看通俗。高懷振滯幽。不才真散木。匠石也兼收。

書梁飲真端虛堂詩集

西風吹碧血。天氣愴情秋。浩蕩生民劫。艱難借箸籌。伊川辛有痛。漢室賈生憂。鴻雁飛鳴瘁。吾曹貴自謀。

世亂

世亂已如此。吾身安所歸。厄窮甘自昔。衣食竟何依。西北烽煙急。東南物力微。乾坤傾側際。生計日俱非。

江都署中夜雨二首

夜窗風雨惡。久客憶悽然。貧賤餘飄泊。親朋各地天。干戈紛滿眼。道義重斯。未遂躬耕願。猶勞世俗賢。

王綱久不振。大道日凌夷。宮槐秋風冷。沙蟲野哭悲。燕雲無淨土。寇虜尙全師。喪亂知何極。誰能怨別離。

秋日詠懷

烽火連滄海。兵符下桂林。孤城秋夜柝。明月旅人心。西藏悲沈陸。南荒缺黃金。繡衣須努力。憂患萬方深。

兩湖書防晚步

閒身著幽境。短步愛斜曛。鵲啄下危葉。雁飛穿亂雲。時艱殊未已。儒術喜方勤。陶鑄兼文武。甯憂一世紛。

七言律

贈金大

弈弈煦生若。秋天雕鶚不能馴。心憂國比陳東切。手著書如賈誼新。醇酒婦人兩行淚。江湖魏闕一閒身。客中偃蹇翻愁寂。歌哭無端幸爾鄰。

卽事

滿眼干戈兵未動。朝廷有旨召諸侯。滄江老龍姿餘怒。宮闕銅駝起百憂。秉軸王臣誰許國。稽天巨浸濕膠舟。盈盈魯女猶長嘯。巢幕空爲燕雀愁。

寒夜觀詩

梅花香裏夜觀詩。燈暗霜嚴冷浸肌。四壁寒光孤劍氣。百年短景惜駒馳。風雲未必憐遲暮。蘭蕙何心怨樹滋。矮屋歌聲出金石。中天還有月來窺。

旅夜書懷二首

綠遍天涯水滿隄。連朝風雨客肥西。荒村猛犬迎人吠。老樹飢鳥盡日啼。負手逍遙聞叱犢。觀書卓犖謝燃犀。圖南水擊三千里。未得扶搖一愴悽。

衣冠歷歷化腥羶。海角孤臣莫問天。前馬難忘勾踐辱。聞雞久著祖生鞭。珠城拓郡知何日。絳帳傳經又一年。在野休疑毛羽戢。孤檠四壁響龍淵。

劉君少谷拾遊六安途次口占

州城縹緲遠山巔。一路和風萬頃田。雲裏青松濃似墨。天邊列岫淡於煙。徒聞六蓼歸荆楚。誰起皋原問益堅。百代春光同過客。賞心報我主人賢。

漫與八首

金戈鐵馬氣縱橫。却少周家細柳營。嵩嶽極天能蔽日。羌胡滿地未休兵。媯皇不補金甌缺。太白偏從帝座明。剩有飄零琴劍在。昂藏人海一書生。

中原自古重同盟。突厥天驕逼渭城。豈有臥薪嘗胆日。依然灞上棘門兵。金縢歲歲窮兵力。胡吹喧喧漢將營。倚劍龍城瞻北極。山川搖落作秋聲。

烽火連天寇盜深。和我互市聖人心。窮民已困天氣稅。太府猶籌歲幣金。佇聽鼓鼙思將帥。可堪兵革日銷沈。朝廷搜粟防邊患。有限脂膏莫浸浸。

金銀室氣燭天閭。富媼長留不盡藏。天子憂貧等卜式。司農仰屋仗宏羊。不貪川嶽輸珍貢。却向窮檐索稻梁。(今又清賦矣)自古同州多敵國。漢唐覆轍在流亡。

華夷天限重防秋。誰割燕雲十六州。社稷未全歸石晉。契丹先已破金甌。滄江龍臥銷兵氣。籌犬狐鳴起百憂。浩蕩風塵間一劍。幾人砥柱此中流。

文成龍馬救錢荒。丹化洪爐橐籥忙。王面番銀能互市。中原帛幣竟分疆。蜀吳各擅天家利。桑孔難爲盜鑄防。無限漏卮求富國。作金可惜少王陽。

折敵機牙報聖明。當年何意壞長城。郭開讒閒能回主。李牧英雄已罷兵。市馬橫侵河朔地。求金一敗便

橋盟。回思頡利稱臣日。此局全輸最不平。

符水譌言亂漢京。翻思控馭作干城。萑宏自碧千年血。秦帝難銷六國兵。河北地從金虜削。蜀西山擁翠華行。魯連蹈海誠何益。雪恥同仇在戰爭。

次韻張畏三茂才留別兼柬蘇毅叔。

從此天涯感舊年。萋萋秋菊復誰妍。風萍浪梗皆牛後。雲樹離愁借雁傳。劍氣成龍間素壁。心光如月照江天。長公洗眼金焦頂。(時毅叔客丹徒)爲道春歸讓客先。

五言絕句

雜述二首

開簾望白雲。吾家不可卽。中年爲客多。骨肉長相憶。房空鐙欲燼。院冷秋蟲鳴。庭樹蕭蕭響。臥聽疑雨聲。暮歸

村晚行人稀。車疾路愁迴。遠樹帶炊煙。微月送我影。雨中歸公學

雲樹齊天末。輕寒上客衣。秋心入寥泐。風雨一輪歸。

風雨二首

白日忽蔽匿。四海無輝光。暴風撼微室。獨坐心感傷。嫠婦不恤緯。動念憂王室。鳥巢覆飄風。完卵那能必。讀史三首

乞取上方劍。斬彼佞臣頭。忠誠貫白日。念之心悠悠。

五侯同日壽。寵幸世無比。終胎漢家禍。甯不穢青史。
有鳥翦其翼。四海難翱翔。世無狄梁公。誰全廬陵王。
曉行口占二首

清晨村樹濕。白露點征衣。滿目皆秋色。鄉心逐雁飛。
車行隨岸曲。村店兩三家。野水浮輕舸。綿田落晚花。
遲友歸晚二首

關河隔千里。會面安可期。遲子久不至。晚風襟上吹。
暮雲漸漸黑。村燈如列星。知有行人過。相看不分明。
曉望

細雨孤村暗。團團秋樹圍。炊煙向晨濕。常傍短牆飛。
老屋

老屋倚麓山。蒼松結比鄰。荷鋤垂白叟。疑是古遺民。

讀莊子

昨日花盛開。今日花零落。問花花不知。莫怨東風惡。
花開顏色好。花落成老醜。美惡無定形。愛憎亦何有。
楊花化作萍。不復戀楊枝。萬物各有適。造化終無爲。

將赴鄂留別學堂諸子

要爲天下士。勿令世俗賢。鳳凰一在笱。鷄鶩爭其先。
何以爲豪傑。心比玉壺清。勗哉二三子。義利須分明。

卮言撼大道。莫漫與之爭。日月爲心眼。燭火安能明。
大執飽我腹。義理生精神。持此歷夷險。鑄作千秋身。

七言絕句

重九晚歸二首

最難佳節無風雨。况是南朝勝蹟多。爲問良朋及予季。登山臨水樂如何。
獨從客裏過重陽。帶月歸來村路長。莫向寥天望鄉國。暮煙秋樹兩蒼蒼。

望月

三千弱水繞蓬萊。淪滴仙人久未回。王母月中開夜宴。霓裳歌裏是璇臺。

煦生歸武昌

祿養無時親幸在。忽聞親病淚難收。荆門此去三千里。一日舟行萬斛愁。

無題二首

騎龍控鳳月中遊。霧縠雲鬢七寶樓。醉聽霓裳羽衣曲。陸沈底事問神州。
白日飛昇天路通。更收鷄犬入雲中。不周山有蚩尤觸。可惜鈞天樂未終。

零陵題壁

海棠春雨來時路。今日楊花夾道飛。多少興亡付蠻觸。空餘啼鳥說知幾。

漫興七首

東海波臣去不回。十年磨劍志難灰。迂儒漫罵秦皇帝。破滅羣雄亦霸才。
銅柱分明界屢移。亡羊眞悔被牢遲。紫光閣上功名貴。誰把鬚眉付畫師。
無計能醒天帝醉。竟收鶉首付嬴秦。禾油麥秀陪京路。應有憂天灑淚人。

橫海收軍不枕戈。鯨魚拔浪撼山河。男兒枉自談文術。一代侯王馬上多。
葱葱佳氣護神京。小醜跳果屢用兵。一代凱歌成絕響。黎園鎮日譜新聲。
如此風光不忍看。百年貽誤挽回難。旌旗耀日戈如雪。只少丹心據馬鞍。
西臺自灑興亡淚。四海熙熙幾夢醒。且取叢蘭閒裏種。留傳人世散芳塵。

書汪允中詩集

九廟銅駝在荊棘。血人於口足豺狼。借問盛名滿天下。何如賣藥學韓康。

嵩言行矣留詩爲別遂廣其意四首

恆河沙裏一輕塵。蕉鹿迷離已種因。雨後澄潭觀泡影。靈臺何處著貪嗔。
下泉絕迹中原霸。一劍芒寒逼斗津。惆悵良辰不可待。斜陽芳草戀餘春。
縉縉宙合竟安之。杯酒天涯涕淚時。三宿空桑成懊惱。春蠶可有萬重絲。
龍山今又送君行。蔣阜連雲夢裏程。九曲青溪他日遇。簾波蠟淚管絃聲。

送袁南生大令四首

父老攀轅格於例。萬家生佛竟南歸。瓜明自有朝廷法。莫問民情論是非。
山瘴野老痛臨歧。折盡龍城楊柳枝。不用貞珉鐫德政。民心勒有去思碑。
草竊縱橫不計年。而今編戶竟安眠。桑麻被野牛羊臥。奪我神君各黯然。
經師人師滿天下。鰥生碌碌竟何爲。鴛鴦日日飽芻豆。更駕深慚伯樂知。

寰宇清晏土木斯作紀以截句

修門迢遞白雲飛。又見瑤臺接翠微。侍宴上清仙樂好。莫辭醉汗縷金衣。

五月三日却憶

龍舟飛渡青溪曲。鬢影衣香亂水濱。如此風光不歸去。榴花應笑寂寥人。

漫興

長白山頭多暮曛。娛賓歌管日紛紛。徙我漫進前賢說。中外由來久不分。

有感二首

豆剖瓜分事可哀。潢池辦賊更需才。將軍猶自憐歌妓。日日秦淮醉酒回。
滄海珠塵十丈飛。蓬萊鷄犬總忘機。莫收盛事談天寶。怕有宮人淚滿衣。

題畫

十載滄溟無一事。雲車風馬忽相逢。竭來天上爲霖雨。始信人間有蛭龍。

讀莊子

蕭蕭風雨冷書幃。黃葉無人滿地飛。秋水馬蹄間裏讀。心如南郭早忘機。

夷門送弟南歸二首

滄海橫流劇可哀。支撐天地正需才。東塗西抹成何事。慚愧夷門兩度來。
少小依依兩弟昆。客中聚首倍親情。匆匆幾日爲歡笑。又是天南地北人。

二月初旬。借毅叔。謁孫仲英畏三。遊聖泉寺。得詩數章，今毅叔之蘇。仲英旋浙。獨余與謁
孫畏三留耳。適熙之師自銅山來。又同侍遊聖泉寺。追感前塵。取曩作存之。

潛幽宅奧靜無聲。翻悔人間有盛名。滄海橫流同一濁。獨憐此水向人清。
蹇如人臥一唐槐。鄂國何年駐馬摧。閱盡興亡生意在。人間小劫幾成灰。

當年城郭已全非。
舊蕭縣城。在微湖旁。明末陷於水。移今治。剩有湖山接翠微。如此春光宜惠政。杏花開遍麥苗肥。

人從峭壁觀書洞。聖泉寺旁。有書聲洞。僧折松枝煮石泉。拱翠華堂何處是。短垣零落夕陽煙。

人生聚散風遭水。物外清游也自稀。眼底風花易凌亂。夕陽明滅送人歸。

聽蟬

莫向斜陽望遠天。江南小別易經年。綠陰庭院清如水。獨倚微風聽晚蟬。

寄弟二首

飄零千里竟何爲。握手同行未有期。綠髮華年容易過。弟昆忽忽鬢成絲。
羈人垂淚歌將母。居者傷懷賦望兄。四十年華如逝水。至今蕭索庾蘭成。

萬壽慶典

樂奏鈞天花滿城。百年無此好文明。學堂歌罷軍歌起。到處承平雅頌聲。
彈指樓臺七寶成。萬家燈火動龍旌。東南半壁無烽火。歌舞紛紛樂太平。

四言附

於巢湖訟風伯

古巢伯國。奄有茲湖。洞庭鄱陽。同爲巨區。江河之藏。神明之都。吞吐兩曜。嚙啞穹廬。羣山委蛇。拱衛四隅。周遭目覽。波卷濤舒。百里三之。殆其有餘。薦紳商旅。蠶子黻夫。帆張檣立。昏集晨趨。嗟余小子。惟口之餬。四方假館。不恆厥居。春來買棹。秋往登艫。東風尼行。刁調突譁。十日不濟。暴風濟見。莊見莊囚械不拘。慈母望子。曰門曰閭。有弟有妻。載嗟載吁。風則虐我。我迺何辜。惟爾有神。尙克相余。秋色之來。西風與俱。自東攪我。意云何乎。鱗冰夷。將命不渝。匡。罰風伯。其敢違諸。昔唐王勃雄于操觚。馬當八百。一夕而逾。惟余小子。才誠勃殊。亦祝神佑。掖之危途。神之福我。何困不蘇。

擬慈壽歌 爲張宮保作以貽各學生歌之者下同

恩洽九埏。澤彌八荒。慈聖之壽。薄海之歡。懿惟慈聖。任賢共政。中興休烈。古無與並。皇帝嗣位。聖化聿新。皇帝之明。慈聖之勤。慈聖之壽。與天無極。臣庶熙熙。允躋壽域。於萬斯年。天錫景福。

擬愛國歌

靡鐵不摧。金太祖曰遼以資鐵爲號。取其堅也。資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國號大金。何金不鎔。國以民鑄。乃天下雄。帝愛吾民。民愛吾國。上下一心。是曰公德。環球競爭。優劣完圯。吾愛吾國。孰予敢侮。吾民所秉。曰綱與常。忠貞不渝。貢之明堂。遐邇皇威。奠此家邦。

師範學堂歌

生三事一。古皆有師。師之不範。道術斯政。積幹儲楨。支撐宇宙。邪說披猖。厥惟心疚。速成師範。普及國民。學有本原。觥觥彝倫。體智德育。一身兼通。以鑄童幼。如金在鎔。天下之責。匹夫不辭。陶奧來學。治平之基。

爲谿齋詩補遺

題蟹七絕

秋水秋風壓稻梁。胸中無甲那能強。披堅執銳徒兒戲。空把膏腴讓客嘗。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不肖奉命權攝沛政。得識邦人李君海春。李君在閩。從政有年。爲人篤厚。有儒者氣象。刻正優遊鄉里。耕讀爲樂。足跡不輕入色市。誠所謂忠信芝蘭之選也。翌年。李君過訪。偶談地方掌故。始知其爲先鍾武公蕭縣書院中從游之一。今年因自治選政。召列議席。乃以暇抄示先君在蕭掌教時。爲君題扇之作。此誠不肖寤寐求之而不易得者。因謹編入遺稿。並略識鴻爪云。民國二十六年春四月朔，不肖國鎮謹誌於沛縣縣政府。

先君事略

先君鍾武公。諱炎昌。字少農。江甯人。少劬於學。爲文似史遷。所交遊皆當世賢達。桐城吳摯甫汝綸先生嘗來書稱之曰。以君之才，足以駕管並梅矣。管謂異之同。梅謂伯言曾亮。皆吾鄉人士所推爲祭酒者也。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舉鄉試第一。連赴禮部，不得志於有司。因益淬厲於學，文乃大進，爲儕輩所畏服。里人鄧熙之嘉緝先生深契之。荐爲蕭縣山長。會梁節庵鼎芬先生自鄂來書招之。遂往遊焉。在鄂主道府兩師範學堂講席。以三十一年乙巳。歿於武昌。時年四十六。遺有爲谿齋詩文集若干卷。尙未付刊云。公無出。以弟孝廉公之子國鎮爲嗣。孝廉公諱熙昌。字緝庵。幼習賈。未綦月。復改業儒。從長兄學爲文。卓然有聲庠序間。性純謹。事親以孝聞。事長兄亦克盡弟道。每逢親有不豫。則色然以憂。長跪問安。侍左右不少離。暇則效老萊之舞以娛之。終身不衰。鄉里之爲人父兄者。每舉以勉其子弟焉。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舉於鄉。以母老。無志仕進。乃從事教育。一以誘掖後進爲己任。平生樂道人善。於戚友之貧乏者。傾囊助之無德色。有古君子風。歷任元甯縣學堂堂長。暨南學堂堂長。民國法政大學教授。江蘇省立第一女師第四師範講席。卒於己未孟秋。年五十有五著有睇驥齋詩文集。藏於家。弟子三人。長國鎮。嗣爲兄後。次國鼎。國鐸。女一人。國蘭。（適朱）孫六人，斌、平、明、清、新、洵、孫女五人，瑩、（適葉）琴、珍、瓊、玲、不肖國鎮謹述。

劍青室隨筆序

歲在癸亥。予家居無事時。與王君東培過從甚懽，兩人所居。相距纔里許。東培時述其尊甫柳門先生嘉言往行。則謹誌之。一日。東培出先生遺詩。命爲序。予既粗有陳述。以導揚盛美於十一。越日。東培又出示先生劍青室隨筆一卷。俾再序其端。受讀再四。乃知先生少值粵寇之亂。流離轉徙。不獲以科目進身。屈就微官。以博祿養。非其志也。歷觀所記。如發藏金事。一塵不染。及婉詞對雷令。俾陳氏存歿均以保全。又同鄉戴禮調父子戚鄰王文卿病疫俱死。不畏傳染。始終調護之。且歸其棺於故鄉。此二事任舉其一。已足入獨行傳。而況其出自一人乎。其餘記錄格言。皆先生身體力行。生平得力之處。將以詔示後昆而勵末俗者。綜觀先生之言行。蓋德不稱其位。祿不贍其才。天於先生。將不報於其身。而報於其子孫歟。如吾友東培砥礪廉隅。斐然著述。能發先生之遺書。整齊而董理之。將以永其藏山傳世之業。是可慰先生於地下矣。嗣芬不敏。遭時俶擾。懼學術之日亡。幸得如先生其人而表章之。亦後生小子之責也夫。甲子春正月同里後學金嗣芬。

劍青室隨筆

王柳門著

余嘗自思生平。從未獲罪於天地鬼神。清夜思之。不能謹言。或有之。然污人名節。與一切生死有關者。亦從不輕易開口。且持戒凜凜焉。大都出口興戎。或有傳聞未確。掛之齒舌間。以逞一時議論。實所不免。揆之人情。均爲無益。今觀格言。當如何自省。鈔之座右以自戒。暗裏算人。算的是自家兒孫。空中造謗。造的是本身罪孽。言語之罪。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罪莫大於褻天。惡莫大於無恥。過莫大於多言。

一日之間。與善人遇。莫不曰幸事。與惡人遇。莫不曰不幸。抑知相遇本出無心。所以不期遇而遇者亦有故。日有善念。善氣迎之。日有惡念。惡氣襲之。此亦禍福自求之理。

精誠所至。鬼神爲通。族伯祖象臺府君。爲人敦實。遇事勇敢有爲。以恩貢就教職。銓授安徽巢縣教諭。年八十餘。手集家乘。先世墓葬生卒。有弗詳者。覃思苦索。祖宗竟於夢中告之。隨後考得。往往有驗。草譜初搦。遽歸道山。詒子立之府君。咸豐初。洪楊緒省城。立之府君。流離奔竄。譜挾懷中。未嘗一日離。或遇水火。輒呼祖宗默佑。竟歷浩劫。家乘未佚。今日吾輩子孫有譜可讀。有祖德可述。皆二府君之力也。

杭州某署廳事。有聯曰。有本事。不多事。多出事來無本事。無本事。要省事。省下事來有本事。語意平常。警動一切世人。豈止僅作官箴矣哉。

大凡施捨於人之事。盡吾心力焉而已。既來告助於我。其中自有誼不容辭者。一味推諉。所謂由不得已。倘爲無厭之求。吾已盡吾責任。不償其願。自顧磊落。可告無愧。豈能盡如人意。此之謂也。骨肉親族鄉里朋友之間。能互相愛卹。忠恕達道不遠。聖人之言。不吾欺已。家道之興。曰在婦德。夫者。扶也。婦者。助也。畀女扶助。而家治焉。苟婦無內助。私利刻薄。詬誶

勃谿。不可收拾矣。嗟乎。家道墮落。悔之已晚。甚有至死不能明白者。

曾於杭寓。見友人處。有橫幅畫如意。題曰。如意如意。人有人意。我有我意。如了人意。不知我意。如了我意。不如人意。都如意。又不如天意。天人如意。乃見百事如意。非銘非偈。曲寫世情。殊耐嚮味。

江西袁州宜春縣令胡湛。鞠一奇案。殊詫異。縣有石外鄉王莊。一婦人被術士暗姦。不必啓戶。自然潛形而入。後家中人用黑狗血破其法。就執送縣。并獲符書一冊。名夾青。曾習魯班法。專用是術極驗。訊明伏誅。符書送府存案。某少尹於同治癸亥春間。差次袁州。目擊是事也。

余以末秩。需次浙省。歷受知於上峯。光緒三年分甯波府給官事。其時任邱邊君寶泉知府事。平恕近人。有惠政。繼任者爲吾鄉宗君湘文。廉明察吏。僚屬咸服。獨余不爲懾。默居私念。我雖未秩。未必非大吏根基。與雞鶩爭食。非吾志也。至於才疏學淺。則吾自知之。以是得不遭白眼。然亦不加青睞也。嘗一日衙參。府中屬吏白事畢。太守忽向衆宣言曰。爾等職小官卑。朝廷不甚愛惜。當知自重。余不覺氣上。卽越分對曰。爲貧而仕。聖人不廢。某雖貧賤。亦知自重。未必因朝廷之不受。而遂自暴自棄。長官何爲以勉勵辭作辱詈。況且出身皆清白乎。位卑職小。是吾之過。太守轉怒爲改容謝曰。我之言重。願彼此共勉之。回思昔年府治僚屬。尙守官箴。豈若今日之上下交征耶。

先外舅劉葵衫先生。書畫金石。無不好。墨林今話。會載及之。又善琴。嘗於月夜弄曲。見庭院外有人影徘徊。問之不答。推琴起。跡視之。忽聞裂帛聲。幻一紅燈。飄然林木間。擊劍逐之。漸遠漸不可辨。先生不言鬼狐。此事亦自奇詫。

余以窮竄無依。隨子函先三兄。客食浙之黃巖。時葵翁先生在台州。洋紅單船。囊理文牘。知黃岩縣事者。卽吳縣孫歡伯先生。憲與葵翁最相契。余以庸樗傭書縣中。不知何以見賞於孫君。一日於稠人中。

語余曰子。知已有人相攸及之乎。余駭愕不知所對。孫君告以葵翁有女。將請我作伐。且曰。劉君相汝。非貧賤終身者。余益惶然。以之告三兄。於是一段因緣。由是遂定。嗟乎。清夜自思。有負故人多矣。

先姑母適南鄉曹邨周氏。性嚴。而持禮特謹。家素豐裕。諸中表皆經商於湖廣。咸豐四年。德卿先伯兄。自賊圍竄出。投姑氏。時鄉間雖亂未離。伯兄踵門。姑母命僕覘之。問曰。自圍城出。與母偕來乎。諸弟妹又奈何。兄瞠目不能答。蓋兄之先出城。將豫爲未出者計也。已而姑母出見曰。我與若係骨肉。值此大亂。理無不卹。但爾母與弟妹。均陷賊中。不挈與偕出。乃先自苟免。何以對爾母。我若留爾。又何以對爾母。揮淚與之米五斗。錢三千。伯兄不敢再言。拜辭而去。亂後。余隨三兄至浙江。周氏表親。久不通往來。今遂無知之者。

丁得之表兄。名自求。爲人謹敕。讀書極博。以歲貢生中式。光緒丙子經魁。患難相卹。道義相勉。余之獲益實深也。曾憶流離兵燹。一日。買糞船與難民。麇聚共度。雜踏蹂亂。逃命於須臾間。表兄默坐船頭。口中猶吟詠不絕。夜臥艙底。水浸衣被。透濕足股。猶曰。今夜天氣寒。衾薄如水。明日可覓人跡於板橋霜矣。同舟者笑其迂。卒無子。士論惜之。

余爲陳理堂世丈。發獲窖金於九兒巷老屋。因作揭窖記。藉以諷世。尙有餘事可資談助。當時余起便溺。忽知窖地。亟與世丈長子小鳳茂才商榷。俟夜深人靜後起取。屆時。余秉燭。小鳳手挾瓦礫。探臂入甕。上有殘紙。遺屬已半朽。字跡尙可辨。略謂我生平省儉所餘。不料驟遭浩劫。此後再見天日。恐非易事。况我志不從賊。理無苟活。決以身殉先埋此區區。使他日子孫。知乃祖若父。并非盜泉儻來者云云。下有紙裹所餽贈者。亦有贊敬束脩未開原封者。最下有金銀首飾。小鳳解衣。雜泥污拾取。躡步過庭登樓。往來凡四五次。兩人噤不發聲。小鳳之母夫人。暨其弟婦猶子輩。均已閉戶就寢。亦計不使知。

。惟隔屋猶有燈影讀書聲。則西隣沈登雲茂才也。當時未能盡悉。余告小鳳。以爲弗與他人知。但不宜老母與家中人皆弗與知。小鳳弗聽。是夕。整理擾攘無眠。又數日。余請歸。藉以息嫌疑。未幾。小鳳招我至其家。入室一拜。垂涕曰。今而後知君矣。蓋衡得窖中物符原數。不我欺也。於是急遽行李別我曰。此事家中人皆知之。吾弟婦日索金。我將藉是權子母。決不先分若母子也。行將去吳門。爾暫爲我理家政。兼代課徒。卽贈二十金。余誓辭弗受。小鳳去後。陳母及家中人。於余日有微辭。久之。姑婦勃谿。每次必有詈及余者。余至揮涕。無以自白。又久之。沈登雲號於衆曰。制府曾公。諭城中人民。凡有窖金。皆爲賊之所餘。苟有一室見者。十室當共之。其速分若干。不則鳴之官。亦悖入而悖出也。具詞訴保甲局。知州雷某。奉文來訊。余以嫌疑不能避。集四鄰詰問之。遂厲聲斥余曰。地方元氣未復。憲諭煌煌。爾何人。敢如此。余對曰。某與陳小鳳茂才爲朋友。渠之尊人理堂先生。名燮。道光丙午舉人。咸豐三年二月省城陷。孝廉投繯殉難。從死者若干人。倉卒藁葬遺骸于廚前隙地。今十餘年。某日。小鳳商之家中人。及知己友如某者。將欲起忠義骨蛻。重殮安葬。指點尋發。事或有之。非私獲窖金。致誤傳聞。雷令忽霽顏曰。然則陳孝廉。是我之同年。改葬忠骸。陳氏所有事。何物好事。而搖惑爲也。卽諭居鄰。母多瀆。雷又問孝廉子焉往。告以至蘇州訪親。行將歸矣。雷令安慰而去。余固未爲累。而前事轉得雪洗無痕跡。衆皆咨嗟懷喪而退。雷令。懷寧人。道光丙午副車。事平。余飛書告小鳳歸乃改殮先骸。計於雷。祭奠如禮。

考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江南鄉試題名錄。副榜中式第十九名爲雷翊清。年二十四歲。懷甯縣監生。後以知州分發江蘇。其時正辦城南保甲局。男孝燧附識

余爲陳氏發窖後。頗有傳余爲廉潔君子。戚里中人。每邀余入室探窖之所在。起居食宿。煩瑣俶擾。自後亦從無所見。回思余初歸里。孑然一身。形同乞丐。藉不遇小鳳。幾不堪設想。小鳳爲探窖。占之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視我爲至誠。又待我如骨肉。乃借一援手。此事或有鬼神。爲之呵護。然則天下事無倖獲者。

省城旣復。曾文正公卽於城北大石橋。建立官紳昭忠貞烈祠。奉旨春秋崇祀。余族男女大小諸人。罹是難者。近三十人。可謂慘矣。庚午以後。余已游浙。不能隨班致祭。光緒己亥。挈眷歸里。兒子孝燧。乃爲一拜先忠烈。事隔三十年。子孫輩曾不知先人殉難之苦。儼然如余。又未能有所顯揚。言念及之。乃不覺涕泗之交下也。

先嚴朝議公。咸豐三年殉難。入祀昭忠祠。府縣志列表。生平工書法。相傳每日必習顏家廟碑數十紙。亦喜作大字榜書。三兒子函。曾於亂後。在城北某宅。見一楹聯。遺跡下語已損一字。商之主人。思贈物易歸。主人不肯。迨再覓之。遂匿不與見。至今思之。倍深感念。

三先兄置屋於杭州延定巷。有書齋三楹。額曰雙桂軒。孫歡伯太守手書之。庭院幽寂。略有竹樹花草。三兄吟嘯其間。幾忘爲游宦。已余挈眷。依居一載。兒子孝燧。卽生於此屋之東廂。今猶子輩不能守業。往事亦何堪追述。

陳六笙制府。書法愈多寫愈精妙。孤山之麓。摹崖乾坤正氣四大字。相傳預用灰沙。以意筆畫之。字勢丈餘。端勁如作小楷。誠堪不朽。制府。廣西潯州貴縣人。名璠。咸豐辛酉拔貢。以軍功歷保叙職。至杭嘉湖道。歷開至四川總督。退歸居西湖。著有隨所遇齋詩文集。

邗上高耘生。畫極娟秀。贈余青牋畫泥金花果四幀。并題句。今已散佚。外舅劉葵翁許爲必傳之作。故至今亦頗有名譽。

甬上同僚。與余志趣可合。患難可同者。若無錫鄧秋泉少尹學洙。成都余小亭長史。邵武徐小勿大令幹。太倉汪竹欽少尹琛。吾鄉王辛原大令衡。周集夫先生在文。夏仲衡先生家銓。單功夫少尹立勳。李小

池直刺圭。皆稱莫逆。光緒任午七月朔日。余賃舍於萬家衛之夏宅突遭鄰火。單君余君。立時推衣解食。此種深誼。沒齒不能忘。

宗湘翁守甯波時。守吾江甯者。爲甯波鄞縣趙粹甫太常佑宸。某年府試童生。湘翁令哲嗣子戴孝廉舜年歸江甯。託先伯兄德卿爲稟保。正場取列案首。而趙公之子某。在甯波應府試。亦取第一。人言嘖嘖。以爲兩太守必有關節。此事余知之最悉。子戴學品兩純。爲餘杭褚伯約御史成博之高弟。府試冠軍。誠無足愧。趙公之子有才子之稱。且精算學。取列案首。亦屬無愧。不過宗趙二公。各爲其本郡太守。兩公子又同應府試。皆一時首選。一段佳話。湊合極奇。是乃所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耳。

光緒戊子歲十一月。余客楓涇榷舍。有人自松江來。携殘帖九冊求售。有懷素自叙淳化大觀各帖。或有項子京藏印。拓本極舊。付錢六百文。寄語兒子東培臨摹。趙子昂曰。古人得法帖數行。已可獲益。則此帖亦不必責備求全矣。

余生平最服膺何子貞太史書法。曾聞孫歡伯太守曰。太史初學二王。好作隸篆。行草喜臨爭座位。人多愛之。我於是執弟子禮。爲學法書。故歡翁書似太史。宗湘文李小池二先生。書皆學何。而有神雋。先三兄子函。則服從歡翁。嘗謂余當取法乎上。惜亂離失學。此事殆非易易。

山陰趙益甫。又字搗叔。以名孝廉仕江右知縣。與子函先兄有交契。余曾乞書楹聯扇頭。在台州時。爲僕人竊去。僅三四十年間。孝廉書畫金石之名大振。聞會稽李慈銘京卿。爲孝廉中表。揄揚風雅。有由來矣。

楓涇市鎮。界江浙兩省。地極繁庶。文人學士丈夫。詩酒書畫。風雅頗甚。若沈筱波。施亦秋。程浣芝。費二芳。王杏樓。沈憩南。朱似石。許侍庭。均工書。或善畫。余與諸君。亦有交契。此外秀穎之士尙多。相傳乾嘉時若謝金圃侍郎壩。蔡蘭圃修撰。以臺陳制府祁。皆鎮人。惜洪楊亂。後已蕭條十之八

九云。

光緒己丑春間。余至楓涇。稽權關稅。擇地於市鎮之南觀音庵。裕名茶亭。爲辦公之所。門臨河干。田畝周匝。綠樹扶疏。極村居之幽靜。加以權稅事簡。偃仰歌嘯。不知此間卽是桃源。前江右葉祖香司馬元芳。曾題一聯。懸權舍曰。楓陞恩濃。汪洋如海。涇川春暖。花藥當關。暗嵌楓涇洋藥海關六字。其後甲午年。余建屋三幢。去市較近。吏隱樂趣。殆逾十年也。

楓涇亦曰楓溪。曰清風涇。曰白牛塘。南屬浙之嘉善。北屬蘇之婁縣。市鎮居中。有界河橋。江浙兩省交界地也。歲在辛卯秋。市鎮居民傳染疫癘。一家一衢。一日夜之間。斃人無數。如是者將十餘日。始漸安。余時已挈眷居市西書堂張氏宅。凡飲食起居。事事檢點。得不致禍。同鄉戴禮調爲李小池直刺之戚。由浙海關遣來楓局司事。平日病瘡甚劇。其父某。與其姊丈王文卿。皆以禮調病。常往來市鎮間。未幾禮調歿。正值疫興。王文卿先染疫。嘔瀉一日夜卽逝。客途倉猝。余爲經紀其喪。甫三日。禮調父又病。半日間致死。余於是數日間。竟爲同鄉治三後事。至於秋後。又託鄉人搬運三柩歸籍。是役也。小池先生雖感深情誼。竟飭禮調之弟禮譚來楓致謝。然當時余於大疫劇烈之中。亦無所顧忌。諸事咄嗟立爲之。

余在亂離中。凡遇三次死。皆倖免。詳余大亂餘生錄。自入浙以來。所遇事機。亦三次失敗。輒輒乖違。或有天命。余傭書黃岩。羅夢威秦幹臣兩都督。隨左文襄平陝甘回亂。約余同行。余不果去。此其一。光緒中葉。薛京卿叔耘。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余承京卿青睞。擬約爲隨員偕出。又以家累不能去。此又其一。外舅劉葵衫先生。贈資屬晉階知縣。仍歸浙省補用。余以負債爲之。亦不願。此又其一。自此以後。因循一生。均無一日展眉。人生事機。蓋可忽乎哉。

余生平又三次遇火災。卒不被焚。雖無大關繫。亦云幸矣。同治之季。余寓杭州布政使署。房屋有同居

者。不戒於火。余救息。至爲焦頭爛額乃已。光緒壬午。挈眷居甯波夏姓屋。居停樓上失慎。其宅俱燬。余賃宅亦焚一半。計損失三百金。光緒己亥挈眷歸里。辛丑正月初七日。夜半。宅後張氏火起。計損失當在二百金以上。是時寓居小草鞋街姚氏宅內也。此事偶一思及。殊不堪自問。意者居心行事之間。或有諍理違天。因而譴尤之歟。

余在甬上聽鼓。豈得已哉。佐貳雜職。上官既不視爲足重。於是亦多不自重矣。爲所欲爲。禮義廉恥。或爲掃地。余乃不幸墮入此中。私衷時爲懷懔。溯余自遭亂以來。凡瀕於死屢矣。以故義利之間。不敢不審。同治之季。以微秩來浙需次。歷執杭城兩次保甲差。光緒元年乙亥。恩科文闈差。凡記功三次。以資論叙。當署各缺。余先期必求藩司書吏。預爲設辭推卻。甚至轉給辦公金。求達所願。二十年來。無不如此。余實有見佐雜諸缺。凡所應得。皆造孽居多。自問菲材。既不敢妄有舞弄。不如守拙薄。有所得全。從辛苦中來。轉無愧于清夜。坐是屢遭人非笑。天下事。只問良心。亦不計人言之指摘已。

先大夫晚年。始一署大嵩場鹽課大使。再署嘉興縣主簿。四明驛丞。甯波府經歷。三缺皆議裁撤。時已宣統三年秋間。甫治歸裝。而郡城已事變矣。男孝燿附識。

爲善而望報。不責之天。卽責之鬼神。天何言哉。鬼神亦不勝其應付也。況且先有希冀心。則所爲之善。或有未盡真確者。所謂有心之善。未必真善。爲惡。而曰不必其有報。是心術已昧。因而不畏天矣。究竟終無好結果。此中若有監視之者。所謂有心之惡。乃爲真惡。反其道。則無心爲善。斯爲真善也。無心之惡。尙有可恕也。不然。作僞心勞。而亦日拙。願與聰明智慧人參之。

桑春園觀察。晚年生子。重印衛生集。勸人戒殺。可謂好善。余自大亂逃生以來。屢瀕於死。深有味乎止殺之仁術。曩在甬上。每值中秋節。月湖龍舟競渡。余亦買舟。多購鱸魚泥鰱。藉游玩爲樂。卽以放生。自是卽有戒殺思想。惜乎未能勉力行之也。

丁未夏四月。余重至楓涇。任權洋藥時。眷已歸里。一主一僕。寂居樓頭。某日權舍前。突來盜匪幫船六七隻。逕上岸持械。向市鎮進劫。南棚城隍廟。駐有營兵。當即開鎗拒擊。儼臨大敵。匪亦不讓。惡戰一場。鎗烟彈雨。極危險地位時。權舍中人閉戶席地。不敢聞問。蓋適在門前作戰場也。逾一炊時。酣戰未終。余乃暗啓樓牕。潛視情狀。忽一彈落檐下。碎瓦如粉。去余頭面。僅五寸餘。亟閉牕蹲身下臥。繼又知彈來極多。乃以被掩牕櫺。有射中米屯內。煙燄四出。有擊人衣箱。即時焚燬。前後諸人。已俶擾不堪。至有啼哭者。已而聲寂。知匪已敗退。斃十餘人。是役也。余乃躬嬰患難中。變在頃刻。命在須臾。私衷默計。詎料日暮。而又途窮。可謂得天獨薄。追思汗下。心悸不能自己。

光緒十年。法蘭西之役。甯波防務最嚴。其時宗湘翁守郡。觀察薛叔耘。提督歐陽鑒非。時往來鎮海。招寶金雞兩山砲臺督戰。余執事西城保甲。公私各事。無不晝夜躬親之。所最難者。城中教堂。及教士寄寓。保護周密。猶恐多事。明年正月十五日。法將孤拔。自福建以大鉄甲船來攻鎮海口。一戰而挫其威。其後諒山訂和。甯波防務亦竣。宗公丁外艱去職。余等末秩。更卑卑無足論。讀薛叔憲致其兄撫屏副憲書。可以想見當日時事。

江御史春霖。有辭同臺贖金詩七律一章。廉正之氣。高潔之概。殊足砭晚近薄俗。詩曰。同僚款洽別應難。盛饒躬逢況長官。歸去已無三策獻。興來且盡一盃歡。也知在宋金爲贖。尙記遇曹璧返盤。閩海舟車今日便。還鄉莫作遠行看。

余讀書。每見有關於世道人心風俗禮教之要言。無不鈔錄。置之座前。以資觀省。三四十年以來。多有獲益之處。苦於不能彙存。茲檢近時所記如右。

士不窮。無以見節義。不奇竊。無以明操守。國初遺民沈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爲。於書無所不讀。而識其大者。萬貞父先生語。耕岩先生語。

患難後。病後。貧無立錫後。此三後者。文章之候也。廖柴舟先生語。

百年以來。功利之毒。淪入骨髓。已成膏肓。乃有書破萬卷。官躋一品。未識忠孝二字作何解者。致有今日。夫復何言。明錢孝直先生上福王疏語。

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洪儲和尚語。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泛。彌奢彌吝。顧亭林語。

巧召殺。伎召殺。吝召殺。同上。

善謊必假於真。善諛必假於諍。善貪必假於廉。善深必假於淺。魏善伯雜說。

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能常病者無猝死。能受挫者無終敗。同上。

不絕人。便是恕。不自恕。便自強。同上。

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明太祖語。

今人動稱廉恥。其實廉易而恥難。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事四姓十君何也。廉乃立身之一節。而恥實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閻百詩筭記。

天之亂。乃天之刑。所以芟夷暴惡而開太平耳。草木不經嚴冬。則生意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楊名時語。

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閻循觀語。天下之事。惟無所爲而爲者。乃可以不朽。梁傑語。

天與人福澤。有如鍾者。有如卮者。但知愛惜。則一卮之福。用之而不盡。若恣意狼藉。則盈鍾之福。

一覆立竭。王命岳家訓。

甲辰正月既望。倉巷月牙巷內王姓家火。焚死九人。有節婦甫獲旌表。同罹是劫。事與壬寅冬日評事街爆竹店之火相類。是日店主人介壽。廚下遺火。轟然一聲。舉室皆燼。死老弱七人。時有女客。姑婦二人來。婦不良於行。雇小車先至。入門寒喧未了。即遭難。而姑安步。迨至。已不可嚮邇。皆有天意。非偶然也。

又某日。下關太古洋行碼頭地陷。輪船適到。上午客正在匆忙之際。頓時遭劫。三百餘人。盡入江流。天之酷待歟。仰諸人皆預定同日遭難歟。

今日國事。竟不堪論。俄人逼我東三省。固甚厲害。但中國執政。亦甘受欺凌。平日與俄結納。如投膠漆。今上英明。曾諭榮祿。面授機宜。然一味敷衍。縱得英美日三國之分援。將來仍恐不利。西報之論。若各國與俄開戰。中國最不明事理。總之。國家二百餘年。全賴漢人互相維持。滿臣世祿世廕。多無才識。今又將大學士翁同龢擠出。借以洩憤。朝政日就敷衍。行看東三省與西藏。數十年後。必有改版圖者。誠非過慮也。

今日名存實亡之東三省。日本早有居心。目前一般朝臣。又議借外債兩千萬。名爲辦理善後。實則借以沾潤。考察泰西東各國政治。派五大川費。須支三百餘萬。實不知考察何事。吾迅若輩。即終年住在外國。亦未見得有何增長識見。況該大臣。即中國舊學。亦未必一一貫通。不過升官發財。上行下效。暴棄國家有用金錢。稍攫歸之私囊。賈太傅之痛哭。非得已耳。

今之識時務者。莫不曰先廢科舉。學校即漸次見效。此言不爲無見。但愚以爲科舉不必亟停。士子非由學校出身。不許應試。由童子試起。家學須與國學相表裏。可免府縣試。科舉可試學術。即本平日學堂所學之專門。久則士非空疏。學皆有用。而科舉特爲之甄錄才具。拔用而已。果有成效。科舉不廢而自

廢。學堂之效自見。今先廢去科舉。大小中各等學堂。一齊並行。徒撐門面。其弊較科舉爲重。將來再籌科舉中人之出路。屋滿又遭連夜雨。疊牀架屋。不更愼歟。

凡人做壽。有三種局面。自然稱觸無慚。其人由艱苦而創大事業。名利幸全。於是有撰文以表述者。有開東閣以譙賢者。此其一。或有子孫發達。家聲重振。碩望老成。爲人欽仰。未嘗非天倫之樂事。此亦可壽之一。否則貞孝節義。平日無可表揚。藉其誕降。而揚厲鋪張之。亦屬可壽之一。下次皆秋風打鼻。不慮旁觀齒冷矣。甚無謂也。戒之戒之。

大凡醫病。必須先辦寒虛實。自然有把握。虛實不能辨。寒熱遂以不究真僞。且更不問在何藏府。似是非而非。隔着痒處。雖搔何益。久則病上又生變化。初則患病。已乃病藥。險象迭呈。先見舌苔。成爲浮黑。比猶壞物壅積。涇蒸成蠹。熱之虛者。若誤投涼劑。未有能見效者。余嘗治此病。先之以和平解散。再用溫中。一面養陰。止其內蒸之虛熱。待漸漸化燥。其病自愈。一味涼藥。且誤事於不覺。最好自己不明醫理。并不悉病情。不如守不藥中醫之爲愈也。

鍼灸一道。詳考銅人圖。經絡穴竅。瞭如掌文。察病見證。用鍼用灸。立可見效。不獨輔方藥所不逮。并亦得捷徑之醫法。然非有把握者。不能鹵莽。此中有毫釐千里之差也。近者西人用電置穴竅。使電力傳到脈絡。譬如潮入溝洫。其病自失。但西醫亦多用鍼法。

年老之人。脾腎兩虧。元氣不充之故。加以勞力。喘汗隨之矣。尤易感受風寒。肺中積滯。於是咳嗽而寒熱交作。誤用疏散。蒸動肺氣。痰涎上泛。哮喘益促。形色頓變。在頃刻間。若於此時。二便不亂。脈雖沸逆。病尙未延及下焦。祇須立清肺氣。用生梨汁一盃。稍溫而進。奚藥是投耶。

癰疽發自藏府。陰陽虛實。於分別標本。亦有實據。如患處腫而且硬。根盤紅大。乃標之實據。治標或用藥消散。或拔毒生肌。皆可奏效。如患處並不紅腫。平硬白頭。且不甚痛。寒熱不斷。此乃本虧實據。

。非用溫補和血。亟將患處托出。濃血大見。然後無礙。大氏外科治標。而內科不得不標本兼治。小兒泄瀉壯熱。額門下陷。兩目上視。手足抽搐。脣紅苔白。渴不思飲。此係危象。慢驚收入於脾。其病先受急驚。或暑熱自肺肝。延及脾胃。故熱而洞泄。額陷則虛。目上視。手足抽搐。肝經之風已動。口燥脣紅。胃不消納。化濕蘊結。非渴也。此時急宜投以參桂杞朮。溫化扶元。萬不能以涼劑誤事。若小兒有此證。又不能不審慎明辨。驟用溫藥。亦近草率。如果得病一二日。即現種種形狀。則本體已虧。倘已服藥。或誤用驅風祛邪轉變如此。則病已醫壞。敗象見矣。賊去而城空。非溫劑固元不可。虛實是非。不可不慎。

右論醫數則。悉本平時之經驗。又嘗與上海老閩中國醫學會諸人書札。往來研精覃索。皆欽遲有素。錄存以稗來學也。男孝燦附識

前兩江總督何桂清。係原任浙江巡撫殉節王壯敏有齡家之伴讀徒也。壯敏讀書家塾。何每左右之。師知之。俾之貴州占籍。一試入泮。不十年。已通籍。壯敏僅青一衿。家日以落。何揮金報德焉。爲壯敏納粟得鹽尹。官粵東。三十年間。壯敏荐升浙江巡撫。何亦總督江南。咸豐十年庚申二月。江南大營潰。何棄城走。嚴旨於山東地方正法。而壯敏於杭州城陷。朝服坐公堂。罵敵不屈殉難。敵殮其尸。題柩曰。原任浙江巡撫忠臣王有齡之柩。護送至上海。廷旨旌卹。予諡賜廕。立祠吳山。之二人者。相去遠矣。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要自有別耳。

錢江。字東平。浙長興人。少時曾入都上書。請遷政府。廢八股考試。朝旨厲責。充出烏理鴉蘇爲奴。遇赦歸。又值洪秀全發難。錢又上書。勸勿奉西教。洪不聽。又入曾文正幕。兀傲無禮。往投雷以誠。時駐步揚州。所謂江北營是也。籌餉無計。東平冷笑曰。爾等狗才。伎窮矣。平日尸位耳。因授釐金捐商貨二十之一。試行之。不病民卽裕餉。雷善其計。然未嘗不恨刺骨。一日大醉。又辱雷。雷卽顧部

下。叱命授首。文正歎曰。是豈盆成括耶。爲卹其家而葬之。詎料東平一策。行之數十年。遂成蠹民病商之苛征。則又變本而加厲也。當局者日事裁釐。而交征如故。其亦不可以已夫。

中外締約。俄國最早。順治間已交往。康熙二十八年訂約。其時甚服我威力。道光二十二年。英國締約。二十七年。瑞典那威立約通商。咸豐八年。美國法國始訂約。十一年。德國訂約。丹麥荷蘭。同治二年締約。三年西班牙。八年奧國。日本自唐時受封。明初尙頒正朔。與高麗琉球等。同治十年。乃始與締約。

朝鮮受日本之欺。自古已然。明代出兵援之。日本敗歸。自此含恨。屢寇中國海疆。朝鮮因是造感恩門。以志上國功德。光緒甲午而後。感恩門閉。示上國之失援也。迨朝鮮之社既屋。日本卽毀門。并不留餘迹。年遠代湮。恐史不詳載。遂湮一段掌故也。

今所傳燒餅歌。爲明鉄冠道人張中撰。太祖遊鷄鳴寺。見刹宇高敞。欲更置大內宮殿。道人命僧衆迎叩。上問何以知之。告有鉄冠子預言。一日。上方食餅。卽以餅賜道人。就問休咎。於是未來事。一一寓意言之。或又謂之蒸餅歌。或謂是劉誠意作。未知孰是。今之傳本。皆紊亂不可究竟。且鈔字譌誤不一。又非真本矣。

鄞縣胡太史鑑。爲左文襄鄉舉座主。文襄以監生中式。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舉人。其兄宗植解元。兄弟同榜。皆太史特鑑衡也。爲文氣充足。議論不凡。決成大器。正主試爲涇陽徐法績給諫。置卷不能中式。太史力爭之。乃登榜。文襄以閩浙總制。到甬上閱兵。因謁太史家。展遺像。設樂至祭。存問家屬。一時郡中。傳爲佳話。

吾鄉黃慎之殿撰。一字瓢生。道光壬寅年正月初五日寅時生。干支爲四壬寅。甚奇。決爲發跡最早。其父汝玉。邑諸生。咸豐三年二月。率家中人三十八口。闔門自焚殉難。時洪楊甫陷省城。慎老年十二。

由僕輩自火中救出。得未及難。光緒庚辰。大魁天下。辛巳壬午間。來甬上小住。同鄉稍盡地主誼。余爲細評行運。竟不甚亨達。浮沈歲月。拳匪時。幾遭不測。國變後。三年。歿上海旅次。

庚子五月。殿撰奉命主試廣西。未起程。拳匪禍作。又遭匪辱。陷刑部獄。論死。幸免遁歸云。

陸申甫中丞鍾琦。死於山西巡撫任內。蓋革命時殉烈也。其子靜山太史。赴日本留學。憤時局日非。蹈海先殉。有絕筆詩二首。一曰。夢中來了夢中還。誤落塵寰陸靜山。從此瘋魔瘋入海。不留遺蛻在人間。二曰。脫屣妻孥未是愁。傳家忠孝有人擔。死看東海西來舶。化作鯨濤漫虎耽。相傳太史。因患痰癰。以是赴海死。

鄧世昌。字正卿。由船政學堂出身。甲午中日之役。以海軍攻日師巨艦。歿於王事者。聞日人范銅象於戰地。藉資仰瞻。鄧公曩曾相晤於四明提督署。沈毅有謀。智勇兼全李文忠力保授艦長職。

互市以來。日本國人。在我國弋利。最占便宜。不知何時多入內地。開設商肆。幾於無物不有。而賣藥生涯。尤美名惡諱。所謂清快丸。中將湯。清要丸等。觸目通衢。殊可發噱。

名器之濫。至今日而已極。齒牙之醫。出身進士。輿從走率。皆備職員。屠沽有喪。殯禮盈巷。倡優置宅。皆稱公館。沿門求乞。云是相國子孫。庇屋賣淫。的是御前侍右。火爸有偽造之功牌。學究可考職而援官。一個月有速成教習。五品銜爲尋常冠戴。科舉已罷。部中乃無日不考文。捐納已除。紳士乃無人無移獎。淆亂政俗。顛倒是非。合古今中外。恐無此際遇也。

光緒庚子正科。改作恩科。因義和拳匪之亂停止。至辛丑正科。亦有未及試者。粵西於辛丑補行庚子恩科。而他省於壬寅年乃並補庚子辛丑恩正併科。明年又以孝欽后七十萬壽。改癸卯正科爲恩科。甲辰會試而後。科舉遂罷。粵東西省辛丑補試題。猶用四書文。其時正承戊戌改變後詔。復舊制也。壬寅而後。又廢八股。改試論策經義。甲辰而後。舉貢又試取貢禮部。又試優拔二次。各府州縣。試取生負。授

巡檢典史。紛紛辦考。竟無虛日。京朝內外。幾於無人不官。在朝廷厚意。未始不爲舊學疏通。但龐雜過分。亦成天下病腫已。

辛亥四月。余寓杭州。聞人言清波城門夜吼。聲如牛。一時謠言。不祥甚多。而當道搜索革命黨。幾於日夜不少休。五月去甬。料理各事。擬卽歸帆。而又攝府曹三印。竟不能脫累。衙齋如水。借爲消暑。秋後而武昌事起。國事已變。余等不能作幕上燕矣。一日。晤郡紳陸已雲廷黻學使。時已病室維摩。急遽謂余曰。子有家耶。家有門耶。門可閉耶。胡不歸。一吁而別。

白門食譜

張通之

昔袁子才先生。僑居金陵。築隨園于小倉山。著有隨園食譜。予廣其義。取金陵城市鄉村。及人家商鋪。與僧寮酒肆。凡食品出產之佳。烹飪之善。皆採而錄之。曰白門食譜。其曰白門者。存古名耳。一如漁洋之在金陵咏秋柳。而名曰白門者也。予又思孔子之言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焉。似士人之所當研究甚多。亦不應斤斤於飲食。然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飲食曰。不時不食。失飪不食。又曰。沽酒市脯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不得其醬不食。又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其種種適合今日衛生之道。當日子才先生之爲食譜。或卽此故。茲予之爲此。亦竊取斯意云爾。

南鄉米 金陵南鄉。水土宜稻。所產之米色白如玉。顆粒極勻。淨淘而熟食之。味香可口。無一沙稗。於人身之營養。至爲合宜。故與浙江湖州所產之米。同爲前代貢品。舊日市米鋪。插標出售。皆曰南鄉熟米也。

南鄉豬肉 南鄉人家畜豬。皆喂以雜穀。或採野菜。熟以食之。從不飼以不清潔之物。亦不許臥于污水中。故其毛潤澤。皮礮薄而肉肥香。入釜一煮卽爛。最滋養於人身。金陵各處肉鋪出售者。皆標曰南鄉豬肉。與售米者相同也。

後湖鯽魚 後湖之鯽魚。大者一尺餘。不易得。釣者須於天未明時。持竿垂綸。以待此魚。只天明時。一游水面過。此時卽深藏。故不易得。其味絕佳。與六合縣龍池鯽魚相似。六合龍池鯽魚。頭小而鱗帶金色。土人以爲龍種。後湖。在古代亦有黑龍飛躍昇天。故湖會云玄武。此魚豈亦龍種乎。

後湖茭白 後湖之茭白。肥而嫩。易爛而味鮮。他處所產。多不能及。用以作麵餃。或炒豬肉絲。皆可口。至老時。其根部長大。名曰茭瓜。以形似瓜。和豆煮晾乾食之。名曰茭瓜豆。其味亦佳。金陵人士。嘗愛食之也。

東城外白合 東城外白合。多種自畦間。獨頭開白色花。與外來客貨。頭多開紅花。俗名曰九頭鳥者不同。夏天和菜豆煮食。極解暑。平時煨食。大補肺。與紫金所產之野白合。皆爲金陵特產焉。

板橋蘿蔔 板橋所產蘿蔔。皮色鮮紅。肉實而味甜。與他處皮白而心不實者。絕不價似。無論煮食或煨湯。皆易爛。而味甜如栗。肉生食切絲。以鹽拌片刻。去汁。以麻油糖醋拌食。或加海蜇絲。其味亦佳。且能化痰而清腸胃也。

莫愁藕與蓮子 盛夏時。採取食之。藕香脆。而蓮子甜嫩。既甚悅口。亦極清心。以別處所產者。些之。迥不可及。其作菜切成薄片。以糖和醋烹成。最耐人咀味。蓮子作羹。更覺甜嫩。生熟食之。皆可謂別有風味。予昔在湖上。與庵中補雲和尚論畫。和尚親以此二者食予。至今思之。猶若香生齒頰也。

巴斗山刀魚 居人嘗絕早上舟。取最大之刀魚。以爲筵席宴客用。以刀魚圓及刀魚片爲極嫩。內無一刺。可信口而啖。比之清淮一帶。有以鱸魚一種作種種菜。似尤難爲。昔日有友人約予往食。因事未去。負友人之厚意。亦予之口福之不佳焉。

江心洲蘆筍與嫩蒿 江心洲蘆筍與蒿。一白而嫩。一肥而香。土人於方出尖於土時。採取贈人。以爲土禮。予曾得若干。以筍煮湯。拌肉食之。味大佳。惟湯稍苦。然能清內熱。以嫩蒿炒絲。食之味亦佳。且咀嚼時。齒牙有清香。與筍皆無渣滓。亦能清心火。化痰。本草綱目。載昔有一人病癡瘖者。一日失蹤。越多日自歸。病全癒。問食何物。答曰。居洲上日日食此嫩蒿耳。

三牌樓竹園春筍 城北築馬路時。三牌樓一帶。皆竹園。某年正月。予在該處學生家春宴。以春筍白拌肉一菜爲最佳。亦食無渣滓也。此時筍尚未上市。問如何得來。主人曰。以鏟刀循視竹園內。見地上略露筍尖。卽以鏟刀取出。故肥短而嫩。食無渣滓焉。今該地稀少。得此筍不易矣。

門東西蔬圃白菜 昔人有言曰。春韭冬菘。所謂冬菘者。卽此是菜。霜降後。味極佳。入釜一煮。卽全

爛。與他處所產者不易爛。諺曰：老口菜者不同。早年一四川名醫。告予曰：此地冬日白菜。與豬肉用文火煮熟食之。最滋養人之身體。其功不減於參耆也。

王府園莧菜 王府園莧菜。只一種綠色。夏日取與蝦米炒熟食。風味絕佳。任何菜不能及。鄉前輩有客居他省者。每屆夏日。輒思食此。而動歸思。一如吾家先人季鷹。嘗於秋日思吳中之菰菜鱸魚。而辭官歸里也。今王府園。盡築民屋。菜圃已廢。又以門西萬竹園莧爲佳。東花園與張府園郭府園均次之焉。附城園地瓢兒菜 菜形扁圓。而葉不平。狀若瓢。故有是名。雪後取食之。味尤美。前人有雪壓瓢兒菜。風吹桶子雞之說。蓋雪壓後得其潤澤。而不枯燥。一如油雞之爲風吹。而皮內油汁成凍而後可口也。南城外有蔡老。善刻竹。予嘗聞其食此菜法。須多購若干。將外老葉去淨。然後以瘦肉絲。同放瓦內。用文火燉半日。取出食之。人愈食愈不厭。他菜不欲下箸。故予冬日請客。只作此一菜也。

清涼山後韭黃 清涼山後。西北多山。冬日風少。地亦較暖。一般種菜人家。皆於韭畦上堆積蘆灰甚厚。亦極齊整。予由農校回城南。喜走清涼故道。見而問之曰：此積灰何故。圃中人答曰：此內卽韭黃也。韭在灰中生長。故色黃而嫩。春日以炒雞絲。或豬肉絲。皆甚佳。以此包春捲。煎而食之。尤別有風味。外來之薤黃。冒稱南京韭黃。無此香焉。

北城生薑 當初挖取時。其薑芽各醬園購得。乍醃而卽售之。名曰蘆薑。舊日以坊口聚和爲最佳。色白而味甜。微有辣意。食之開胃化痰。生切成片。與雞脯炒食。亦佳品也。

西城外白芹 芹莖白而嫩。食時覺有芹香。而不似青芹之香太烈。以燒鴨或豬肉絲炒食。其味皆佳。素食亦美。早年予在江北竹鎮李侍郎家。食素白芹。香嫩可口。不知何物。問之予中表曰：此卽南京之白芹。切其肥嫩者炒食。故一律。且不杼牙。真耐人索味。與常州白芹。嫩而長者。亦無異耳。

西南鄉圩蟹 金陵西南鄉。濱江帶河。爲魚蝦之集處。而圩中多常稔之田。稻粱所遺之穗與粒。蟹來飽

食。肥大異常。團臍黃多頂殼。尖臍油亦滿腹。煮而食之。最爲適口。不一定九月團臍而十月尖也。其他莫愁之蟹。亦大而且美。但出產不多。不甚易得焉。

四山雷菌 每春季第一次大雷之後。山間多有鄉人俯而拾之。入市出售素菜館。以嫩蠶豆合煮而食。非常鮮美。昔以彩霞街一素菜館。所治爲最佳。記予與仇述盦鄭兩三諸友。曾在此午餐。連食三盤。盤中不遺一粒也。

石城老北瓜 金陵石城。係以山爲城也。其地勢高。城下園圃所種之北瓜。與他處所產特異。江北人稱爲南瓜。或以此焉。是瓜上中人多不食。似不足登大雅之堂。然某歲一學生。贈予一瓜。謂煮食。其味如栗。最爲可啖。幸勿以爲尋常而輕視之。予如其言。煮而食之。適來二顯客。舉箸同嘗食。以爲佳味。一巨碗立盡。予笑曰。昔見人畫青菜與蘿蔔而題曰。士大夫不可不嘗此味。吾今亦云然也。客曰。不然。吾昔居鄉間。亦曾食此。不如此之佳也。石城之瓜。宣著名焉。

鍾山雲霧茶 鍾山。卽紫金山。山中產茶曰雲霧。今不易得。聞昔人以此茶。取山中一勺泉之水。拾山上之松毬。煮而食之。舌本生津。任何茶不能及也。

後湖櫻桃 後湖洲多櫻桃樹。果熟時。以小籃盛之出售。其味鮮美。遊湖人爭各購一籃歸。與家同食。老少皆愛之。往往以一籃爲不足也。邇來有人以蜜製者售之。甜則有餘。鮮不能及。故每果熟之時。不多時。已售罄。人卽取其鮮焉。

桃園甜桃 近復成橋之桃園。有甜桃。實不過大。而味甜。肉脆與他處所產特異。每當熟時。人嘗放舟於秦淮。過東關。向西遊。至其處。入園購之。舟之來往如織。紅郎綠女。啖食於船頭上。而無不以爲佳味也。今復成橋一帶。多建屋。而此桃園。亦如仙源不可復尋矣。

皇城花紅 皇城内隙地。人多種花紅。培植合宜。果亦特異。香甜而肉脆。微有澀味。與外來之客貨。

過於澀口者。大不相同。每購得一二枚食之。覺諫果回甘。亦不過如此而已。

南湖菱角 此湖在莫愁湖之南。故曰南湖。其內產菱。色鮮紅。他處所產者。無此色也。西城內有名菱角市者。相傳卽此菱昔日銷售處。其味極鮮美。老時亦實大而肉堅。人多以爲菱粉。和而食之。對於人之身體。亦大有補益焉。

北山何首烏 金陵北城外。山間多產此。大者肥似山藥。生食。其味先苦而後甜。與諫果同。熟食。其汁清補。中正街昔時有人取以爲粉出售。服食者。確有功效。夫子廟常有售此者。以一人形者出售。購者服之。并無大功效。聞此蓋由售者預取肥大首烏。放在人形模子內。埋入土中。日加培植。以致長成此人形。故亦無大功效。然既由肥大之首烏作成。食之當亦有益焉。

清涼山刺栗 清涼山栗樹甚多。每到仲秋。大江南北人來此山進香者。晝夜不息。山中人以此刺栗。用竹籤插入二三枚。或四五枚不等。其栗刺包。以刀闢開。留而不去。人欲食之。置地上。以足踏之。其栗卽出。去其殼而食。既嫩且甜。甚覺有味。持歸以糖煮熟食之。比蓮子尤嫩。亦美味也。

太平門外西瓜 金陵太平門外。地高而透風。又爲沙土。種瓜適宜。該處瓜種亦佳。皮薄而肉厚。有紅黃二色。瓤皆可口。又有曰三白者。白皮。白瓤。白子。其味亦佳。昔東陵侯種瓜長安東城外。各色均備。味亦皆佳。人曰。東陵瓜。亦其地土之適宜耳。

三坊巷鄭府燒大鯽魚 古者婦主中饋。金陵一般大家婦女。多善於烹調。昔鄭府燒鯽魚之美。予父嘗稱道之。予大姊往問其法。曰。購得大活鯽魚。將腹內腸腑等去淨。腹內有黑色似皮者。與鰓亦去淨。用清水一再洗之。勿使存一點不潔。鱗亦去淨。然後將子置腹內。以豬油先煎。再入好酒。與上等醬油煮之。火候一到。盛食。其味之美。任何菜不及也。

顏料坊蔣府假蟹粉 蟹味雖佳。而性太涼。有寒濕人。多不敢食。蔣府主婦取大鱖魚之肉。和雞子黃。

加以薑醋。作成假蟹粉。其味與真蟹粉無異。亦極養人。又以腐皮包碎豬肉捲好。如荳蔻。以素油煎熟。切段食之。名曰肉荳蔻。亦下酒佳品也。予在上海。其女公子爲予門人陳紫垣之夫人。因予病目。忌蟹。曾爲此二者食予。至今不忘焉。

黑廊侯府玉板湯 黑廊侯府主婦以肥冬笋。切二方片。片中夾金腿一二片。外以海帶絲紮好。約有一二十紮。放下清水一大碗。文火燉至相當時。約汁一碗。食之。笋與金腿味大佳。湯尤佳。杏蓀先生曾以此食客。笋與金腿。只各食一二紮。湯只得飲一二小勺。客咸以爲未足。其味之美。亦可知矣。

安將軍巷李府糯米冬笋肉圓 仿徽州作法。另以冬笋尖。細切加入肉圓內。其外糯米。亦選擇其顆粒。無一沙稗。作成。放蒸籠內。下墊豆腐皮。食時外潔白。而內味極鮮美。勝過徽州之製多矣。

石壩街石府魚翅螃蟹麵 石府諸媳。皆善烹飪。一日早晨。予過其廬。雲軒老友告予曰。昨日忽思食蟹麵。予媳卽命僕出城。覓得蟹數隻。以魚翅合製。予方才食銀絲麵一大碗。卽以此作成。味大佳。汝何妨亦食一碗。語未畢。麵已來。真平生未曾食過者也。第二日。遇仇述齋同年告此事。述齋曰。予亦曾在石府嘗過。不獨蟹味大佳。其銀絲麵之細如線。亦異於市上之所售也。

車兒巷蘇府粉黏肉 蘇府爲安徽大族。代有聞人。簾丞老友之子名健國。爲予弟子。一日。簾丞謂予曰。予家善作粉黏肉。當請先生一食。約期予往其家。食未久粉黏肉已好。荷葉之清香。騰滿座上。予舉箸去葉食之。粉香肉透。多食而不厭。與飯館中之所作。迥不相同。蓋選肉與粉。及外葉之清潔。火候之恰好。無一不有講究焉。

予家之蒸肉圓 予母善作肉圓。先將肉內之筋去淨。細切好。放生雞子一枚。和黏作成肉圓。中稍空。入好醬油數滴。生薑少許。包圓。放菜上蒸熟。和菜盛而食之。其嫩無比。而肉圓之空處。皆滿肉汁與薑香。真勝過一切肉圓。而耐人尋味。且亦極營養人身。又多食而不厭。真美品也。內子學得其法。作

肉圓亦甚佳焉。

靈谷素筵席 金陵各寺院。顯者常遊僧、人因講求作素菜以待客。記往年友人葉儀之。邀朋輩游靈谷寺。囑寺僧代辦一筵席宴客。各菜皆佳。城內著名之素館不能及。聞其所用之醬油。內皆煮薺與豆汁入之。以致其味鮮美。市上不可得也。

掃葉樓素麵 予每次游此。和尚必食予以素麵。食時。予輒食盡。誠美不勝言。嘗竊問道。人曰。此麵之製法若何。道人曰。出家茹素。無非筍尖豆汁作湯而已。因憶該處星悟和尚。聞曾在上海。爲人約開一素館麵。予與仇述龔鄭雨三諸友到上海。應教育會議。每早必至該館食素麵。其時素麵絕佳之名。亦盛於黃浦江上。而座客滿焉。

徐府庵素雞與老滷麵筋 徐府庵在老虎橋北首。其修此庵之班上人。係予親戚。曾送予母素雞。與麵筋三籃。家人食之。無不以爲美味。問其作法云。以筍汁及黃豆芽滷爲之。先以腐皮鋪齊多張。緊捲。外以細麻繩縛好。置於已作好之滷內。用上等醬油文火煮之。透味後。稍冷取出。去繩打扁。以刀切成片。卽成。老滷麵筋。亦如此煮法也。憶昔日許蘇民先生。贈予常州著名之素火腿。其味與此素雞相同。此可知其佳已。

貴人坊清和園乾絲 南門貴人坊之清和園。係一僧庵。和尚因其地靠城多樹。常有人夏日到此避暑。乃打掃樹下地。布置桌凳賣茶。並售乾絲。未久。清和園乾絲之名。傳播一城。皆以爲佳製也。予問得其製法。係以上等蝦米與筍乾。入好醬油。同煮爲滷。定購好白豆腐乾。切成細絲。用開水沖去豆之餘味。然後加已作成蝦筍之滷煮之。食時另加真麻油半小碗。其味之鮮。令食完一鉢後。若猶不足。座客常滿。來遲者。須立以待之焉。

彩霞街周益興冰糖小肚與火腿 周益興之開在彩霞街。八十餘年矣。分號在承恩寺南首。其小肚之著名

。聞於江南北。遠處人亦知之。予聞其製法。選肉去筋。肥瘦適宜。加上等香料拌合。以清潔之肚裝成。醃至透味時期。始行出售。不到其時。雖遠處來購。不賣也。其經種種之精究。乃得有佳味。外間傳爲冰糖小肚。其實並不在此。至所製之火腿。其香亦如此。皆佳品也。

桃葉渡全鶴美醉蟹 其製法。聞醉之先。亦慎加選擇。而去其不適用者。方依法醉之。待醉至適當之時。始行出售。故肉透而嫩鮮。恰到好處。他處所售者。恆無此佳品焉。

倉巷韓復興鹹板鴨 韓復興之板鴨。肥而且香。亦久聞名於外。蓋其鴨之肥。喂以食料。待其養成。至其肉之香而嫩。亦鹹之適宜。有一定之鹽。與一定時。又聞食時。其煮之火候。亦有一定。予家曾在該舖。購一肥鹹鴨。煮熟時。味之不香。與肉之不嫩。比之該舖之所售者。大不相同。問店主。彼曰。此卽煮之時太過也。

新橋九兒巷口。肉店松子豬肚 新橋之松子熟肚。其味絕佳。肚極爛。而香極厚。食後猶芬流口齒。久久存在。人家仿而爲之。迥不能及。蓋火候之未到耳。每當夕陽西下時。舖前購者。已預付錢。立以守之。因稍遲。卽購不得矣。

貢院前問柳園炒魚片 問柳園之炒魚片。其嫩異常。聞係執鍋者手藝之高。并不須用鍋鏟炒也。先看爐火正好後。將已切之魚片。放入鍋內。以手執鍋。就火上數播卽成。無一片不熟。無一片不嫩。真妙手焉。其炒他物亦如此。惟播之次數多少不同耳。又煮豆腐。味厚可口。亦爲美品。人欲食此。須早二時告知。不然。火候不及。煮不成也。此園久廢。追憶及之。猶令人念念其美可知矣。

東牌樓老寶興烤鴨與鴨腰 老寶興之在東牌樓時。對門卽一大鴨舖。其有肥鴨與大鴨腰。皆爲寶興所定用。故烤鴨之肥而大。他館所無。其烤法亦好。脆而不枯。正到好處。至鴨腰之大而嫩。亦烹適宜。同爲絕無僅有之佳品。而名盛一時。今在桃葉渡。其烤鴨仍著名焉。奇望街西口奇齋 齋內所作各菜皆美

。而以拆燒肉爲尤佳。肉香味厚。佐酒與茶。極可口。外間所售茶腿。不可與比。今主人另爲他業。此味不復可嘗已。

貢院西街韓益興炮牛肚頸與炮羊肉 益興之炮牛肚頸。與羊肉。火候之到。氣味之佳。耐人咀嚼。他處所作。迥不能如。來此食者。恆稱之不已。以爲一絕也。

南門外馬祥興美人肝與鳳尾蝦 其所謂美人肝者。卽取鴨腹內之臍白作成。因選擇極淨。烹治合宜。其質嫩而味美。無可比擬。乃名之爲美人肝也。至鳳尾蝦之作法。係蝦之上半去殼。下半仍留。炒熟時。上白而下紅。宛如鳳尾。其烹治亦好。味甚鮮美。而人乃稱之爲鳳尾蝦焉。記去歲有外來之客。冒雨邀予出城。至該處一嘗其味。雖途間泥濘難行。亦不顧焉。

文德橋得月臺羊肉 得月臺。緊靠文德橋。遠望鍾山。近臨淮水。食景極佳。平時品茶之處。以此爲最。而冬日之羊肉麵。尤稱一絕。肉爛而味香。麵亦勻細。每早晨來此。食此麵一碗。不覺滿身溫暖。忘却樓外風寒。推窗一覽鍾山。積雪如白頭老人。隔城相對也。今樓燬。來此頗有今昔之感。

利涉橋迎水臺油酥餅 迎水臺。緊依利涉橋。去丁家簾前咫尺。一灣碧水。時載歌聲而來。登此程評茗。亦大佳也。而主人又善治油酥餅。餅厚而酥。以豬油煎成。味香而麵酥。油滋而不膩。耐人索味。與道署街之教門館。以蔬油煎餅薄而脆者。同爲美品。皆能教人食不厭也。

殷高巷三泉橋酥燒餅 金陵賣糕橋燒餅。素著名。然長大而不酥。不足稱佳品。三泉樓之燒餅。酥而可口。無一賣餅家可及。遠近馳名。該樓僅二三間。左右皆人家。無風景可賞。而人之從遠處來此。卽爲食餅。其味之美。不言可喻已。

馬巷口春園湯包 正春園湯包。昔日一枚。只售錢三文。其內滿貯肉汁。皮薄而肉嫩。包不過大一口可食。味美汁濃。對於人身之營養。不讓生雞子。眞良品也。今館久廢。劉長興茶室內之房屋。卽其地。

麵之湯與味。亦甚佳也。

馬巷中段之熟藕。舖門朝東。專售熟藕。未煮時。先取肥而嫩者。洗淨其泥滓。然後以糯米填入孔內。放稀糖粥鍋中煮熟。食時又略加桂花糖汁。香氣騰騰。藕爛而粥黏。亦養人之佳品。下午各處擊小木鐸。而高呼賣糖藕者。迥不及焉。

大中橋下素菜館菜包。麵鬆菜細。內有芝蔴香。予與友聞其名。曾於午後至其處購食。館中人曰。午後不蒸。惟以早晨所蒸熟者。另以素油。煎而食之。予與友皆曰。善。乃囑煎若干枚以食。其味之佳。據人云。比蒸食尤美。今久不到此處。不知仍有是油煎菜包乎。

東牌樓南口元宵店之軟糕與黑芝蔴心湯圓。是處之軟香糕。粉細而加入松仁極多。真軟香而可口。至湯圓。以黑芝蔴和糖爲心。外包麵粉亦細。食時內黑香而外潔白。其味大佳。所作五仁元宵亦好。勝過他處之所作焉。

東牌樓北口稻香村蝙蝠魚與蔬酥糖。是處所售之魚。新鮮酥透。其味最佳。每片形如蝙蝠。故有此名。佐酒侑飯。皆爲美品。其蔬酥之香脆。尤勝於他舖之所售者。此外午節之火腿粽子。與年節之猪油年糕。亦名盛一時也。

南門內橋上飯館之素湯罐肉。素湯之作法。聞係清道人梅庵師所親口傳授者。當日梅庵師過甯。學生有告以此橋上之罐肉湯。梅庵師要來一嘗。予聞其湯之作成。以五六片猪肉。加醃菜數片。同入小瓦罐中。放爐火燉熟。每一爐火上。常放小瓦罐。至一二十之多。堆積如小寶塔。清晨即燉上至午時。客來食一罐。或二罐。聽便。湯清而味香。久稱佳品也。梅師食後。亦稱爲佳。而學生頗以爲簡略。堅請點一眞佳者。使學生亦得一嘗。梅師曰。今日恐作不及。先告其作法。明日來食可也。於是喚店主來告曰。汝明早取瘦猪肉絲若干。加入干貝若干。清水若干。用文火燉至午刻。將內渣撻濾淨存湯。俟予等來。

再配菜食之。主人敬諾。明午。梅師來。湯已好。梅師見鍋中有小菠采。即命以此小菠采入湯內煮熟食之。其味之美。真爲吾人所不曾食過。梅師又曰。此湯只合用素菜。故曰素湯。今橋上房屋一空。店久移他處。此湯亦久不嘗矣。

大輝復卷伍廚雞酥與魚肚。雞酥味透而嫩。肉酥而香。食不杼齒。佐酒極佳。魚肚火候止好。愈長愈覺其美。予家住在此巷時。有宴會。皆用此廚所作之筵席。座客常稱贊不置。而上所舉二菜。人尤以爲佳焉。

七家灣西小巷內王廚鹽水鴨。金陵八月時期。鹽水鴨最著名。人人以爲肉內有桂花香也。王廚此鴨。四時皆佳。其肥而嫩。尤爲外間八月所售之鹽水鴨不能及。故金陵人士。無不知王廚鹽水鴨之名也。

三坊巷何廚蜜製火腿。何廚爲吾友仇述龔家之老主顧。記早年予在仇府。食其蜜製火腿。甜香適口。以肥者爲尤佳。而瘦者之酥且有味。亦耐人咀嚼。真爲美品。他廚子不能爲也。

信府河陳魷魚。火候極有講究。不易爛之魚。竟能使之異常爛也。且烹治亦甚有味。食者皆以爲一絕。其所作他菜。亦皆異乎尋常。而成爲該廚之獨製。故其名亦頗著於城市中焉。

朝陽門外製酒公司高粱。朝陽門外麥酒。向著名。然味淡。人多不飲。今製酒公司所製高粱味厚。較之沛酒。不多讓也。曾有親戚贈予二瓶。飲客。客皆以爲佳。

三鋪兩橋陶府酥魚。三鋪兩橋陶子儀先生自浙江辭官歸里對於飲食頗善研究自言曾食酥魚得其作法係用五寸長鱖魚將鰓與內部腑腸去淨放瓦鉢內用上等醬油與紹興酒及蔬油葱與薑少許同放鉢中以文火燉至半日後湯將乾魚香出鉢外然後取食骨取刺皆酥而可食其味絕佳子儀先生之孫女爲予兒媳去歲猶爲予作此酥魚亦甚可口也。

其他大同而小異者。頗多。不復記載。因人之哺啜。本有不同耳。予之爲此。亦徒哺啜也。知不免子與

氏之譏矣。然中庸有言。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故易牙之知味。子輿氏亦嘗稱之。且昔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煎熬燔炙。以開其胃。而健其身。卒成立不世之業。孟子有曰。養其小體者。爲小人。養其大體者。爲大人。人若徒哺啜也。當然不足道。人若養其小體。而不遺大體。則有健全之身。成健全之業。諒子輿氏亦甚贊同。今予拉雜書之於後。對於前書論語鄉黨篇之所記。其意亦無有不合。閱者幸鑒察焉。